

三國演



凡例

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詞語冗長，每多複沓處。今悉依古本改正。頗覺直捷痛快。

俗本紀事多訛。如昭烈聞曹失節，及馬騰入京遇害，關公封漢壽亭侯之類，皆與古本不合。又曹后罵曹不詳于范曄後漢書中，而俗本反誤書其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詳于桑姪傳中，而俗本但紀其歸吳。今悉依古本辨定。

事有不可闕者。如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凌廟見靈，以至武侯夫二人之才，庶成待兒之慧，鄧艾風令之對，鍾會不汗之答，杜預左傳之辭，俗本皆刪而不錄。今悉依古本存之。倘讀者得覩金鈔三國文字之佳，其錄于文選中者，如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實可與前後出師表並傳。俗本皆闕，行不載。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備好古者之覽觀焉。

俗本題詞，多差不對，雜亂無章。又于一回之中，分上下兩截。今悉體作者之意而聯貫之。每回必以二語對偶為題，務取精工，以快悅者之目。

俗本謬託李卓吾先生批閱，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評中多有唐突昭烈，謾罵武侯之語。今俱削去，而以新評校正之。

俗本之尤可笑者，于事之是者則圈點之，于事之非者則塗抹之。不論其文而論其事，則春秋臧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將盡取聖人之經而塗之抹之耶。今斯編評閱處，有圈點而無塗抹，一洗從前之陋。

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而俗本每後人有詩嘆曰：便處處是周靜軒先生，而其詩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編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實之，與俗本大不相同。

七言律詩起于唐人。若漢則未聞有七言律也。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詩句，如鍾繇王朗頌銅雀臺，蔡瑁題館驛，屢疊皆偽作七言律體，殊為識者所笑。今悉依古本削去，以存其真。

後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演義所無，而今日傳奇所有者，如關公斬貂蟬，張飛捉周瑜之類，此其誣也。則今人之

所知也。有古本三國志所無，而俗本演義所有者，如諸葛亮欲燒魏延于上方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求
缺之類，此其誣也。則非今人之所知也。不知其誣，毋乃寃古人太甚。今皆削去，使讀者不為齊東所誤。

漢獻帝

伏皇后

王允

貂蟬

董卓



關壯繆

張桓侯

昭烈帝

孫夫人

甘夫人

糜夫人



本古
三國演義目錄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
| 第二回 | 張翼德怒鞭督郵 | 何國舅謀誅宦豎 |
| 第三回 |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 魏金珠李肅說呂布 |
| 第四回 | 廢漢帝陳留爲帝 | 謀董賊孟德獻刀 |
| 第五回 |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
| 第六回 | 焚金闕董卓行兇 | 匿玉璽孫堅背約 |
| 第七回 | 袁紹誓河戰公孫 | 孫堅跨江擊劉表 |
| 第八回 |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 董太師大鬧風儀亭 |
| 第九回 |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
| 第十回 | 勤王室馬騰舉義 | 報父讎曹操興師 |
| 第十一回 | 劉玄德北海救孔融 | 呂溫侯漢陽破曹操 |
| 第十二回 | 陶恭祖三讓徐州 | 曹孟德大戰呂布 |
| 第十三回 | 李傕郭汜大交兵 | 楊奉董承雙救駕 |
| 第十四回 |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 呂奉先乘夜襲徐州 |
| 第十五回 | 太史慈酣關小霸王 |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
| 第十六回 | 呂奉先射戟轅門 | 曹孟德敗師渭水 |
| 第十七回 | 袁公路大起七軍 | 曹孟德會合三將 |
| 第十八回 | 賈文和料敵決勝 | 夏侯惇拔矢啖睛 |

第二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卷二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曹阿瞞許田打圍

曹操煮酒論英雄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禰正平裸衣罵賊

國賊行兇殺貴妃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袁本初損兵折將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斬蔡陽兄弟釋疑

小霸王怒斬于吉

戰官渡本初敗績

曹操倉亭破本初

奪冀州袁術爭鋒

曹丕乘亂納甄氏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玄德南漳逢隱淪

玄德用計襲樊城

司馬徽再薦名士

定三分隆中決策

白門樓呂布殞命

董國舅內閣受詔

關公賺城斬車胄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吉太醫下毒遭刑

皇叔敗走投袁紹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關雲長挂印封金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會古城主臣聚義

碧眼兒坐領江東

劫烏巢孟德燒粮

玄德荊州依劉表

決漳河許攸獻計

郭嘉遺計定遼東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單福新野遇英主

元直走馬薦諸葛

劉玄德三顧草廬

戰長江孫氏報仇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第四十七回 關澤密獻詐降書

第四十八回 寧長江曹操賦詩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印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第五十七回 樂桑口臥龍巾喪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關馬超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諸葛亮火燒新野

趙子龍單騎救主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魯子敬力排衆議

孫權決計破曹操

羣英會蔣幹中計

獻密計黃蓋受刑

龐統巧授連環計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三江口周瑜縱火

關雲長義釋曹操

孔明一氣周公瑾

趙子龍計取桂陽

孫仲謀大破張文遠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孔明二氣周公瑾

孔明三氣周公瑾

乘勝驍風離理事

曹阿瞞割鬚棄袍

曹操抹香鬚送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讓取西蜀

卷三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護明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第六十七回

曹操斗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追遙津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杯戲曹操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權糧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滄江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代法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第八十一回

急兄難張飛遇害

雷弟恨先主興兵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第八十三回

戰猇亭先主得韓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逼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第八十九回

武侯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卷四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踏降孔明

武侯侯馬死王朗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霄破羌兵

司馬懿魁日擒孟達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劭斷髮離曹休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斃陳倉武侯取勝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出隴上禱葛妝神
第一百二回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
上方谷司馬受困
第一百三回 殲大星漢丞相歸天
武侯預伏錦囊計
第一百五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魏主政歸司馬氏
第一百七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困司馬漢將奇謀
第一百九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第一一二回 救濟春于鎗死節
丁奉定計斬孫琳
第一一三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詔班師後主信諛
第一一四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鄧士載偷渡陰平
第一一七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第一一九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武侯驕陣辱仲達
奔劍閣張郃中計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五丈原諸葛禱星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魏主拆取承露盤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姜維兵敗牛頭山
孫峻席間施密計
殷曹芳魏家秉報
姜維背水破大敵
諸葛誕議討司馬昭
取長城伯約鑿兵
姜維關陣破鄧艾
姜維棄糧勝魏兵
託屯田姜維辭渴
武侯顯聖定軍山
諸葛瞻戰死緋竹
入西川二十爭功
再受禪依樣葫蘆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古本三國演義 卷一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并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并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共相輔佐。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竇武、陳蕃謀誅之，作事不密，反為所害。中涓自此愈橫。建寧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溫德殿，方臨座，殿角狂風驟起，只見一條大青蛇從梁上飛將下來，蟠於椅上。帝驚倒，左右急救入宮。百官俱奔避，須臾，蛇不見了。忽見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壞却房屋無數。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又海水泛溢，沿海居民盡被大浪捲入海中。光和元年，雌雞化雄。六月朔，黑氣十餘丈，飛入溫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見於玉堂五原山岸，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帝下詔問羣臣，以災異之由，議郎蔡邕上疏，以為蜺躋化，乃婦寺干政之所致。言頗切直，帝覽奏，數息，因起更衣。曹節在後竊視，悉宣告左右。遂以他事陷邕於罪，放歸田里。後張讓、趙忠、封諤、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璜、夏惲、郭勝十人朋比，為奸，號為十常侍。帝尊信張讓，呼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時鉅鹿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張角，一名張寶，一名張梁。那張角本是個不第秀才，因入山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手執藜杖，喚角至一洞中，以天書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術，汝得之，當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異心，必獲惡報。」角拜問姓名，老人曰：「吾乃南華老仙也。言訖，化陣清風而去。角得此書，曉夜攻習，能呼風喚雨，號為太平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氣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為人治病，自稱大賢良師。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遊四方，皆能書符念咒。次後徒眾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稱為將軍。詭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又云：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書甲子二字於家中大門上。青幽徐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角遣其黨馬元義、暗廣金帛，結交中涓，對誓以為內應。角與二弟商議曰：「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為可惜。遂一面私造黃旗，約

期舉事。一面使弟子唐州馳書報討譚唐州。乃遲赴省中告變。帝召大將軍何進調兵擒馬元義。斬之。次收討譚等。一千人下獄。張角聞知事露。星夜舉兵。自稱天公將軍。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申言於衆曰。今漢運將終。大聖人出。汝等皆宜順天從正。以樂太平。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賊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何進奏帝。火速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一面遣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雋。各引精兵。分三路討之。且說張角一軍。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劉焉。乃江夏竟陵人。氏漢魯恭王之後也。當時聞得賊兵將至。召校尉鄭靖計議。靖曰。賊兵衆我兵寡。明公宜作速招軍應敵。劉焉然其說。隨卽出榜招募義兵。榜文行到涿縣。引出涿縣中一個英雄。那人。不甚好讀書。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長八尺。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脂。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字玄德。昔劉勝之子劉貞。漢武時封涿鹿亭侯。後坐酎金失侯。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玄德祖劉雄。父劉弘。弘曾舉孝廉。亦嘗作吏。早喪。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履織席爲業。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餘。遠望之。童童如車蓋。相者云。此家必出貴人。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爲天子。當乘此車蓋。叔父劉元起奇其言。曰。此兒非常人也。因見玄德家貧。常資給之。年十五歲。母使遊學。嘗師事鄭玄。盧植與公孫瓚等爲友。及劉焉發榜招軍時。玄德年已二十八歲矣。當日見了榜文。慨然長歎。隨後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歎。玄德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頰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玄德見其形貌異常。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涿郡。頗有莊田。賣酒屠豬。專好結交天下豪傑。適纔見公看榜而歎。故此相問。玄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今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恨力不能。故長歎耳。飛曰。吾頗有資財。當召募鄉勇。與公同舉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與同入村店中飲酒。正飲間。見一大漢。推着一輛車子。到店門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喚酒保快斟酒來吃。我待趕入城去投軍。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龍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關名羽。字雲長。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離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募。玄德遂以已志告之。雲長大喜。同到張飛莊上。共議大事。飛曰。吾莊後有一桃園。花開正盛。明日當於園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結爲兄弟。協力同心。然後可圖大事。玄德雲長齊聲應曰。如此。

甚好次日於桃園中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爲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誓畢拜玄德爲兄關羽次之張飛爲弟祭罷天地復宰牛設酒聚鄉中勇士得三百餘人就桃園中痛飲一醉來日收拾軍器但恨無馬匹可乘正思慮間人報有二個客人引一夥伴備趕一羣馬投莊上來玄德曰此天佑我也三人出莊迎接原來二客乃中山大商一名張世平一名蘇雙每年往北販馬近因寇發而回玄德請二人到莊置酒款待訴說欲討賊安民之意二客大喜願將良馬五十匹相送又贈金銀五百兩鑲織一千斤以資器用玄德謝別二客便命良匠打造雙股劍雲長造青龍偃月刀又名冷豔鎗重八十二斤張飛造丈八點鋼矛各置全身鎧甲共聚鄉勇五百餘人來見鄒靖鄒靖引見太守劉焉三人參見畢各通姓名玄德說起宗派劉焉大異遂認玄德爲姪不數日人報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涿縣劉焉令鄒靖引玄德等三人統兵五百前去破敵玄德等欣然領軍前進直至大興山下與賊相見賊衆皆披髮以黃巾抹額當下兩軍相對玄德出馬左有雲長右有翼德揚鞭大罵反國逆賊何不早降程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出戰張飛挺丈八蛇矛直出手起處刺人鄧茂心驚翻身落馬程遠志見折了鄧茂拍馬舞刀直取張飛雲長舞動大刀縱馬飛迎程遠志見了早吃一驚措手不及被雲長刀起處揮爲兩段後人有詩讚二人曰「英雄發願在今朝一試矛令一試刀初出便將威力展三分好把姓名標」衆賊見程遠志被斬皆倒戈而走玄德麾軍追趕投降者不計其數大勝而回劉焉親自迎接賞勞軍士次日接得青州太守魏景牒文言黃巾賊圍城將陷乞賜救援劉焉與玄德商議玄德曰備願往救之劉焉令鄒靖將兵五千同玄德關張投青州來賊衆見救軍至分兵混戰玄德兵寡不勝退三十里下寨玄德謂關張曰賊衆我寡必出奇兵方可取勝乃分關公引一千軍伏山左張飛引一千軍伏山右鳴金爲號齊出接應次日玄德與鄒靖引軍鼓譟而進賊衆迎戰玄德引軍便退賊衆乘勢追趕方過山嶺玄德軍中一齊鳴金左右兩軍齊出玄德麾軍回身復殺三路夾攻賊衆大潰直趕至青州城下太守魏景亦率民兵出城助戰賊勢大敗勳殺極多遂解青州之圍後人有詩讚玄德曰「運籌決勝算有功二虎還須遜一龍初出便能垂偉績自應分鼎在孤窮」魏景備軍畢鄒靖欲回玄德曰近聞中郎將盧植與賊首張角戰於廣宗備昔曾師事盧植欲往助之於是鄒靖引軍自回

玄德與關張引本部五百人投廣宗來。至盧植軍中，入帳施禮。具道來意。盧植大喜，留在帳前聽調。時張角賊聚十五萬，植兵五萬，相拒於廣宗。未見勝負。植謂玄德曰：「我今圍賊在此，賊弟張梁張寶在潁川與皇甫嵩對壘。汝可引本部人馬，我更助汝一千官軍，前去潁川打探消息，約期勤捕。」玄德領命，引軍星夜投潁川來。時皇甫嵩朱雋領軍拒賊，賊戰不利，退入長社，依草結營。嵩與雋計曰：「賊依草結營，當用火攻之。」遂令軍士每人束草一把，暗地埋伏。是夜大風忽起，二更以後，一齊縱火。嵩與雋各引兵攻戰，賊寨火燒，張天賊眾驚慌，馬不及鞍，人不及甲，四散奔走。殺到天明，張梁張寶引敗殘軍士奪路而走。忽見一彪軍馬，盡打紅旗，當頭到來，截住去路。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鬚，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為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阿瞞，一名吉利。操幼時好游獵，喜歡舞有權謀，多機變。操有叔父，見操游蕩無度，嘗怒之，言於曹嵩。嵩責操，操忽心生一計，見叔父來，詐倒於地，作中風之狀。叔父驚告嵩，嵩急視之，操故無恙。嵩曰：「叔言汝中風，今已愈乎？」操曰：「兒自來無此病，因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信其言，後叔父凡言操過，嵩並不聽。因此操得恣意放蕩。時人有橋玄者，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兩陽何願見操，言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汝南許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問。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聞言大喜。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都尉。初到任，即設五色棒十餘條於縣之四門，有犯禁者，不避豪貴，皆責之。中常侍蹇碩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擊住，就棒責之。由是內外莫敢犯者。威名頗震，後為頓丘令。因黃巾起，拜為騎都尉，引馬步軍五千，前來潁川助戰。正值張梁張寶敗逃，曹操攔住，大殺一陣，斬首萬餘級，奪得旗幟金鼓馬匹極多。張梁張寶死，戰得脫。操見過皇甫嵩，朱雋，隨即引兵追擊張梁張寶去了。却說玄德引關張來潁川，聽得喊殺之聲，又望見火光燭天，急引兵來時，賊已敗散。玄德見皇甫嵩朱雋具道盧植之意，嵩曰：「張梁張寶勢窮力乏，必投廣宗去。依張角，玄德可即星夜往助。」玄德領命，遂引兵復回，到得半路，只見一簇軍馬，護送一輛檻車，車中之囚，乃盧植也。玄德大驚，滾鞍下馬，問其緣故。植曰：「我圍張角，將次可破，因角用妖術，未能即勝。朝廷差黃門左豐前來打探，問我索取賂賄，我答曰：『軍糧尚缺，安有餘錢奉承天使。』左豐挾恨，回奏朝廷，說我高壓不戰，惰慢軍心。因此朝廷震怒，遣中郎將董卓來代將我兵，取我回京問罪。張飛聽罷，大怒，要斬送軍人，以救盧植。玄德急止之曰：『朝廷

自有公論。汝豈可造次。軍士繞塘廬植去了。關公曰：「盧中郎已被逮，別人領兵我等去無所依，不如且回涿郡。」玄德從其言，遂引軍北行。行無二日，忽聞山後喊聲大震。玄德引關張縱馬上高崗望之，見漢軍大敗，後面漫山塞野，黃巾蓋地而來。旗上大書「天公將軍」，玄德曰：「此張角也。」可速戰。三人飛馬引軍而出，張角正殺敗董卓，乘勢趕來，忽遇三人衝殺，角軍大亂，敗走五十餘里。三人救了董卓，同察車問三人現居何處。玄德曰：「白身草莽，輕之不爲禮。」玄德出，張飛大怒曰：「我等親赴血戰，救了遠鄉，他却如此無禮，若不殺之，難消我氣。」便要提刀入帳來殺董卓，正是「人情勢利古猶今，誰識英雄是白身。」安得快人如翼德，盡誅世上負心人。」畢竟董卓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且說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官拜河東太守，自來驕傲，當日輕慢了玄德，張飛性發，便欲殺之。玄德與關公急止之曰：「他是朝廷命官，豈可擅殺？飛曰：若不殺遠處，反要在他部下聽令，我實不甘。」二兄便要住在此，我自投別處去也。玄德曰：「我三人義同生死，豈可相離？不若都投別處去便了。」飛曰：「若如此，稍解我恨。」於是三人連夜引軍來投朱鶴，鶴待之甚厚，合兵一處，進討張寶。是時曹操自跟皇甫嵩討張梁大戰於曲陽，這裏朱鶴進討張寶，張寶引賊衆八九萬屯於山後，鶴令玄德爲其先鋒，與賊對敵。張寶遣副將高昇出馬搦戰，玄德使張飛擊之。飛縱馬挺矛與昇交戰，不數合，刺昇落馬。玄德厲軍直衝過去，張寶就馬上披髮仗劍，作起妖法，只見風雷大作，一股黑氣從天而降，黑氣中似有無限人馬殺來。玄德連忙回軍，軍中大亂，敗陣而歸。與朱鶴計議，鶴曰：「被用妖術，我來日可宰猪羊，狗血令軍士伏於山頭，候賊趕來，從高坡上潑之，其法可解。」玄德聽令，撥關公張飛各引軍一千，伏於山後高崗之上。威猪羊狗血并穢物準備。次日，張寶搖旗擂鼓，引軍搦戰。玄德出迎，交鋒之際，張寶作法，風雷大作，飛砂石走石，黑氣漫天，滾滾人馬自天而下。玄德撥馬便走，張寶驅兵趕來，將過山頭，關張伏軍放起號砲，穢物齊潑，但見空中紙人草馬紛紛墜地，風雷頓息，砂石不飛。張寶見解了法，急欲退軍。左關公右張飛，兩軍都出背後，玄德朱鶴一齊趕上。賊兵大敗，玄德望見地公將軍旗號，飛馬趕來，張寶落荒而走。玄德發箭，中其左臂，張寶帶箭逃脫，走入陽城，堅守不出。朱鶴引兵圍住陽城攻打，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消息，探子回報，且說皇甫嵩大獲勝捷，朝廷以董卓屢敗，

命滿代之。當到時張角已死，張梁統其眾，與我軍相拒。被皇甫嵩連勝七陣，斬張梁於曲陽，發張角之棺，戮尸梟首，送往京師。餘眾俱降。朝廷加皇甫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皇甫嵩又表奏盧植有功無罪，朝廷復盧植原官。曹嵩亦以有功，除濟南相。即日將班師赴任。朱雋聽說，催促軍馬，悉力攻打陽城。賊勢危急，賊將嚴政刺殺張寶，獻首投降。朱雋遂平數郡。上表獻捷。時又有黃巾餘黨三人：趙弘、韓忠、孫仲，聚眾數萬，望風燒劫，稱爲張角報仇。朝廷命朱雋即以得勝之師討之。雋奉詔率軍前進。時賊據宛城，雋引兵攻之。趙弘遣韓忠出戰，雋遣玄德關張攻城。西南角韓忠盡率精銳之眾來西南角抵敵。朱雋自縱鐵騎二千，逕取東北角。賊恐失城，急棄西南而回。玄德從背後掩殺，賊眾大敗，奔入宛城。朱雋分兵四面圍定城中。斷糧，韓忠使人出城投降。雋不許。玄德曰：「昔高祖之得天下，蓋爲能招降納順。公何拒韓忠耶？」雋曰：「彼一時也，昔秦項之際，天下大亂，民無定主，故招降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反，若容其降，無以勸善，使賊得利恣意劫掠，失利便投降，此長寇之志，非良策也。」玄德曰：「不容寇降，是矣。今四面圍如鐵桶，賊乞降不得，必然死戰。萬人一心，尚不可當，况城中有數萬死命之人乎？不若撤去東南，獨攻西北，賊必棄城而走，無心戀戰，可即擒也。」雋然之。隨撤東南二面軍馬，一齊攻打西北。韓忠果引軍棄城而奔。雋與玄德關張率三軍掩殺，射死韓忠。餘皆四散奔走。正追趕間，趙弘孫仲引賊眾到，與雋交戰。雋見弘勢大，引軍暫退。弘乘勢復奪宛城，雋離十里下營。方欲攻打，忽見正東一彪人馬來，爲首一將，生得臉頰闊而虎體熊腰，吳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文臺，乃孫武子之後。年十七歲，與父至錢塘見海賊十餘人，劫取商人財物，於岸上分贓。堅謂父曰：「此賊可擒也。」遂奮力提刀上岸，揚聲大叫：「東西指揮，如喚人狀，賊以爲官兵至，盡棄財物奔走。」堅趕上殺一賊。由是郡縣知名，薦爲校尉。後會稽妖賊許昌造反，自稱陽明皇帝，聚眾數萬，堅與郡司馬招募勇士千餘人，會合州郡破之。斬許昌，并其子許韶。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除堅爲鹽漬丞。又除盱眙丞。今見黃巾寇起，聚集鄉中。少年及諸商旅，并准泗精兵一千五百餘人，前來接應。朱雋大喜，便令堅攻打南門。玄德打北門，朱雋打西門，留東門與賊走。孫堅首先登城，斬賊二十餘人。賊眾奔潰。趙弘飛馬突圍，直取孫堅。堅從城上飛身奪弘，拋刺弘下馬。卻騎弘飛身往來殺賊。孫仲引賊突出北門，正迎玄德，無心戀戰，只待奔逃。玄德張弓一箭，正中孫仲，翻身落馬。朱雋大軍隨後掩殺，斬首數萬級。降者不可勝計。南陽一路十數郡皆平。雋班師回京，詔封爲車騎將軍。河南尹雋

表奏孫堅劉備等功，堅有人情，除別郡司馬上任去了。惟玄德聘候日久，不得除授，三人鬱鬱不樂，上街閒行。正值
郎中張鈞車到，玄德見之，自陳功績，均大驚，隨入朝見帝曰：「昔黃巾造反，其原皆由十常侍賣官鬻爵，非親不用，非
讎不誅，以致天下大亂。今宜斬十常侍，懸首南郊，遣使者布告天下，有功者重加賞賜，則四海自清平也。」十常侍奏
帝曰：「張鈞欺主，帝命武士逐出張鈞，十常侍共議：此必破黃巾有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權且教省家銓注徵名，
待後知再理會未晚。」因此玄德除授中山府安喜縣尉，尅日赴任。玄德將兵散回鄉里，止帶親隨二十餘人，與關張
來安喜縣守到任。著縣事一月，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到任之後，與關張食則同桌，寢則同牀。如玄德在獨人廣
坐，關張侍立終日，不飽到縣未及數月，朝廷降詔，凡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玄德疑在遣中，適督郵行部至縣，玄
德出郭迎接，見督郵施禮，帝郵坐於馬上，惟微以鞭指，問答關張二公俱怒。及到館驛，督郵南面高坐，玄德侍立階
下。良久，督郵問曰：「劉縣尉是何出身？」玄德曰：「備乃中山靖王之後，自涿郡勤農，黃巾大小三十餘戰，頗有微功，因得
除今職。」督郵大喝曰：「汝詐稱皇親，虛報功績，目今朝廷降詔，正要沙汰，汝等濫官污吏，玄德啞啞連聲而退。歸到縣
中，與縣吏商議，吏曰：「督郵作威無非，要賄賂耳。」玄德曰：「我與民秋毫無犯，那得財物與他？」次日，督郵先提縣吏去，勒
令指稱縣尉害民，玄德羞忿自往求免，俱被門役阻住，不肯放。遂卻說張飛飲了數盞悶酒，乘馬從館驛前過，見五
六十老人在門前痛哭，飛問其故，眾老人答曰：「督郵逼勒縣吏，欲害劉公，我等皆來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門人
趕打。」張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逕入館驛，把門人那裏阻擋得住，直奔後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將縣
吏綁倒在地，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麼？」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髮，扯出館驛，直到縣前馬槽上，縛住。繫下
柳條去，督郵兩腿上着力，鞭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玄德正納悶間，聽得縣前喧鬧，問左右答曰：「張將軍綁一人
在縣前，痛打玄德，忙去觀之。」見綁縛者乃督郵也。玄德驚問其故，飛曰：「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督郵告曰：「玄德公
救我性命，玄德終是仁慈的人，急喝張飛住手，傍邊轉過關公來曰：「兄長建許多大功，僅得縣尉，今反被督郵侮辱，
吾思荆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不如殺督郵，棄官歸鄉，別圖遠大之計。」玄德乃取印綬掛於督郵之頸，責之曰：「據汝
害民，本當殺却，今姑饒汝命，吾繳還印綬從此去矣。」督郵歸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關張三人
往代州投劉恢，恢見玄德乃漢室宗親，留匿在家，不題。却說十常侍既握重權，互相商議，但有不從己者，誅之。趙忠

摸也。進叱曰：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正躊躇間，潘隱至。言帝已崩，今廢碩與十常侍所議，秘不發喪，矯旨宣何國舅入宮，欲絕後患，冊立皇子協爲帝。說未了，使命至，宣進速入，以定後事。操曰：今日之計，先宜正君位，然後圖賊。進曰：誰敢與吾正君討賊？一人挺身出曰：願備精兵四千斬關入內，冊立新君，盡誅閹豎，掃清朝廷，以安天下。進視之，乃司徒袁逢之子袁隗之姪名紹。字本初，見爲同隸校尉。何進大喜，遂點御林軍五千，紹全身披掛，何進引何顛荀攸、鄧奉等大臣三十員餘相繼而入，就靈帝柩前，扶立太子辨即皇帝位。百官呼拜已畢，袁紹入宮收廢碩、碩慌走入御花園，陰下爲中常侍郭勝所殺。碩所領禁軍盡皆投順。紹謂何進曰：中官結黨，今日可乘勢盡誅之。張讓等知事急，慌入告何后曰：始初設謀陷害大將軍者，止廢碩一人，并不干臣等事。今大將軍聽袁紹之言，欲盡誅臣等，乞娘娘憐憫。何太后曰：汝等勿憂，我當保汝。傳旨宣何進入，太后密謂曰：我與汝出身寒微，非張讓等所能害。此富貴今蹇，頑不仁，既已伏誅，汝何聽信人言，欲盡誅宦官耶？何進聽罷，出謂衆官曰：廢碩設謀害我，可族滅其家，其餘不必妄加殘害。袁紹曰：若不斬草除根，必爲喪身之本。進曰：吾意已決，汝勿多言。衆官皆退。次日，太后命何進參錄尚書，其餘皆封官。何太后宣張讓等入宮商議曰：何進之妹，始初我擡舉他，今日他竟竟即皇帝位，內外臣僚皆其心腹，成權太重，我將如何？讓奏曰：娘娘可臨朝垂簾聽政，封皇子協爲王，加國舅董重、大官掌提軍權，重用臣等。大弟可圖矣。董太后大喜，次日設朝。董太后降旨封皇子協爲陳留王，董重爲驃騎將軍，張讓等共預朝政。何太后見董太后專權於宮中，設一宴請董太后赴席，酒至半酣，何太后起身捧杯再拜曰：我等皆婦人也，參預朝政，非其所宜。昔呂后因握重權，宗族千口皆被戮，今我等官深居九重，朝廷大事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議，乃國家之幸也。願垂聽焉。董后大怒曰：汝鳩死王美人，殺心嫉妒，今倚汝子爲君，與汝兄何進之勢，輒敢亂言，吾教驃騎汝兄首如反掌耳。何后亦怒曰：吾以好言相勸，何反怒耶？董后曰：汝家屠沽小輩，有何見識？兩宮互相爭競，張讓等各勸歸宮，何后連夜召何進入宮，告以前事。何進出召三公共議，來早設朝，使廷臣奏董太后原係藩妃，不宜久居宮中，合仍遷於河間安置。限日下，即出國門。一面遣人起送董后，一面點禁軍，調驃騎將軍董重府宅，追索印綬。董重知事急，自刎於後堂。家人舉哀，軍士方散。張讓段珪見董后一枝已廢，遂皆以金珠玩好，結構何進弟何苗，并其母舞陽君，令早晚入何太后處，善言遮蔽。因此十常侍又得近幸。六月，何進暗使人殺袁紹，後於河間驛，舉柩回京，葬於文陵。

進託病不出。司隸校尉袁紹入見。進曰：「張讓段珪等流言於外，言公欲殺董后，欲謀大事。察此時不誅閹宦，後必爲大禍。昔竇武欲誅內豎，機謀不密，反受其殃。今公兄弟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若何盡力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曰：「且容商議。」左右密報張讓等轉告何苗，又多送賄賂，苗入奏何后云：「大將軍輔佐新君，不行仁慈，專務殺伐，今無端又欲殺十常侍，此取亂之道也。」后納其言，少頃，何進入白后欲誅中涓，何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先帝新棄天下，爾欲欲殺舊臣，非重宗廟也。」進本是沒決斷之人，聽太后言，唯唯而出。袁紹迎問曰：「大事若何？」進曰：「太后不允，如之奈何？」紹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來京，盡誅閹宦。」此時事急，不容太后不從。進曰：「此計大妙，便移檄至各鎮，召赴京師。」主簿陳琳曰：「不可。俗云：『持目而捕燕雀，是自欺也。』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家大事乎？今將軍仗皇威，掌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誅宦官，如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却反外檄大臣，臨犯京闕，英雄聚會，各懷一心，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亂矣。」何進笑曰：「此懦夫之見也。傍邊一人鼓掌大笑曰：『此事易如反掌，何必多議視之。』乃曹操也。正是：『欲除君側宵人亂，須聽朝中智士謀。』」不知曹操說出甚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魏金珠李肅說呂布

且說曹操當日對何進曰：「宦官之禍，古今皆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若欲治罪，當除元惡，但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敗也。何進怒曰：「孟德亦懷私耶？」操退曰：「亂天下者，必進也。進乃暗差使命，齎密詔星夜往各鎮去。却說前將軍董卓，後西涼刺史董卓，先爲破黃巾無功，朝廷將治其罪，因賄賂十常侍幸免。後又結託朝貴，遂任顯官，統西州大軍二十萬，常有不臣之心。是時得詔大喜，點起軍馬，陸續便行。使其婿中郎將牛輔守陝西，自己却帶李傕郭汜、成濟樊稠等提兵，直趨洛陽進發。卓婿謀士李儒曰：「今雖奉詔，中間多有暗昧，何不差人上表，名正言順，大事可圖。」卓大喜，遂上表其略曰：「竊聞天下所以亂逆不止者，皆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之故。臣聞揚湯止沸，不如去薪；澆蠹癰，勝於養毒。臣敢鳴鑼鼓入洛陽，請除讓等，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何進得表，出示大臣侍御史鄧泰，諫曰：「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進曰：「汝多疑不足謀。」

大事。盧植亦懷已。植素知董卓爲人面善心狠。一入禁庭。必生禍患。不如止之勿來。免致生亂。進不聽。鄧泰盧植皆棄官而去。朝廷大臣。去者大半。進使人迎董卓於池地。卓按兵不動。張讓等知外兵到。共議曰。此何進之謀也。我等不先下手。皆滅族矣。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嘉德門內。入告何太后曰。今大將軍矯詔召外兵至京師。欲滅臣等。望娘娘垂憐賜救。太后曰。汝等可詣大將軍府謝罪。讓曰。若到相府。骨肉盡粉矣。望娘娘宣大將軍入宮。諭止之。如其不從。臣等只就娘娘前請死。太后乃降詔宣進。進得詔。便行王簿。陳琳諫曰。太后此詔。必是十常侍之謀。切不可去。去必有禍。進曰。太后詔。我有何禍。事袁紹曰。今謀已泄。事已露。將軍尙欲入宮耶。曹操曰。先召十常侍出。然後可入。進笑曰。此小兒之見也。吾掌天下之權。十常侍敢待如何。紹曰。公必欲去我等。引甲士護從以防不測。於是袁紹曹操各選精兵五百。命袁紹之弟袁術領之。袁術全身披掛。引兵布列青瑣門外。紹與操帶劍護送。何進至長樂宮前。黃門傳旨云。太后特宣大將軍餘人不許轉入。將袁紹曹操等都阻住宮門。外何進昂然直入。至嘉德殿門。張讓段珪迎出。左右圍住。進大驚。讓厲聲責進曰。董卓何罪。妄以酖死。國母喪葬。託疾不出。汝本屠沽小輩。我等薦之天子。以致榮貴。不思報效。欲相謀害。汝言我等甚濁。其清者誰。進慌急欲尋出路。宮門盡閉。伏甲齊出。將何進砍爲兩段。後人有詩歎之曰。漢室傾危。天數終無。謀何進作三公。幾番不聽忠臣諫。難免宮中受劍鋒。一讓等既殺何進。袁紹久不見進出。乃於宮門外大呼曰。請將軍上車。讓等將何進首級從牆上擲出。宣諭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其餘脅從。盡皆赦宥。袁紹厲聲大叫。聞官謀殺大臣。誅惡黨者。前來助戰。何進部將吳匡。便於青瑣門外放起火來。袁術引兵突入宮庭。但見廟室。不論大小。盡皆殺之。袁紹曹操斬關入內。趙忠程曠夏惲郭勝四個。被趕至翠花樓。別爲肉泥。宮中火焰冲天。張讓段珪曹節侯覽將太后及太子并陳留王劫去內省。從後道走北宮。時盧植妻宦未去。見宮中事變。攢甲持戈。立於閣下。遙見段珪擁過。何后過來。植大呼曰。段珪逆賊。安敢劫太后。段珪回身便走。太后從甕中跳出。植急救得免。吳匡殺入內庭。見何苗亦提劍出。匡大呼曰。何苗同謀害兄。當共殺之。衆人俱曰。願斬謀兄之賊。苗欲走。四面圍定。砍爲齏粉。紹復令軍士分頭來殺。十常侍家屬。不分大小。盡皆誅絕。多有無賴者。誤被殺死。曹操一面救滅宮中之火。請何太后權攝大事。遣兵追擊張讓等。尋覓少帝。且說張讓段珪劫擄少帝及陳留王。冒煙突火。連夜奔走至北邙山。約三更時分。後面喊聲大舉。人馬趕至。當前河南中部掾吏閔貢大呼逆

賊休走，張讓見事急，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未知虛實，不敢高聲，伏於河邊亂草之內。軍馬四散去趕，不知帝之所在。帝與王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渴，相抱而哭。又怕人知覺，吞聲草莽之中。陳留王曰：「此間不可久戀，須別尋活路。」於是二人以衣相結，爬上岸邊，滿地荆棘，黑暗之中，不見行路。正無奈，忽見流螢千百成羣，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飛轉。陳留王曰：「此天助我兄弟也。」遂隨螢火而行，漸漸見路。行至五更，足痛不能行。山崗邊見一草堆，帝與王臥於草堆之中。草堆前面是一所莊院，莊主是夜夢兩紅日墜於莊後，驚覺披衣出戶，四下觀望，見莊後草堆上紅光冲天，慌忙往視，却是二人臥於草畔。莊主問曰：「少年誰家之子？帝不敢應。陳留王指帝曰：「此是當今皇帝遺十常侍之亂，逃難至此。吾乃皇弟陳留王也。」莊主大驚，再拜曰：「臣先朝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因見十常侍賣官嫉賢，故隱於此，遂扶帝入莊，跪進酒食，却說問實緣上段珪攀住，問天子何在。珪言已在半路相失，不知何往。前遂殺段珪，懸頭於馬項下，分兵四散尋覓自己，却獨乘一馬隨路追尋，偶至崔毅莊，殺見首級，問之實說詳細。崔毅引實見帝，君臣痛哭，實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陛下還都。」崔毅莊上止有瘦馬一匹，備與帝乘，實與陳留王共乘一馬，離莊而行，不到三里，司徒王允、太尉楊彪、左軍校尉淳于瓊、右軍校尉趙萌、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尉袁紹一行入衆，數百人馬，接轡車駕。君臣皆哭，先使人將段珪首級往京師，統令另換好馬與帝及陳留王騎坐。鑿帝還京，先是洛陽小兒謠曰：「帝非帝，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邙。至此果應其讖。」車駕行不到數里，忽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一枝人馬到來，百官失色，帝亦大驚。袁紹驟馬出問何人，旗幟影裏一將飛出，厲聲問天子何在。帝戰慄不能言。陳留王勸馬向前，叱曰：「來者何人？」卓曰：「西涼刺史董卓也。」陳留王曰：「汝來保駕耶？」卓來劫駕，卓曰：「特來保駕。」陳留王曰：「既來保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卓大驚，慌忙下馬，拜於道左。陳留王以言撫慰，董卓自初至，並無失語。卓時奇之，已懷廢立之意。是日還宮，見何太后，俱各痛哭。檢點宮中，不見了傳國玉璽。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宮庭，略無忌憚。後軍校尉鮑信來見袁紹，言董卓必有異心，可速除之。紹曰：「朝廷新定，未可輕動。」鮑信見王允，亦言其事。允曰：「且容商議。」信自引本部軍兵投泰山去了。董卓招誘何進兄弟部下之兵，盡歸掌握。私謂字儻曰：「吾欲廢帝立陳留王，何如？」字儻曰：「今朝廷無主，不就此時行舉，遲則有變矣。」來日於溫明園中，召集百官，論以廢立，有不從者，斬之。則威權之行，正在今日。卓喜，次日大排筵會，過請公卿，公卿皆懼董卓，誰敢

不到。卓待百官到了，然後徐徐到園門下馬，帶劍入席。酒行數巡，卓教停酒止樂，乃厲聲曰：「吾有一言，衆官靜聽。」衆官側耳。卓曰：「天子爲萬民之主，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今上懦弱，不若陳留王聰明好學，可承大位。吾欲廢帝，立陳留王。諸大臣以爲如何？諸官聽識，不敢出聲。」座上一人推案直出，立於筵前，大呼不可。不可，汝是何人，敢發大語？天子乃先帝嫡子，初無過失，何得妄議廢立？汝欲爲篡逆耶？卓視之，乃荊州刺史丁原也。卓怒叱曰：「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遂掣佩劍欲殺丁原。時李儒見丁原背後一人，生得器宇軒昂，威風凜凜，手執方天畫戟，怒目而視。李儒急進曰：「今日飲宴之處，不可談國政。」來日向都堂公論未定，衆人皆勸丁原上馬而去。卓問百官曰：「吾所言合公道否？」盧植曰：「明公差矣。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惡三千餘條，故霍光告太廟而廢之。今上雖幼，聰明仁智，並無分毫過失。公乃外郡刺史，未參與國政，又無伊霍之大才，何可強主廢立之事？」聖人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卓大怒，拔劍向前欲殺盧植。郗詵諫曰：「盧尚書海內人望，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司徒王允曰：廢立之事不可，酒後相商，改日再議。」於是百官皆散。卓按劍立於園門，忽見一人躍馬持戟於園門外往來馳驟。卓問李儒曰：「何人也？」儒曰：「此丁原義兒，姓名布，字奉先者也。主公且須避之。」卓乃入園潛避。次日入報丁原引軍城外搦戰。卓怒引軍同李儒出迎兩陣對圓，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冠，披百花戰袍，擐唐猊鎧甲，擊御鬚寶帶，縱馬挺戟，隨丁建陽出到陣前。建陽指卓罵曰：「國家不幸，關官弄權，以致萬民塗炭，財無尺寸之功，焉敢妄言廢立，欲亂朝廷。董卓未及回言，呂布飛馬直殺過來。董卓慌走，建陽率軍掩殺，卓兵大敗，退三十餘里。下寨，聚衆商議。卓曰：「吾觀呂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慮天下哉？」帳前一人出曰：「主公勿憂，某與呂布同鄉，知其勇而無謀，見利忘義。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拱手來降，可乎？」卓大喜，觀其入，乃虎賁中郎將李肅也。卓曰：「汝將何以說之？」肅曰：「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號曰赤兔，日行千里，須得此馬，再用金珠，以利結其心。某更說詞，呂布必反了。」原來投主公矣。卓問李儒曰：「此言可乎？」儒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馬？卓欣然與之。更與黃金一千兩，明珠數十顆，玉帶一條，李肅齎了禮物，投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可速報呂將軍，有故人來見。」軍士報知，布命入見。肅見布曰：「賢弟別來無恙，布揖曰：「久不相見，今居何處？」肅曰：「見任虎賁中郎將之職，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有良馬一匹，日行千里，號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赤兔，特獻與賢弟，以助虎威。」布便令牽過來，看果然那馬渾身上下，

火發般赤，無半根輪手，從頭至尾長一丈，從蹄至項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狀。後人有詩單道赤兔馬曰：「奔騰千里，蕩塵埃，噴水登山紫霧，鬪擊斷絲，絲搖玉樹，火龍飛下九天來。」布見了此馬，大喜謝曰：「兄賜此良駒，將何以爲報？」肅曰：「某爲義氣而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酒酣肅曰：「肅與賢弟少得相見，今尊却嘗會來。」布曰：「兄醉矣，先父棄世多年，安得與兄相見？」肅大笑曰：「非也。某說今日丁刺史耳。」布惶恐曰：「某在丁某陽處，亦出於無奈。」肅曰：「賢弟有擎天駕海之才，四海孰不欽敬，功名富貴如探囊取物，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布曰：「恨不逢其主耳。」肅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見機不早悔之晚矣。」布曰：「兄在朝廷，觀何人爲世之英雄？」肅曰：「某過觀謀臣，皆不如董卓，董卓爲人敬賢禮士，賞罰分明，終成大業。」布曰：「某欲從之，恨無門路，誰取金珠玉帶，列於布前？」布驚曰：「何爲有此？」肅令叱退左右，告布曰：「此是某公久慕大名，特令某將此奉獻，赤兔馬亦某公所贈也。」布曰：「試公如此見愛，某將何以報之？」肅曰：「如某之不才，尚爲庶賈中郎將，公若到彼，實不可言。」布曰：「恨無涓埃之功，以爲進見之禮。」肅曰：「功在翻手之間，公不肯爲耳。」布沉吟良久曰：「吾欲殺丁原，引弟歸，董卓何如？」肅曰：「賢弟若能如此，真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遲，在於速決。」布與肅約於明日來降，肅別去。是夜二更時分，布提刀徑入丁原帳中，原正秉燭觀書，見布至，曰：「吾兒來有何事故？」布曰：「吾堂堂丈夫，安肯爲汝子乎？」原曰：「奉先何故變心？」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級，大呼左右：「丁原不仁，吾已殺之，肯從吾者在此，不從者自去。」軍士散去大半。次日，布持丁原首級，往見李肅，肅遂引布見董卓。大喜，置酒相待。卓先下拜曰：「卓今得將軍，如旱苗之得甘雨也。」布納卓坐而拜之曰：「公若不棄，布請拜爲義父。」卓以金甲錦袍賜布，暢飲而散。卓自是威勢越大，自領前將軍事，對弟董卓，是爲左將軍。郭侯封呂布爲騎都尉，中郎將都督。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乃卓於省中設宴，會集公卿。令呂布將甲士千餘侍衛左右。是日，太傅袁隗與百官皆到，酒行數巡，卓按劍曰：「今上國弱，不可以奉宗廟，吾將依伊尹霍光故事，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有不從者，斬。」羣臣惶怖，莫敢對。中軍校尉袁紹挺身出曰：「今上即位未幾，並無失德，汝欲廢嫡立庶，非反而何？」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袁紹亦拔劍曰：「汝劍未嘗不利，兩個在筵上對敵，正是。」丁原仗義，身先袁紹，爭鋒勇又危。」畢竟袁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爲皇 謀董賊孟德獻刀

且說董卓欲殺袁紹，李儒止之曰：「事未可定，不可妄殺。」袁紹手提寶刀，辭別百官而去。懸節東門，奔冀州去了。卓曰：「太傅忠諫，汝姪無禮，吾看汝面，姑恕之。」廢立之事，若何？曰：「太尉所見是也。」卓曰：「敢有阻大議者，以軍法從事。」袁紹恐，云：「一聽尊命。」袁紹問侍中周綽，校尉任瓊曰：「袁紹此去，若何？周綽曰：「袁紹忿忿而去，若雖之，愈勢必爲變。且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倘收惡報，以擊徒衆，莫能因之而起。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爲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任瓊曰：「袁紹好謀無斷，不足爲慮。誠不若加之一郡守，以收民心。卓從之。即日差人拜紹爲渤海太守。九月朔，請帝陞嘉祿殿。大文武卓拔劍在手，對衆曰：「天子門弱，不足以君天下。今有策文一道，宜爲賓讀。」命李儒讀策曰：「孝皇帝崩，皇太后讓臣民，皇太后承嗣。海內仰望，而帝天資輕佻，威儀不修，居喪尙情，否德既彰。有季大位，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咸謂三綱之道，天地之紀，母乃有闕。陳留王協，聖德偉懋，規矩肅然，居喪哀感，言不以邪休，終喪盡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茲廢皇帝，爲弘農王，真太后爲政。請奉陳留王爲皇帝，應天順人，以慰生靈之望。」李儒讀策畢，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璽綬，北面長跪，稱臣。壽命又呼太后去，服候敕。帝后皆號哭，羣臣無不悲慘。階下一大臣憤怒，高叫曰：「賊臣董卓，敢爲欺天之說，吾當以頸血灑之。」揮手中象簡，直擊董卓。卓大怒，喝武士怒下，乃衝書了管也。卓命牽出斬之，管罵不絕口，至死神色不變。後人有詩歎曰：「董卓憐懷廢立圖，漢宗社稷委丘墟。滿朝臣宰皆驚恐，惟有丁公是丈夫。」卓請陳留王登殿，羣臣朝賀。卓命扶何太后并弘農王及帝妃唐氏於永安宮，閉住封鎖宮門。禁羣臣無得擅入。可憐少帝四月薨，甚至九月，卽被廢。卓所立陳留王協，表字伯和，號帝中子。卽廢帝也。時年九歲，改元初平。董卓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轉劍履。上殿威福莫比。李儒勸卓擢用名流，以收人心。因薦蔡邕之才。卓命徵之。邕不赴。卓怒，使人謂邕曰：「如不來，當滅汝族。」邕懼，只得應命而至。卓見邕大喜。一月三遷其官，拜爲侍中。甚見親厚。却說少帝與何太后、唐妃，困於永安宮中，衣服飲食漸漸缺少。帝淚不會乾。一日，偶見雙燕飛於庭中，遂吟詩一首。詩曰：「嫩草綠絲凝溼，鼻蟲雙飛燕落。水一條奇陌上人，嗚嗚遠望碧雲深。是吾宮殿殿何人，仗忠義浪我中心怨。」董卓時常使人探聽，是日獲得此詩。

來呈董卓卓曰：怨望作詩殺之有名矣。遂命李儒帶武士十人入宮執帝。帝與后妃正在樓上，宮女輓李儒至。帝大驚，儒以飲酒奉帝，帝問何故。儒曰：春日融和，董相國特上壽酒。太后曰：既云壽酒，汝可先飲。儒怒曰：汝不飲耶？呼左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壽酒不飲，可領此二物。唐妃跪告曰：妾身代帝飲酒，願公存母子性命。儒叱曰：汝何人可代？王死乃舉酒與何太后曰：汝可先飲。后大罵何倫無謀，引賊入京，致有今日之禍。儒催逼帝，帝曰：容我與太后作別，乃大慟而作歌。其歌曰：「天地易令日月朝，棄萬乘令退守藩，為臣逼令命不久，大勢去兮空悲潛。」唐妃亦作歌曰：「皇天將崩，后土頽，身為帝姬，恨不隨生死異路，令從此別，奈何發達令心中悲。」歌罷相抱而哭。李儒叱曰：相國立等回報汝等，汝等誰救耶？太后大罵董賊，逼我母子，皇天不佑汝等助惡，必當滅族。儒大怒，雙手扯住太后直擲下樓。叱武士絞死唐妃，以飲酒灌殺少帝，還輦董卓命葬於城外。自此每夜入宮，恣淫宮女，夜宿龍狀，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之財物，裝載卓上。馬頭千餘顆於車下，連軫還都。湯言殺賊大勝，而同於城門下焚燒人頭，以婦女財物分散眾軍。越騎校尉任孚、字德瑜，見卓殘暴，憤不平，嘗於朝服內披小鏡藏短刀，欲伺便殺卓。一日卓入朝，孚迎之閣下，拔刀直刺卓。卓氣力大，兩手攥住，呂市便入，揪倒任孚。卓問曰：誰殺汝反？孚瞪目大罵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罪惡盈天，人人可得而誅之。吾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卓大怒，命牽出剖劊之。孚至死罵不絕口。後人有詩讚之曰：「漢末忠臣誰在？孚冲天豪氣世間無。朝堂殺賊名猶在，萬古堪稱大丈夫。」董卓自此引入常帶甲士護衛，時袁紹在渤海聞知，遣卓弄權，乃差人齎密書來見王允。書略曰：「卓賊欺天廢主，人不忍言，而公恣其跋扈，如不聽聞，豈報國效忠之臣哉？紹今集兵練卒，欲掃清王室，未敢輕動。公若有心當乘間圖之，若有聖使，即當奉命。」王允得書，尋思無計。一日於侍班閣子內見督臣俱在，允曰：今日老夫賤降，聞敢屈眾位到舍小酌，眾官皆曰：必來祝壽。當晚王允設宴後堂，公卿皆至，酒行數巡，王允忽然掩面大哭。眾官慰問曰：司徒貴誕，何故發悲？允曰：今日並非賤降，因欲與眾位一敘，恐董卓見疑，故託言耳。董卓欺主弄權，社稷旦夕難保。想高皇誅秦滅楚，奄有天下，誰想傳至今日，乃喪於董卓之手。此吾所以哭也。於是眾官皆哭，坐中一人獨撫掌笑曰：滿朝公卿夜哭，到明，則異到夜，獨能哭死董卓，董丞允親之，乃驍騎校尉曹操也。允怒曰：汝祖宗亦食祿漢朝，今不思報國而反笑耶？操曰：操不笑別事，笑眾位無一計殺董

卓耳操雖不才，願即斬董卓頭，懸之都門，以謝天下。允煙席問曰：孟德有何高見？操曰：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欲乘間圖之耳。今卓頗信操，因得時近。卓聞司徒有七星寶刀一口，願借與曹操入相府刺殺之。雖死不恨。允曰：孟德果有是心，天下幸甚。遂親自酌酒奉操，操盥酒設誓，允隨取寶刀與之。操藏刀飲酒畢，即起身辭別衆官而去。衆官又坐了一回，亦俱散訖。次日，曹操佩著寶刀，來到相府，問丞相何在。從人云：在小閣中。操竟入見董卓，坐於牀上。吕布侍立於側。卓曰：孟德來何遲？操曰：馬羸行遲耳。卓顧謂布曰：吾有西涼逸來好馬，奉先可親去掠一騎，賜與孟德。布領命而去。操時付曰：此賊合死，即欲拔刀刺之。操單力大，未敢輕動。卓脾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臥，轉面向內。操又思曰：此賊當休矣。急掣寶刀，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鏡中，照見曹操在背後，拔刀急回身問曰：孟德何爲？時吕布已滾馬至閣外，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寶刀一口，獻上，愿相卓接視之。見其刀長尺餘，七寶嵌飾，極其鋒利。果寶刀也。遂遞與呂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布引操出閣看馬。操謝曰：願借試一騎。卓就教與鞍轡。操牽馬出相府，加鞭望東南而去。布對卓曰：適來曹操似有行刺之狀，及被喝破，故推獻刀。卓曰：吾亦疑之。正說話間，適李儒至，卓以其事告之。儒曰：操無妻小在京，只獨居寓所。今差人往召，如彼無疑而便來，則是獻刀；如推託不來，則必是行刺，便可擒而問也。卓然其說，即差獄卒四人往喚操去了。良久，回報曰：操不會同家，乘馬飛出東門，吏問之，操曰：丞相差我有緊急公事，縱馬而去矣。儒曰：操賊心虛，逃竄，行刺無疑矣。卓大怒曰：我如此重用，反欲害我。儒曰：此必有同謀者。待差往曹操便可知矣。卓遂令過行文書，畫影圖形，活祭曹操，擒獻者賞千金，封萬戶侯。高誅者同罪。且說曹操逃走城外，飛奔許都，路經中牟縣，爲守關軍士所獲，擒見縣令。操言我是客商，覆姓皇甫，縣令熟視曹操，沈吟半晌，乃曰：吾前在洛陽求官時，曾認得汝。汝是曹操，如何隱諱？且把來監下。明日解去京師，請寬。把關軍士賜以酒食而去。至夜分，縣令喚親隨人暗地取出曹操，直至後院中審究。問曰：我聞兄相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禍？操曰：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汝既拿住我，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縣令屏退左右，謂操曰：汝休小覷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操曰：吾祖宗世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吾屈身事卓者，欲乘間圖之，爲國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縣令曰：孟德此行，將欲何往？操曰：吾將歸鄉里，發矯詔，召天下諸侯，興兵共誅董卓。吾之願也。縣令聞言，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真天下忠義之士也。曹操亦拜問縣令姓名。縣令曰：吾姓陳，名宮，字公臺，老母妻子。

皆在東郡今威公忠義顯棄一官從公而逃操甚喜是夜陳宮收拾盤費與曹操更衣易服各背魚一口乘馬投故鄉來行了三日至成皋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處謂宮曰此間有一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結義弟兄就往問家中消息覺一宿如何宮曰最好二人至莊前下馬入見伯奢著曰我聞朝廷得行文書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陳留去了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陳縣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陳宮曰小姪若非使君曹氏滅門矣使君寬懷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說罷即起身入內良久乃出謂陳宮曰老夫家無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來相待言訖忽忽上騎而去操與宮坐久忽聞匙聲有磨刀之聲操曰呂伯奢非吾至親此去可疑吾竊聽之二人潛步入草堂後伯奢入語曰縛而殺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獲遂與宮拔劍直入不問男女皆殺之一連殺死八口投至厨下卻見縛一豬欲殺宮曰孟德心多誤殺好人矣急出莊上馬而行不到二里只見伯奢驢鞍前懸酒二瓶手攜果菜而來叫曰賢姪與伯奢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可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豬相款賢姪使君何憎一宿這請騎驢不願策馬便行行不數步忽拔劍復問叫伯奢曰此來書何人伯奢回頭看時操揮劍砍伯奢於驢下宮大笑曰詞詞誤耳今信為此操曰伯奢到家見殺死多人安肯于休若率眾來追必遭其禍矣宮曰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曹叔殺我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陳宮默然當夜行數里月明中敲開客店門投宿喂飽了馬曹操先睡陳宮尋思我將謂曹操是好人棄官跟他原來是個狠心之人今日留之必為後患便欲拔劍來殺曹操正是「設心狠毒非良士操車原來一路人」畢竟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卻說陳宮正欲下手殺曹操忽轉念曰我為國家死他到此殺之不義不若棄而他去插劍上馬不等天明自投東郡去了操不見陳宮尋思此人見我說了這兩句疑我不仁棄我而去再當急行不可久留遂連夜到陳留尋見父親備說前事欲散家資招募義兵父言資少恐不成事此間有孝廉衛弘陳財仗義其家巨富若得相助事可圖矣操置酒張筵拜請衛弘到家告曰今漢室無主董卓專權欺君害民天下切齒操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公乃忠義之士敢求相助衛弘曰吾有是心久矣恨未遇英雄耳既孟德有大志願將家資相助操大喜於是先發矯詔馳

報各道然後招集義兵暨起招兵白旗一面。上書忠義二字。不數日間。應募之士如雨駢集。一日。有一個陽平衛人。姓樂名進。字文謙。來投曹操。又有一個山陽鉅鹿人。姓李名典。字曼成。也來投曹操。皆留爲帳前吏。又有沛國譙人。夏侯惇。字元諱。乃夏侯嬰之後。自小習槍棒。年十四。從師學武。有人辱罵其師。惇殺之。逃於外方。聞知曹操起兵。與其族弟夏侯淵兩個各引壯士千人來會。此二人本操之弟兄。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過房與曹家。因此是同族。不數日。曹氏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兵千餘來助。曹仁字子孝。曹洪字子廉。二人弓馬熟嫻。武藝精通。操大喜。於村中訓練軍馬。衛弘。魏家財。置辦衣甲。旗幟。四方送糧食者。不記其數。時袁紹得操婚約。乃聚眾下文武。引兵三萬。離渤海來與曹操會盟。操作檄文。以達諸郡。檄文曰。操等議以大義布告天下。董卓挾天罔地。滅國弑君。穢亂宮禁。殘害生靈。狼戾不仁。罪惡充積。今奉天子密詔。大集義兵。督欲掃清華夏。勦戮惡賊。冀與義師共濟公憤。扶持王位。拯救黎民。檄文到日。可速奉行。操發檄文去後。各鎮諸侯皆起兵相應。第一鎮。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第二鎮。冀州刺史韓馥。第三鎮。豫州刺史孔楅。第四鎮。兗州刺史劉岱。第五鎮。河內太守王匡。第六鎮。陳留太守張邈。第七鎮。東郡太守喬瑋。第八鎮。山陽太守袁遺。第九鎮。濟北相鮪。第十鎮。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鎮。廣陵太守張超。第十二鎮。徐州刺史陶謙。第十三鎮。西涼太守馬騰。第十四鎮。北平太守公孫瓚。第十五鎮。上黨太守張楊。第十六鎮。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第十七鎮。祁鄉侯渤海太守袁紹。諸路軍馬多少不等。有三萬者。有一二萬者。各領文官武將。投洛陽來。且說北平太守公孫瓚統領精兵一萬五千。路經德州平原縣。正行之間。遙見桑樹叢中。一面黃旗。數騎來迎。瓚視之。乃劉玄德也。瓚問曰。賢弟何故在此。玄德曰。昔日蒙兄保備爲平原縣令。今聞大軍過此。特來奉候。就請兄長入城歇馬。瓚指關張而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此關羽張飛。備結義兄弟也。瓚曰。乃同破黃巾賊者乎。玄德曰。皆此二人之力。瓚曰。今居何職。玄德答曰。關羽爲馬弓手。張飛爲步弓手。瓚數曰。如此可謂埋沒英雄。今漢室存亂。天下諸侯共往誅之。賢弟可棄此卑官。一同討賊。力扶漢室。若何。玄德曰。願往。張飛曰。當時若容我殺了此賊。免有今日之事。雲長曰。事已至此。即當收拾前去。玄德關張引數騎跟公孫瓚來。曹操接着衆諸侯亦陸續皆至。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三百餘里。操乃宰牛殺馬。大會諸侯。商議進兵之策。太守王匡曰。今奉大義。必立盟主。衆聽約束。然後進兵。操曰。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故吏。漢朝名相之裔。可爲盟主。紹再三推辭。衆皆曰。非本初不可。

紹方應允。次日築臺三層，遍列五方旗幟，上懸白旄黃鉞，兵符將印，請紹登壇，紹整衣佩劍，慨然而上，焚香再拜。其盟曰：「漢室不幸，董卓乘機縱橫，加至尊，虐流百姓，紹等懼社稷淪喪，紹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讀畢，歃血。衆因其辭氣慷慨，皆涕泗橫流，歃血已罷，下壇。衆扶紹升帳，而坐。兩行依爵位年齒分列坐定，操行酒數巡，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聽調遣，同扶國家，勿以強弱計較。袁紹曰：紹雖不才，既承公等推爲盟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國有常刑，軍有紀律，各宜遵守，勿得違犯。衆皆曰：惟命是聽。紹曰：吾弟袁術總督糧草，應付諸營，無使有缺，更須一人爲先鋒，直抵汜水關，挑戰，各據險要，以爲接應。長沙太守孫堅出曰：堅願爲前部。紹曰：文遠勇烈，可當此任。堅遂引本都人馬，殺奔汜水關來。守關將士，差流星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董卓自尋大權之後，每日飲宴，李儒接得告急文書，遠來董卓，大驚，急聚衆將商議。溫侯呂布挺身出曰：父親勿慮，關外諸侯布視之如草芥，願提虎狼之師，盡斬其首懸於都門。卓大喜曰：吾有奉先高枕無憂矣。言未絕，呂布背後一人高聲出曰：劉鶩焉用牛刀不勞溫侯親往，吾斬衆請侯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卓視之，其人身長九尺，虎體狼腰，豹頭猿背，關西人也，姓華名雄，卓聞言大喜，加爲騎校尉，撥馬步軍五百，同李儒、胡軫、趙岑，星夜赴關迎敵。衆諸侯內有濟北相鮪信，尋思：孫堅既爲前部，怕他奪了頭功，暗撥其弟鮪忠先將馬步軍三千，徑抄小路，直到關下搦戰。華雄引鐵騎五百飛下關來，太喝賊將休走。鮪忠急待還被華雄手起刀落，斬於馬下。生擒將校極多。華雄遣人齎鮪忠首級來相府報捷。卓加雄爲都督，卻說孫堅引四將直搦關前。那四將第一個，右北平土垠人，姓程名普，字德謀，使一條鐵脊蛇矛，第二個，姓黃名蓋，字公覆，參謀人也，使鐵鞭，第三個，姓韓名名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使一口大刀，第四個，姓祖名茂，字大榮，吳郡富春人也，使雙刀。孫堅披爛銀鎧，裹赤幘，橫古錠刀，騎花鬃馬，指關而上，罵曰：助惡匹夫，何不早降華雄？副將胡軫引兵五千出關迎戰，程普飛馬挺矛，直取胡軫，不數合，程普刺中胡軫咽喉，死於馬下。堅揮軍直殺至關前，關上矢石如雨。孫堅引兵同至梁東屯，住使人於袁紹處報捷。就於袁術處催糧，或說術曰：孫堅乃江東猛虎，若打破洛陽，殺了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今不與糧，彼軍必散。術聽之不發糧草。孫堅軍缺食，軍中自亂，細作報上關來。李肅爲華雄謀曰：今夜我引一軍從小路下關，搦孫堅寨後，將軍攻其前寨，堅可搦矣。雄從之，傳令軍士飽餐，乘夜下關。是夜月

白風清到緊寨時已是半夜，鼓譟直進，緊慌忙披掛上馬，正遇華雄兩馬相交，關不數合，後面李肅軍到，令軍士放起火來，緊軍亂竄，眾將各自混戰，止有祖茂跟定孫堅突圍而走，背後華雄追來，緊取箭連放兩箭，皆被華雄躲過，再放第三箭時，因用力太猛，拽折了護身弓，只得棄弓縱馬而奔，祖茂曰：「主公頭上赤幘射目爲賊所識，認可脫幘與某戴之。」堅就脫幘換茂盔分兩路而走，雄軍只望赤幘者追趕，堅乃從小路得脫，祖茂被華雄追急，將赤幘挂於人家燒不盡的庭柱上，却入樹林潛躲。華雄軍於月下遙見赤幘四面圍定，不敢近前，用箭射之，方知是計，遂向前取了赤幘，祖茂於林後殺出，揮雙刀欲劈華雄，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殺至天明，雄方引兵上縣，程普、黃蓋、韓當都來尋見孫堅，再收拾軍馬屯紮，堅爲折了祖茂，傷感不已，星夜遣人報知袁紹，紹大驚曰：「不想孫文臺敗於華雄之手，便驚衆諸侯商議，衆人都到，只有公孫瓚後至，紹請入帳列坐，紹曰：「前日總將軍之弟不遵調遣，擅自進兵殺身喪命，折了許多軍士，今者孫文臺又敗於華雄，挫了銳氣，爲之奈何？」諸侯並皆不語，紹舉目遍視，見公孫瓚背後立著三人，容貌異常，都在那裏冷笑，紹問曰：「公孫太守背後何人？」瓚呼玄德出曰：「此吾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人劉備是也。」曹操曰：「莫非破黃巾劉玄德乎？」瓚曰：「然，即令劉玄德拜見。」瓚將玄德功勞並其出身細說一遍，紹曰：「他是漢室宗派，取坐來命坐，備禮謝。」紹曰：「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玄德乃坐於末位，關張叉手侍立於後，忽探子來報華雄引鐵騎下關，用長竿挑著孫太守赤幘來，寨前大罵搦戰，紹曰：「誰敢去戰？」袁術背後轉出驍將潘鳳，可斬華雄，紀念令出戰潘鳳，手提大斧上馬去不多時，飛馬來報，潘鳳又被華雄斬了，衆皆失色，紹曰：「可惜。」吾上將顏良、文醜末至，得一人在此，何懼華雄？言未畢，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丹鳳眼，臥龍眉，面如重棗，聲如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某也。」紹問現居何職？瓚曰：「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帳中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置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袁紹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操曰：「此人儀表不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公曰：「如不勝，請斬某頭。」操教灑熱酒一杯，與關公飲了上馬，關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

山崩，衆皆失聲。正欲探聽，響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後人有詩讚之曰：「威鎮乾坤第一功，轅門齊鼓響聲驚。雲長伴德施英勇，酒尚溫時斬華雄。」曹操大喜，只見玄德背後轉出張飛，高聲大叫：「俺哥哥斬了華雄，不就這裏殺入關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時？」袁術大怒，喝曰：「俺大臣尚自饒讓量一縣，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趕出帳去。」曹操曰：「得功者賞，何計賞賤乎？」袁術曰：「既然公等只重一縣令，我當告退。」操曰：「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命公孫瓚且帶玄德、張良、衆官皆散。曹操暗使人齎牛酒撫慰三人，卻說華雄手下敗軍報上關來，李肅慌忙寫告急文告中，關董卓卓急聚李儒、呂布等商議。卓曰：「今失了上將華雄，賊勢浩大，袁紹爲盟主，紹叔袁隗現爲太傅，倘或裏應外合，深爲不便，可先除之。」諸丞相相勸，領大軍分撥勦捕，卓然其說。喝李儒、郭汜、領兵五百，圍住太傅袁隗家，不分老幼，盡皆誅絕。先將袁隗首級去關前號令，卓遂起兵二十萬，分爲兩路而來。一路先令李儒、郭汜、引兵五萬，把住汜水關，不要廚殺卓自將十五萬，同李儒、呂布、樊稠、張濟等守虎牢關。這關離洛陽五十里，軍馬到關，卓令呂布領三萬大軍去關前紮住。大寨卓自在關上屯住，流星馬探聽得報入，袁紹大寨裏來，紹聚衆商議，操曰：「董卓屯兵虎牢關，截俺使使，中路今可勒兵一半迎敵，紹乃分王匡、喬瑁、鮑信、袁遺、孔融、張楊、陶謙、公孫瓚八路諸侯，往虎牢關迎敵，操引軍往來救應。」八路諸侯各自起兵，河內太守王匡、引兵先到，呂布帶鐵騎三千，飛奔來迎。王匡將軍馬列成陣勢，勦馬門旗，下看時，見呂布出陣，頭帶三叉東髮紫金冠，體掛四川紅錦百花袍，身披獸面吞頭連環鎖，腰繫勒甲玲瓏御帶，手執畫戟，坐小紫風赤兔馬，果然是人中呂布。馬中赤兔，王匡回頭問曰：「誰敢出戰？」後面一將縱馬挺槍而出，匡視之，乃河內名將方悅，兩馬相交，無五合，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挺戟直衝過來，匡軍大敗，四散奔走。布東西衝殺，如入無人之境，幸得喬瑁、袁遺兩軍皆至，來救王匡。呂布方退三路諸侯，各折了些人馬，退三十里下寨。隨後五路軍馬都至一處商議，言呂布英雄，無人可敵。正慮間，小校報來，呂布搦戰，八路諸侯一齊上馬，軍分八隊，皆在高崗遙望。呂布一簇軍馬，鑼旗招展，先來衝陣上，黨太守張楊部將穆順出馬挺槍迎戰，被呂布手起一戟，刺於馬下。衆大驚，北海太守孔融部將武安國、使鐵鎗飛馬而出，呂布揮戟拍馬來迎，戰到十餘合，一戟砍斷安國手腕，棄鎗於地而走。八路軍兵齊出，救了武安國。呂布退回去了。衆諸侯圍寨商議，曹操曰：「呂布英勇無敵，可會十八路諸侯共議良策，若擒了呂布，董卓易誅。」正議間，呂布復引兵搦

戰入路諸侯齊出。公孫瓚揮槩親戰。呂布戰不數合。瓚敗走。呂布縱赤兔馬趕來。那馬日行千里。飛走如風。看看趕上。布舉雙戟。瓚後心便刺。旁邊一將。圓睜環眼。倒豎虎鬚。挺丈八蛇矛。飛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飛在此。呂布見了。棄了公孫瓚。便戰張飛。飛抖擻精神。酣戰呂布。連鬪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雲長見了。把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夾攻呂布。三匹馬。丁字兒廝殺。戰到三十合。戰不領呂布。劉玄德掣雙股劍。驟黃鬃馬。刺斜裏也來助戰。這三個圍住呂布。轉燈兒般廝殺。入路人馬。都看得呆了。呂布架隔遮擋不定。看著玄德面上。虛刺一戟。玄德急閃。呂布蕩開陣角。倒拖雙戟。飛馬便回。三個那裏肯捨。拍馬趕來。入路軍兵。喊聲大震。一齊掩殺。呂布軍馬。望關上奔走。玄德開張隨後趕來。古人曾有篇言語。單道著玄德關張三戰呂布。一漢朝天數當桓靈。炎熒紅日。將西傾。奸臣董卓廢少帝。劉協協懦弱。魂夢驚。曹操傳檄告天下。諸侯奮怒皆興兵。議立袁紹作盟主。誓扶王室定太平。溫侯呂布世無比。雄才四海誇英偉。護疆銀鎧砌龍鱗。束髮金冠懸雉尾。參差寶帶獸平吞。錯落錦袍飛鳳起。龍駒跳踏起。天風響戰。發煌射秋水。出關搦戰。誰敢當。諸侯膽裂心惶惶。踢出萬人張翼德。手持蛇矛丈八鎗。虎鬚倒豎。金線環眼。睜起電光。酣戰未能分勝負。陣前惱起關雲長。青龍寶刀耀霜雪。鸚鵡戰袍飛狹蝶。馬蹄到處鬼神唵。目前一怒應流血。英雄玄德掣雙鋒。抖擻天威。施勇烈。三人圍繞戰多時。遮欄架隔無休歇。喊聲震動天地翻。殺氣迷漫牛斗寒。呂布力窮尋走路。遙望家山拍馬還。倒拖耨桿。方天戟。亂散鎖金五彩旗。旗斷絨條走赤兔。翻身飛上虎牢關。三人直趕呂布到關下。看見關上西風飄動。青羅傘蓋。張飛大叫。此必董卓。追呂布有甚強處。不如先拿。蓋虜。便是斬草除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正是。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未知勝負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兇 匿玉璽孫堅背約

却說張飛拍馬趕到關下。關上矢石如雨。不得進。而回。入路諸侯。同請玄德關張賞功。使人去袁紹寨中報捷。紹遂移檄孫堅。令其遣兵。堅引程普黃蓋至袁術寨中。相見。堅以杖畫地曰。董卓與我本無讎隙。今我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而將軍却聽讒言。不發糧草。致堅敗績。將軍何安。術惶恐無言。命斬進讒之人。以謝孫堅。忽入報堅曰。關上有一將。乘馬來寨中。要見將軍。堅辭袁術歸到本寨。喚來問時。乃董卓

愛將李植，曰：汝來何為？植曰：丞相所敬者，惟將軍耳。今特使植來結親，恐相有女，欲配將軍之子。堅大怒，叱曰：董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吾欲夷其九族，以謝天下。安肯與逆賊結親耶？吾不斬汝，汝當速去。早早獻關，饒你性命。倘若遲誤，粉骨碎身。李植抱頭鼠竄，回見董卓，說孫堅如此無禮。卓怒問李植，植曰：溫侯新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兵回洛陽，遷帝於長安，以應童謠。近日街市童謠曰：西頭一個漢，東頭一個漢，東頭一個漢，西頭一個漢。西頭一個漢，乃應高祖旺於西都長安，傳一十二帝。東頭一個漢，乃應光武旺於東都洛陽，今亦傳一十二帝。天運合同，丞相遷置長安，方可無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實不悟。遂引呂布星夜回洛陽，商議遷都。聚文武於朝堂，卓曰：漢東都洛陽，二百餘年，氣數已衰。吾觀旺氣實在長安，吾欲奉駕西幸。汝等各宜促裝。司徒楊彪曰：關中殘破零落，今無故捐宗廟，棄皇陵，恐百姓驚動天下。動之至易，安之至難。望丞相鑒察。卓怒曰：汝阻國家大計，耶！太尉黃琬曰：楊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盡為瓦礫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無一二。今棄宮室而就荒地，非所宜也。卓曰：關東賊起，天下播亂，長安有城函之險，更近隴右，木石磚瓦，尅日可辦。官室營造，不須月餘。汝等再休亂言。司徒荀爽諫曰：丞相若欲遷都，百姓騷動，不甯矣。卓大怒曰：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即日罷楊彪、黃琬、荀爽為庶民。卓出上車，只見二人牽車而揖，視之，乃尚書周芝、城門校尉伍瓊也。卓問有何事，芝曰：今聞丞相欲遷都長安，故來諫耳。卓大怒曰：我始初聽你兩個保用袁紹，今紹已反，是汝等一黨，叱武士推出都門斬首。遂下令遷都。限來日便行。李植曰：今錢糧缺少，洛陽富戶極多，可籍沒入官。但是袁紹等門下，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資，必得巨萬。卓即差鐵騎五千，偕行捉拿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資，李植、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掩押，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並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兩宮，火燄相接。洛陽宮庭，盡為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勢掘官民墳塚，殆盡。董卓裝載金珠緞疋好物數千餘車，劫了天子並后妃等，竟望長安去了。却說卓將趙岑，見卓已棄洛陽而去，便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關張殺入虎牢關。諸侯各引軍入，且說孫堅飛奔洛陽，遙望火燄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煙。先發兵救滅了火，令眾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曹操來見袁紹曰：今董卓西去，正可乘勢追擊。本初按兵不動，何也？

紹曰：諸侯被困，進恐無益。操曰：董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公何疑而不進？衆諸侯皆言不可。輕動操大怒曰：賢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領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李典、樂進、星夜來趕董卓。且說董卓行至滎陽地方，太守徐榮出接李儒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兵，可教徐榮伏軍樂陽城外山塢之旁。若有兵追來，可竟放過。待我這裏殺敗，然後截住掩殺。令後來者不敢復追。卓從其計。又令呂布引精兵斷後。布正行間，曹操一軍趕上。呂布大笑曰：不出李儒所料也。將軍馬擺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劫遷天子，流徙百姓，將欲何往？呂布罵曰：背主懦夫，何得妄言？夏侯惇挺槍躍馬，直取呂布。戰不數合，李儒引一軍從左邊殺來，操急令夏侯淵迎敵。右邊喊聲又起，郭汜引軍殺到。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侯惇抵敵呂布不住。飛馬回陣，布引鐵騎掩殺。操軍大敗，河望滎陽而走。走至一荒山脚下，時約二更。月明如晝，方纔聚集殘兵，正欲埋鍋造飯，只聽得四面喊聲。徐榮伏兵盡出，曹操慌忙策馬牽路奔逃。正遇徐榮轉身便走，榮搭上箭，射中操肩膊，操帶箭逃命，蹣跚山坡。兩個軍士伏於草中，見操馬來，二槍齊發。操馬中槍而倒，操翻身落馬，被二卒擒住。只見一將飛馬而來，揮刀砍死兩個步軍。下馬救起曹操，視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於此矣。賢弟可速去。洪曰：公急上馬，洪願步行。操曰：賊兵趕上，汝將奈何？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操曰：吾若再生，汝之力也。操上馬，洪脫去衣甲，拖刀跟馬而走。約走至四更餘，只見前面一條大河，阻住去路。後面喊聲漸進。操曰：命已至此，不得復活矣。洪急扶操下馬，脫去袍鎧，負操渡水。纔過彼岸，追兵已到。隔水放箭，操帶水而走。比及天明，又走三十餘里，土崗下少歇。忽然喊聲起處，一彪人馬趕來，却是徐榮從上流渡河來追。操正慌急間，只見夏侯惇、夏侯淵引十數騎飛至，大鳴鎗聲，無傷。曹主徐榮便奔夏侯惇，挺槍來迎。交馬數合，惇刺徐榮於馬下，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引兵尋到。見了曹操，憂喜交集。聚集殘兵五百餘人，同回河內。却說衆諸侯分屯洛陽，孫堅救賊宮中餘火，屯兵城內。設帳於建章殿基上，堅令軍士掃除宮殿瓦礫。凡董卓所掘殘寢盡皆掩閉於太廟基上。草創殿屋三間，請衆諸侯立列聖神位，宰太牢祀之。祭畢，皆散。堅歸寨中，是夜星月交輝，乃按劍躡坐，仰觀天文，見紫微垣中白氣漫漫，堅嘆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京城一空。言訖，不覺淚下。旁有軍士指曰：殿前有五色毫光，起於井中。堅喚軍士點起火把，下井打撈，撈起一婦人屍首。雖然日久，其屍不爛。宮樣裝束，項下帶一錦囊。取開看時，內有硃紅小匣，用金鎖鎖

著，修視之，乃一玉璽，方四寸，上鑄五龍交紐，旁缺一角，以黃金鑲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堅得璽，乃問程普，普曰：此傳國璽也。此玉是昔日卞和於荆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載而進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秦二十六年，令玉工琢為璽，李斯篆此八字於其上。二十八年，始皇巡狩至洞庭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急投玉璽於湖，而止。至三十六年，始皇巡狩至華陰，有人持璽遮道，與從者曰：將此還祖龍，言訖不見。此璽復歸於秦，明年，始皇崩，後太子嬰將玉璽獻於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將璽打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之，光武得此璽於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却少帝出北邙，因宮失此寶，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處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圖大事。堅曰：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當託疾辭歸，商議已定。密諭軍士勿得洩漏，誰想內中一軍是袁紹鄉人，欲假此為進身之計，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與之賞賜，暗留軍中。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欲歸長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公疾，乃害傳國璽耳。堅失色曰：此言何來？紹曰：今與兵討賊，為國除害，玉璽乃朝廷之寶，公既獲得，當封表留於盟主處，候誅了董卓，復歸朝廷。今匿之而去，意欲何為？堅曰：玉璽何由在吾處？紹曰：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堅曰：吾本無之，何強相逼？紹曰：作速取出，免自生禍。堅指天為誓曰：吾若果得此寶，私自藏匿，異日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衆諸侯曰：文臺如此說，誓想必無之。紹喚軍士出曰：打撈之時，有此人否？堅大怒，拔所佩之劍，要斬那軍士。紹亦拔劍曰：汝斬軍人，乃欺我也。紹背後顏良、文醜皆拔劍出鞘，堅背後程普、黃蓋亦掣刀在手，衆諸侯一齊勸住。堅隨即上馬，拔寨離洛陽而去。紹大怒，遂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荆州，送與刺史劉表，教就路上截住。奪之次日，人報曹操追董卓，戰於滎陽，大敗而回。紹令人接至寨中，會衆置酒，與操解悶。敘宴間，操嘆曰：吾始興大義，為國除賊，諸公既仗義而來，操之初意，欲煩本初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固守成皋，據險倉廷，輾轉大谷，制其險要，公路率南陽之軍，駐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諒逆，可立定也。今遲疑不進，大失天下之望，操驕恥之，紹等無言可對。既而席散，操見紹等各懷異心，料不能成事，自引軍投揚州去了。公孫瓚謂玄德關張曰：袁紹無能為也，久必有變。吾等且歸，遂拔寨北行。至平原，令玄德為平原相，自去守地。袁軍兗州太守劉岱問東郡太守喬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引軍突入瑁營，殺死喬瑁，盡降其衆。袁紹見衆人各自分散，就領兵拔寨離洛陽投關東去了。却說荆州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乃漢宣

宗親幼好結納與名士七人爲友時號江夏八俊那七人汝南陳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渤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劉表與此七人爲友有廷平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爲輔當時看了袁紹書隨令蒯越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堅軍方到蒯越將陣擺開當先出馬孫堅問曰蒯英度何故引兵截吾去路越曰汝旣爲漢臣如何私匿傳國之寶可速留下放汝歸去堅大怒命黃蓋出戰蔡瑁舞刀來迎關到數合蓋揮鞭打瑁正中護心鏡瑁撥馬回走孫堅乘勢殺過界口山背後金鼓齊鳴乃劉表親自引軍來到孫堅就馬上施禮曰景升何故信袁紹之書相迫鄰郡表曰汝匿傳國寶將欲反耶堅曰吾若有此物死於刀箭之下表曰汝若要我聽信將隨軍行李任我搜看堅怒曰汝有何力敢小覷我方欲交兵劉表便退堅縱馬趕去兩山後伏兵齊出背後蔡瑁趕來將孫堅困在垓心正是一玉壘得來無用處反因此寶動刀兵一場竟孫堅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袁紹磐河戰公孫 孫堅跨江擊劉表

却說孫堅被劉表困住虧得程普黃蓋韓當三將死救得脫折兵大半奪路引兵回江東自此孫堅與劉表結怨且說袁紹屯兵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謀士逢紀說紹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糧爲食冀州乃錢糧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紀曰可暗使人馳告與公孫瓚令進兵取冀州約以夾攻瓚必與兵韓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手可得紹大喜即發書到瓚處瓚得書見說共攻冀州平分其地大喜即日與兵紹却使人密報韓馥韓馥慌聚勸謀辛評二謀士商議謀曰公孫瓚將燕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關張助之難以抵敵今袁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將極多將軍可請彼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無患公孫瓚矣韓馥即差別駕關純去請袁紹長史耿武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氣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純其乳哺立可斃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引虎入羊羣也瓚曰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者擇賢者而讓之諸君何嫉妒耶耿武歎曰冀州休矣於是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獨耿武與關純伏於城外以待袁紹數日後紹引兵至耿武關純拔刀而出欲刺殺紹紹將顏良立斬耿武文醜砍死關純紹入冀州以德爲齊威將軍以田豐

沮授許故違紀分掌州事。盡奪韓馥之權。馥懷悔無及。遂棄下家小。匹馬往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却說公孫瓚知袁紹已據冀州。遣弟公孫越來見紹。欲分其地。紹曰：「可請汝兄自來。吾有商議。」越辭歸。行不到五十里。道旁閃出一彪軍馬。口稱：「我乃董丞相家將也。亂箭射死公孫越。從人逃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瓚大怒曰：「袁紹誘我起兵攻韓。他卻就裏取事。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可報？」盡起本部兵。殺奔冀州來。紹知瓚兵至。亦領軍出。二軍會於滎河之上。紹軍於滎河橋東。瓚軍於橋西。瓚立馬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何敢賣我。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願讓冀州於吾。與爾何干？』瓚曰：『昔日以汝爲忠義。推爲盟主。今之所爲。真狼心狗行之徒。有何面目立於世間？』袁紹大怒曰：『誰曰擒之。』言未畢。文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瓚抵擋不住。敗陣而走。文醜乘勢追趕。瓚走入陣中。文醜飛馬躍入中軍。往來衝突。瓚手下健將四員。一齊迎戰。被文醜一槍刺一將下馬。三將俱走。文醜直趕公孫瓚出陣後。瓚望山谷而逃。文醜驟馬厲聲大叫。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頭盔墮地。披髮縷馬。奔轉山坡。其馬前失。瓚翻身落於馬下。文醜急捨槍來刺。忽見草坡左側轉出一個少年將軍。飛馬挺槍。直取文醜。公孫瓚爬上坡去。看那少年生得身長八尺。濃眉大眼。闊面重頤。威風凜凜。與文醜大戰五六十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追趕。瓚忙下山坡。問那少年姓名。那少年欠身答曰：「某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本袁紹轄下之人。因見紹無忠君救民之心。故特棄彼而投處下。不期於此處相見。瓚大喜。遂同歸寨。整頓甲兵。次日。瓚將軍馬分作左右兩隊。勢如羽翼。馬五千餘匹。大半皆是白馬。因公孫瓚會與羌人戰。盡選白馬爲先鋒。號爲白馬將軍。羌人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極多。袁紹令顏良、文醜爲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亦分作左右兩隊。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右軍。在右者射公孫瓚左軍。再令趙雲引八百弓手步兵一萬五千列於陣中。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於後接應。公孫瓚初得趙雲。不知心腹。令其另領一軍在後。遣大將嚴綱爲先鋒。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傍暨大紅圈金線帥字旗於馬前。從辰時搥鼓。直至巳時。紹軍不進。趙雲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下。只聽嚴綱發箭。嚴綱鼓譟吶喊。直取趙雲。趙雲見嚴綱兵來都伏而不動。直到來得至近。一聲響。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網急待回。被趙雲拍馬舞刀。斬於馬下。瓚軍大敗。左右兩軍欲來救應。都被顏良、文醜引弓弩手射住。紹軍並進。直殺到界橋邊。趙雲馬到先斬執旗將。把纛旗砍倒。公孫瓚見砍倒纛旗。回馬下橋而走。趙雲

引軍直衝到後軍正撞着趙雲，挺槍躍馬，直取麴義。戰不數合，一槍刺麴義於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軍大敗。却說袁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麴義斬將擄旗，追趕敗兵。因此不作準備。與田豐引着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乘馬出觀，呵呵大笑。公孫瓚無能之輩，正說之間，忽見趙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急待射時，雲連刺數人，衆軍皆走。後面瓚軍團團裹上來，田豐慌對紹曰：「主公且於空牆中躲避。」紹以兜鑿地大呼曰：「大丈夫願臨陣而死，豈可入牆而望活乎？」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紹兵大隊掩至，顏良亦引軍來到，兩路并殺。趙雲保公孫瓚殺透重圍，回到界橋。紹驍兵大進，復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袁紹當先趕來，不到五里，只聽得山背後喊聲大起，閃出一彪人馬，爲首三員大將，乃是劉玄德、關雲長、張翼德。因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來助戰。當下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直取袁紹。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於馬下，忙撥馬而逃。衆人死救過橋。公孫瓚亦收軍歸寨。玄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非玄德遠來救我，幾乎狼狽。」教與趙雲相見。玄德甚相敬愛，便有不捨之心。却說袁紹輸了一陣，堅守不出。兩軍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知董卓。李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亦當今豪傑，見在滎河游殺，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解之。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便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齎詔前去。二人來至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之外，再拜奉詔。次日二人至瓚營宣諭。瓚乃遣使致書於紹，互相講和。二人自回京復命。瓚即日班師，又表薦劉玄德爲平原相。玄德與趙雲分別執手垂淚，不忍相離。雲歎曰：「某曩日誤認公孫瓚爲英雄，今觀所爲，亦袁紹等輩耳。」玄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見有日。」灑淚而別。却說袁術在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使來求馬千匹。紹不與，術怒。自此兄弟不睦。又遣使往荆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亦不與。術恨之，密遣人遺書於孫堅，使伐劉表。其書略曰：「前者劉表截路，乃吾兄本初之謀也。今本初又與表私議，欲襲江東。公可速興兵伐劉表，吾爲公取本初。二讎可報，公取荆州，吾取冀州。切勿誤也。」堅得書曰：「臣耐劉表昔日斷我歸路，今不乘時報恨，更待何年？」聚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相議。程普曰：「袁術多詐，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讎，豈差袁術之助乎？」便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多裝軍器糧草，大船裝載戰馬。越日與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表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蒯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爲前驅，主公率荆襄之衆爲援，孫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用武乎？」表然之，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却知孫堅有四子，皆吳

夫人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吳夫人之妹，卽魯孫堅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禮。堅有一弟，名靜，字幼臺，堅臨行，靜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霸一方，江東稍甯，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堅曰：「弟勿多言，吾將縱橫天下，有誰豈可不報？」長子孫策曰：「如父親必欲往，兒願隨行。」堅許之，遂與策登舟，殺奔樊城。黃祖伏弓，擊手於江邊，見船傍岸，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輕動，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一連三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只顧放箭，已放盡，堅却拔船上所得之箭，約十數萬，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岸上支持不住，只得退步。軍堅登岸，程督黃蓋分兵兩路，直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龐統兵大進，三面夾攻。黃祖大敗，棄却樊城，走入鄧城。堅令黃蓋守住船隻，親自統兵追襲黃祖，引軍出迎，布陣於野。堅列成陣勢，出馬於門旗之下，孫策也全副披掛，挺槍立馬於父側。黃祖引二將出馬，一個是江夏張虎，一個是襄陽陳生。黃祖揚鞭大罵：「江東鼠賊，安敢侵犯漢室宗親境界，便令張虎搦戰。」陣內韓當出迎，兩騎相交，戰三十餘合，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來助。孫策望見，按住手中槍，扯弓搭箭，正射中陳生面門，應弦落馬。張虎見陳生墜地，吃了一驚，措手不及，被韓當一刀削去半個腦。程督縱馬直來陣前，捉黃祖妻，却頭盔戰馬，雜於步軍內逃命。孫策掩殺敗軍，直到漢水，命黃蓋將船隻進泊漢江。黃祖聚敗軍，來見劉表，備言堅勢不可當，表慌請蒯良商議。良曰：「目今新敗，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却潛令人求救於袁紹，此固自可解也。」蔡瑁曰：「子柔之言，直拙計也。兵臨城下，將至河邊，豈可束手待斃？某雖不才，願請軍出城，以決一戰。」劉表許之。蔡瑁引軍萬餘，出襄陽城外，於觀山布陣。孫堅將得勝之兵，長驅大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妻之兄也，誰與吾擒之？」程督挺鐵脊矛出馬，與蔡瑁交戰，不到數合，蔡瑁敗走。堅驅大軍，殺得尸橫遍野。蔡瑁逃入襄陽，蒯良言瑁不聽良策，以致大敗。按軍法當斬，劉表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却說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攻打忽一日，狂風驟起，將中軍帥字旗竿吹折，當曰：「此非吉兆，可暫班師。」堅曰：「吾屢戰屢勝，取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折旗竿，遽爾罷兵，遂不聽韓當之言，攻城愈急。」蒯良謂劉表曰：「某夜觀天象，見一將星欲墜，以分野度之，當應在孫堅主公可遠致書袁紹，求其相助。」劉表寫書問誰敢突圍而出，健將呂公應聲願往。蒯良曰：「汝既敢去，可聽吾計，與汝軍馬五百多，帶能射者衝出陣去，即奔觀山，他必引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

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逕走，可盤旋曲折，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取勝，放起連珠號炮，城中傾出接應。如無追兵，不可放炮，驚陣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黃昏時分，密開東門，引兵出城。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三十餘騎，出營來看。軍士報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望觀山而去。堅不會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趕來。呂公已於山林發難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獨來，前軍不遠，堅大叫休走。呂公勒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去。堅隨後趕入，却不見呂公。堅方欲上山，忽然一聲響，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齊發，堅體中石箭騰騰，流血，人馬皆死於觀山之內。壽止三十七歲。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殺盡，放起連珠號炮，城中黃祖、蒯越、蔡瑁分頭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亂，黃蓋聽得喊聲震天，引水軍殺來，正迎着黃祖，戰不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遇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抬入城去了。放聲大哭，衆軍俱號泣。策曰：「父屍在彼，安得回鄉？」黃蓋曰：「今活捉黃祖在此，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言未畢，軍吏桓楷出曰：『某與劉表有舊，願入城爲使，策許之。』桓楷入城見劉表，具說其事。表曰：『文臺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回。』黃祖兩家各罷兵，再休侵犯。桓楷拜謝，欲行階下，蒯良出曰：『不可。吾有一言，令江東諸軍片甲不同，請先斬桓楷，然後用計。』正是：『追敵孫堅方殞命，求和桓楷又遭殃。』未知桓楷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却說蒯良曰：「今孫堅已喪，其子皆幼，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軍。江東一鼓可得，若還屬籍兵，容其養成氣力，荆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有何不可？」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孫堅尸換黃祖。孫策換回黃祖，迎接靈柩，謁戰回江東。葬父於曲阿之原，喪事已畢，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己待人。四方豪傑，漸投之，不在話下。却說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除却一心腹之患也。」問其子年幾歲矣，或答曰：「十七歲。」卓遂不以爲意，自此愈加驕橫，自號爲尚父，出入帶天子儀仗，封弟董曼

爲左將軍鄧侯。姪董璜爲侍中。總領禁軍。董氏宗族。不問老幼。皆封列侯。離長安城二百五十里。別築宮塢。役民夫二十五萬人築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長安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家屬都住在內。卓往來長安。或半月一問。或一月一問。公卿皆侯送於橫門外。卓嘗設帳於路。與公卿聚飲。一日卓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留宴。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卓卽命於座前。或斷其手足。或擊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號之聲震天。百官戰慄失聲。卓飲食談笑自若。又一日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遂入。向卓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命呂布於筵上。揪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溫頭入獻。百官魂不附體。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袁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公等無事。不必驚畏。衆官唯唯而散。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到夜深月明。策杖步人後園。立於荼藤架側。仰天垂淚。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歎。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伎貂蟬也。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嗚曰。賤人將有私情耶。蟬驚跪曰。賤妾安敢有私。允曰。無私。何夜深長歎。蟬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蟬曰。妾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優禮相待。妾雖粉身碎骨。莫報萬一。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又不敢問。今晚又見行坐不安。因此長歎。不想爲大人親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允以杖擊地曰。誰想大漢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隨我到畫閣中來。貂蟬跟允至閣中。允盡吐出婦妾。納貂蟬於坐。叩頭便拜。貂蟬驚伏於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曰。汝可憐大漢天下。生靈言訖。淚如泉湧。貂蟬曰。適聞賤妾會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臣有壘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有一義兒。姓名布。饒勇異。常我觀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連環計。先將汝許嫁呂布。後獻與董卓。汝於中取便。謀問他父子。反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患。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卽獻妾與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洩漏。我滅門矣。貂蟬曰。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刃之下。允拜謝。次日將家藏明珠數顆。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頂。使人密送呂布。布大喜。親到王允宅致謝。允預備嘉穀美酒。候呂布至。允出門迎迓。接入後堂。筵之上坐。允曰。呂布乃相府一將。司徒是朝廷大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敬將

置之才也。布大喜，允獻敬酒，口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布大笑暢飲，允叱退左右，只留侍妾數人勸酒。酒至半酣，允曰：喚孩兒來，少頃二青衣引貂蟬妝而出，布驚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允蒙將軍錯愛，不異至親，故令其與將軍相見，便命貂蟬與呂布把盞，貂蟬送酒與布，兩下眉來眼去，允佯醉曰：孩兒及將軍痛飲幾杯，吾一家全靠將軍哩。布請貂蟬坐，貂蟬假意欲入，允曰：將軍吾之至友，孩兒便坐何妨？貂蟬便坐於允側，呂布目不轉睛的看，又飲數杯，允指蟬謂布曰：吾欲將此女送與將軍為妾，還肯納否？布出席謝曰：若得如此，布當效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送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目視貂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少頃席散，允曰：本欲留將軍止宿，恐太師見疑，布再三拜謝而去。過了數日，允在朝堂見了董卓，趁呂布不在側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審鈞意如何？卓曰：司徒見招，即當趨赴。允拜謝歸家，水陸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座錦繡鋪地，內外分設幔幔，次日向午，董卓來到，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繞擁入堂，分別兩旁，允於堂下再拜，卓命扶上，賜坐於側，允曰：太師威德巍巍，伊周不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極其致敬，天晚酒酣，允請卓入後堂，卓叱退甲士，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氣數已盡，太師功德振於天下，若舜之受堯，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卓曰：安敢望此？允曰：自古有道伐無道，無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若果天命歸我，司徒當為元勳，允拜謝堂中，點上畫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曰：教坊之樂不足供奉，偶有家伎，敢使承應。卓曰：甚妙。允教放下簾櫳，笙簧繚繞，簇擁貂蟬舞於簾外，有詞讚之曰：「原是昭陽宮裏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按微梁州蓮步穩，好花風裏一枝新。畫堂香暖不勝春。」又詩曰：「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到畫堂。黛黛促成遊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槍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妝。舞罷高簾偷目送，不知誰是楚襄王。」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深再拜，卓見貂蟬顏色美艷，便問：此女何人？允曰：歌伎貂蟬也。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執檀板低謳一曲，正是：「一點櫻桃啓綠唇，兩行碎玉噴陽春。丁香舌吐銜鋼劍，要斬姦邪亂國臣。」卓稱賞不已，允命貂蟬把盞，卓舉杯問曰：青春幾何？貂蟬曰：賤妾年方二八，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允起曰：允欲將此女獻上太師，未審肯容納否？卓曰：如此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侍太師，其福不淺，卓再三稱謝，允即命備駝車，先將貂蟬送到相府，卓亦起身告辭，允親送董卓直到相府，然後辭回，乘馬而行，不到半路，只見兩行紅燈照道，呂布騎馬執戟而來，正與王允

攬見便勒住馬，一把揪住衣襟，厲聲問曰：司徒既以貂蟬許我，今又送與太師，何相戲耶？允急止之曰：此非說話處。且請到草舍去。布同允到家，下馬入後堂，敘禮畢。允曰：將軍何故怪老夫？布曰：有人報我，說你把軀車送貂蟬入相府，是何緣故？允曰：將軍原來不知。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說：我有一事，明日要到你家，允因此準備等候。太師飲酒中間說：我聞你有一女，名喚貂蟬，已許吾兒奉先。我恐你言未准，特來相求，并請一見。老夫不敢有違，隨引貂蟬出拜公公。太師曰：今日良辰，吾即當取此女回來，配與奉先將軍。試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荊。允曰：小女頗有妝奩，待過將軍府下，便當送至。布謝去。次日呂布在府中打聽，絕不聞音耗。布逕入中堂，尋問諸侍妾，侍妾答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布大怒，潛入卓臥房後，窺探時，貂蟬已起於窗下梳頭，忽見窗外池中有一人影，極長，大頭束髮，剗偷眼視之，正是呂布。貂蟬故蹙眉，做憂愁不樂之態，復以香羅頻拭眼淚。呂布窺視良久，乃出少頃，又入卓已坐於中堂。布見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無事。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見繡幃內一女子往來觀覷，微露半面，以目送情。布知是貂蟬，神魂飄蕩，卓見布如此光景，心中疑忌，曰：奉先無事，且退。布怏怏而出。董卓自得貂蟬後，為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蟬衣不解帶，曲意逢迎，卓心愈喜。呂布入內問安，正值卓睡，貂蟬於床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揮淚不止。布心如碎，卓朦朧雙目見布注視，牀後目不轉睛，周身一看，見貂蟬立於床後，卓大怒，叱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出。今後不許入堂。呂布怨恨而歸，路遇李儒，告知其故。儒急入見卓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過見責？溫侯偷彼心變，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依言。次日使人喚布入堂，慰之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誤言傷汝，汝勿記心。隨賜金十斤，錦二十匹，布謝歸。然身雖在卓左右，心實繫念貂蟬。卓疾既愈，入朝議事。布執戟相隨，見卓與獻帝共談，便乘間提戟出內門，上馬逕投相府來，繫馬府前，提戟入後堂，尋見貂蟬。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布提戟逕往，立於亭下。曲欄之旁，良久見貂蟬分花拂柳而來，果然如月宮仙子。泣謂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女，然侍之如己出。自見將軍許侍箕帚，妾已生平願足。誰想太師起不良之心，將妾淫污，妾恨不即死。止因未與將軍一訣，故且忍辱偷生。今幸得見妾願畢矣。此身已污，不得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明妾志。言訖，手攀曲欄，望荷花地便跳。呂布慌忙抱住，泣曰：我知汝心久矣，只恨不能共語。貂蟬手扯布曰：妾

今生不能與君爲妻，願相期於來世。布曰：我今生不能以汝爲妻，非英雄也。蟬曰：妾度日如年，願君憐而救之。布曰：我今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去。蟬牽其衣曰：君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無見天日之期矣。布立住曰：容我偷圖良策。語罷，提戟欲去。紹蟬曰：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雷灌耳，以爲當世一人而已。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訖，淚下如雨。布羞慚滿面，重復倚戟，回身樓抱紹蟬，用好言安慰。兩個俱倚倚倚，不忍相離。却說董卓在殿上，回頭不見呂布，心中懷疑，連忙辭了獻帝，登車回府。見布馬繫於府前，問門吏，吏答曰：溫侯入後堂去了。卓叱退左右，逕入後堂，中尋覓不見，喚紹蟬，蟬亦不見。急問侍妾，侍妾曰：紹蟬在後園看花。卓尋入園，正見呂布和紹蟬在鳳儀亭下共語。畫戟倚在一邊，卓怒大喝一聲，布見卓至，大驚，回身便走。卓搶了畫戟，挺着趕來。呂布走得快，卓肥胖趕不上，擲戟刺布，布打戟落地。卓拾戟再趕，布已走遠。卓趕出園門，一人飛奔前來，與卓胸臆相撞，卓倒於地。正是：「冲天怒氣高千丈，仆地肥軀做一堆。」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却說那撞倒董卓的人，正是李傕。當下李傕扶起董卓，至書院中坐定。卓曰：汝爲何來此？儒曰：儒適至府門，知太師怒入後園，尋問呂布，因急走來。正遇呂布奔出，云：太師殺我，儒慌趕入園中勸解，不意誤撞恩相，死罪。卓曰：匡耐逆賊戲吾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楚襄王絕纒之會，不究戲愛姬之蔣雄，後爲秦兵所困，得其死力，相救。今紹蟬不過一女子，而呂布乃太師心腹猛將也。太師若就此機會，以蟬賜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太師請自三思。卓沉吟良久，曰：汝言亦是我當思之。儒謝而出。卓入後堂，喚紹蟬問曰：汝何與呂布私通？紹蟬泣曰：妾在後園看花，呂布突至，妾方驚避。布曰：我乃太師之子，何必相避？提戟趕妾至鳳儀亭，妾見其心不良，恐爲所逼，欲投荷池自盡，却被這廝抱住。正在生死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董卓曰：我今將汝賜與呂布，何如？紹蟬大驚，哭曰：奴身已事費人，今忽欲下賜家奴，妾甯死不辱。遂擊壁間寶劍，欲自刎。卓慌奪劍擁抱曰：吾戲汝，紹蟬倒於卓懷，掩面大哭曰：此必李傕之計也。儒與布交厚，故設此計，却不顧惜太師體面，與賤妾性命。妾當生啖其肉。卓曰：吾安忍捨汝耶？紹蟬曰：雖蒙太師憐愛，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所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買場去，同受快樂，慎勿憂疑。蟬方

收淚拜謝。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曰：布與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賜與。我只不究其罪，汝傳我意，以好言慰之，可也。儒曰：太師不可爲婦人所惑，卓變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否？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出仰天歎曰：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後人讀書至此，有詩歎之曰：「司徒妙算託紅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戰虎牢徒費力，凱歌却奏鳳儀亭。」董卓卽日下令還鳳鳴，百官俱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呂布於轎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車已去遠，布緩轡於土崗之上，眼望車塵，數惜痛恨，忽聞背後一人問曰：「馮侯何不從太師去？」乃在此遙望而發歎。布視之，乃司徒王允也。相見畢，允曰：「老夫日來因染微恙，閉門不出，故久未得與將軍一見。今日太師駕歸鳳鳴，只得扶病出送，却喜得晤將軍，請問將軍爲何在此長歎？」布曰：「正爲公女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尚未與將軍耶？布曰：「老賊自寵幸久矣。允佯大驚曰：不信有此事。布將前事一一告允。允仰面跌足，半响不語。良久乃言曰：「不意太師作此禽獸之行，因挽布手曰：「且到寒舍商議。」布隨允歸，允延入密室，置酒款待。布又將鳳儀亭相遇之事，細述一遍。允曰：「太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爲天下恥笑。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然允老邁無能之輩，不足爲道。可惜將軍蓋世英雄，亦受此污辱也。布怒氣冲天，拍案大叫。允急曰：「老夫失語，將軍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允急掩其口曰：「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下？」允曰：「以將軍之才，誠非董卓師所可限制。布曰：「吾欲殺此老賊，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後人議論。允微笑曰：「將軍自姓呂，太師自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奮然曰：「非司徒言，布幾自誤。允見其意已決，便說之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背史傳名，流芳百世。將軍若助董卓，乃反臣也。載之史筆，遺臭萬年。布避席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或不成，反招大禍。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爲誓。允跪謝曰：「漢祀不斬，皆出將軍之賜也。切勿洩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布慨諾而去。允卽請僕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南議士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之人往鳳鳴請卓議事。一面以天子密詔付呂布，使伏甲兵於朝門之內，引卓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鄉騎都尉李肅，以董卓不遷其官，甚是懷怨。若令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呂布共議。布曰：「昔日勸吾殺了董卓，亦此人也。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公說布使殺了董卓，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神共憤。公可傳天子詔，往鳳鳴宣卓入朝，伏兵誅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卓意若何？肅曰：「我亦欲除

此賊久矣，恨無同心者耳。今將軍若此，是天賜也。肅豈敢有二心，遂折箭爲誓。允曰：公若能幹此事，何患不得顯官。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鄆城，人報天子有詔，卓教喚入。李肅入拜，卓曰：天子有何詔？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於未央殿，議將禪位於太師，故有此詔。卓曰：王允之意若何？肅曰：王司徒已命人築受禪臺，只等主公到來。卓大喜曰：吾夜夢一龍罩身，今日果得此喜信，時哉不可失。便命心腹將李儉、郭汜、張濟、樊稠四人領飛熊軍三千守鄆城，自己即日排駕回京。顧謂李肅曰：吾爲帝，汝當參執金吾，肅拜謝。稱臣卓入辭其母，母時年九十餘矣，問曰：吾兒何往？卓曰：現將往受漢禪，母親早晚爲太后也。母曰：吾近日肉顫心驚，恐非吉兆。卓曰：將爲國母，豈不預有警報？遂辭母而行。臨行謂紹蟬曰：吾爲天子，當立汝爲貴妃。紹蟬已明知就裏，假作歡喜拜謝。卓出城上車，前遮後擁，望長安來，行不到三十里，所乘之車忽折一輪，卓下車乘馬，又行不到十里，那馬咆哮嘶喊，掣斷轡頭。卓問肅曰：車折輪馬斷轡，其兆若何？肅曰：乃太師應受漢禪，棄舊換新，乘玉轡金鞍之兆也。卓喜而信其言。次日正行間，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何祥也？肅曰：主公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又喜而不疑。既至城外，百官俱出迎接，只有李儒抱病在家，不能出迎。卓進至相府，呂布入賀。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兵馬，布拜謝。就樓前歇宿。是夜有數十小兒於郊外作歌，風吹歌聲入帳。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上，不得生。歌聲悲切。卓問李肅曰：童謠王何吉凶？肅曰：亦只是言劉氏滅，董氏興之意。次日侵晨，董卓擺列儀仗入朝，忽見一道人，青袍白巾，手執長竿，上縛布一丈，兩頭各書一口字。卓問肅曰：此道人何意？肅曰：乃心恙之人也。呼將士驅去。卓進朝，羣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軍兵盡擋在門外，獨有御東二十餘人同入。董卓遙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於殿門，驚問肅曰：持劍是何意？肅不應。推車直入。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旁轉出百餘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裹甲不入，傷膺墮車。大呼曰：吾兒奉先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刺董卓。李肅早勸頭在手，呂布左手持戟，右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董卓其餘不問將吏，皆呼萬歲。後人有詩歎董卓曰：「伯業成時爲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誰知天意無私曲，鄆城方成已滅亡。」却說當下呂布大呼曰：助卓爲虐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肅應聲願往。忽聽朝門外發喊，人報李儒家奴已將李儒綁縛來獻。王允命縛赴市曹斬之。又將董卓尸首，號令通衢。卓尸肥胖，看尸軍士以火置其膺中，爲燈，膏流滿地。百姓過爲，莫不手擲其頭，足踐其尸。

王允又命呂布同皇甫嵩李肅領兵五萬至郿塢抄獲董卓家產人口，却說李傕郭汜張濟樊稠圍董卓已死，呂布將至，便引了飛熊軍，連夜奔涼州去了。呂布至郿塢，先取了貂蟬，皇甫嵩命將塢中所藏良家子女，盡行釋放。但係董卓親屬不分老幼，悉皆誅戮。卓弟董卓曼、姪董璜，皆斬首號令收籍塢中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金數百萬，綺羅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同報王允乃大犒軍士，設宴於都堂，召集衆官酌酒稱慶。正飲宴間，忽人報曰：董卓暴尸於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誅，士民莫不稱賀，此何人獨敢哭耶？遂喚武士與吾擒來。須臾擒至，衆官見之無不驚駭。原來那人不是別人，乃侍中蔡邕也。允叱曰：董卓逆賊，今日伏誅，國之大幸，汝爲漢臣，乃不爲國慶，反爲賊哭，何也？邕伏罪曰：邕雖不才，亦知大義，豈肯背國而向卓？只因一時知遇之感，不覺爲之一哭。自知罪大，願公見原，倘得黔首別足，使續成漢史，以贖其罪，邕之幸也。衆官惜邕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馬日磾亦密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若使續成漢史，誠爲盛事。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殺之，恐失人望。允曰：昔孝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遂致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運衰微，朝政錯亂，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劫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訕議也。日磾無言而退。私謂衆官曰：王允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當下王允不聽馬日磾之言，命將蔣臺下獄中，縊死。一時士大夫聞者，盡爲流涕。人論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之殺之，亦爲已甚。有時歎曰：「董卓專權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當時諸葛隆中臥，安肯輕身事亂臣？」且說李傕郭汜張濟樊稠逃居陝西，使人至長安上表求救。王允曰：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使者回報，李傕曰：「求救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謀士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縛君矣。不如誘集陝人，并本部軍馬，殺入長安，與董卓報仇，事濟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勝，走亦未遲。儻等然其說，遂流言於西涼州曰：王允將欲洗滌此方之人矣。衆皆驚惶，乃復揚言曰：「徒死無益，能從我反乎？」衆皆願從。於是聚衆十餘萬，分作四路，殺奔長安而來。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引軍五千人欲去與丈人報仇。李傕便與合兵，使爲前驅。四人陸續進發，王允聽知西涼兵來，與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兵出敵，誰當先迎戰？正與牛輔相遇，大殺一陣，牛輔抵敵不過，敗陣而去。不想是夜二更，牛輔乘肅不備，竟來劫寨。肅軍亂竄，敗走三十餘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布大怒曰：「如何挫吾銳氣？」遂斬李肅懸頭軍門。次日呂布進兵與牛輔對敵。量牛輔如何敵得呂布，仍復大敗而走。是

夜半轉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曰：呂布驍勇萬不能敵，不如瞞了李傕等四人，暗藏金珠，親隨三五人棄軍而去。胡赤兒應允。是夜收拾金珠藥營而走。隨行者三四人，將渡一河，赤兒欲謀取金珠，竟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布問起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金寶，布怒，即將赤兒誅殺。領軍前進，正迎着李傕軍馬，呂布不等他列陣，便挺戟躍馬，直衝過來。傕軍不能抵擋，退走五十餘里。依山下寨，請郭汜、張濟、樊稠共議曰：呂布驍勇，然而無謀，不足爲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廝殺，郭將軍可領軍抄擊其後，效彭越、撓楚之法，鳴金進兵，搥鼓收兵。張樊二公却分兵兩路，逕取長安，彼首尾不能救應，必然大敗。衆用其計，却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傕引軍搥戰，布忿怒衝殺過去，催退走上山。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忽報郭汜在陣後殺來，布急回戰，只聞鼓聲大震，軍已退。布方欲收軍，鑼聲響處，催軍又來，未及對敵，背後郭汜又引軍殺到，及至呂布來時，却又搥鼓收軍去了。激得呂布怒氣填胸，一連如此幾日，欲戰不得，欲止不得，正在惱怒，忽然飛馬報來說：張濟、樊稠兩路軍馬，竟犯長安京城，危急。布急領軍同背後李傕、郭汜殺來，布無心戀戰，只顧奔走，折了好些人馬。比及到長安城下，賊兵雲屯雨集，圍定城池，布軍與賊不利。軍士畏呂布暴厲，多有降賊者。催心甚憂，數日之後，董卓餘黨李蒙、王方在城中爲賊內應，偷開城門，四路賊軍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搥擋不住，引數百騎往霄瑣門外，呼王允曰：勢急矣！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吾之願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以死，臨難苟免，吾不爲也。爲我謝關東諸公，努力以國家爲念。呂布再三相勸，王允只是不肯去。不一時，各門火鼓冲天，呂布只得棄却家小，引百餘騎飛奔出關，以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太常卿种拂、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植皆死於國難。賊兵圍繞內庭，至急。侍臣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傕等望見黃蓋約住軍士口，呼萬歲，獻帝倚樓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意欲何爲？李傕、郭汜仰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無端被王允謀殺，臣等特來報仇，非造反。但見王允臣便退去。王允時在帝側，聞知此言，奏曰：臣本爲社稷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誤國家。臣請下見二賊，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大呼曰：王允在此，李傕、郭汜拔劍叱曰：董太師何罪而見殺？允曰：董賊之罪，猶天互地，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汝獨不聞乎？傕、汜曰：太師有罪，我等何罪不肯相赦？王允大罵逆賊，何必多言。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二賊手起，把王允殺於樓下。史官有詩讚曰：王允連機籌。

奸臣董卓休心懷安國恨眉鎖廟堂憂英氣連霄漢忠心貫斗牛至今魂與魄猶遊鳳凰樓。衆賊殺了王允一面又差人將王允宗族老幼盡行殺害士民無不下淚當下李傕郭汜尋思曰既到這裏不殺天子謀大事更待何時便持劍大呼殺入內來正是「巨魁伏罪災方息從賊縱橫禍又來」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勤王室馬騰舉義 報父讎曹操興師

却說李郭二賊欲弑獻帝張濟攔攔諫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衆人不順不如仍舊奉之爲主賺諸侯入關先去其羽翼然後殺之天下可圖也李郭二賊從其言按住兵器帝在樓上宣諭曰王允既誅軍馬何故不退李傕郭汜曰臣等有功王室未蒙賜爵故不敢退軍帝曰卿欲封何爵李郭張樊四人各自寫職銜獻上勸要如此官品帝只得從之封李傕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郭汜爲後將軍假節鉞同乘朝政樊獨爲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其餘李蒙王方等各爲校尉然後謝恩領兵出城又下令追尋董卓屍首獲得些零碎皮骨以香木彫成形體安湊停當大設祭祀用王者衣衾棺槨選擇吉日遷葬郿塢諱葬之期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其棺屍首提出棺外李傕候晴再葬是夜又復如是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爲雷火消滅天之怒卓可謂甚矣且說李傕郭汜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密遣心腹侍帝左右觀其動靜獻帝此時舉動荆棘朝廷官員並由二賊陞降因採人望特宣朱傷入朝封爲太僕同領朝政一日入報西涼太守馬騰并州刺史韓遂二將引軍十餘萬殺奔長安來聲言討賊原來二將先會使人入長安結連侍中馬宇練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爲內應共謀賊黨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爲征西將軍韓遂爲鎮西將軍各受密詔併力討賊當下李傕郭汜張濟攔攔二軍將至一同商議禦敵之策謀士賈詡曰二軍遠來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以拒之不過百日被兵糧盡必將自退然後引兵追之二將可擒矣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計願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頭獻於麾下賈詡曰今若即戰必當敗績李蒙王方齊聲曰若吾二人敗情願斬首若戰勝公亦當輸首級與我翽謂李傕郭汜曰長安西二百里盤屋山其路險峻可使張樊兩將軍屯兵於此堅壁守之待李蒙王方自引兵迎敵可也李傕郭汜從其言點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忻喜而去離長安二百八十里下寨西涼兵到兩個引

單迎去西涼軍馬欄路擺開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出指李蒙王方厲曰反國之賊誰去擒之言未絕只見一位少年將軍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體猿背彪腹狼腰手執長槍坐騎駿馬從陣中飛出原來那將卽馬騰之子馬超字孟起年方十七歲英勇無敵王方欺他年幼躍馬迎戰戰不到數合早被馬超一槍刺於馬下馬超勒馬便回李蒙見王方刺死便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超只道不知馬騰在陣門下大叫背後有人追趕聲猶未絕只見馬超已將李蒙擒在馬上原來馬超明知李蒙追趕却故意佯延等他馬近舉槍刺來超將身一閃李蒙落個空兩馬相並被馬超鬆舒猿臂生擒過去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馬騰韓遂乘勢追殺大獲勝捷直逼隘口下寨把李蒙斬首號令李愬郭汜聽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詡有先見之明重用其計只理會緊守關防由他搗賊並不出迎果然西涼軍未及兩月糧草俱乏商議回軍恰好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出首家主與劉範神邵外連馬騰韓遂欲爲內應等情李愬郭汜大怒盡收三家老少良賤斬於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門前號令馬騰韓遂見軍糧已盡內應又洩只得披裝退軍李愬郭汜令張濟引軍趕馬騰樊稠引軍趕韓遂西涼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殺退張濟樊稠去趕韓遂看看趕上相近陳倉韓遂勒馬向樊稠曰吾與公乃同鄉之人今日何太無情樊稠也勒住馬答道上命不可違韓遂曰吾此來亦爲國家耳公何相逼之甚也樊稠聽罷撥轉馬頭收兵回寨韓遂去了不隄防李愬之姪李別見樊稠放走韓遂回報其叔李愬大怒便欲興兵討樊稠賈詡曰目今人心未甯頻動干戈深爲不便不若設一宴請張濟樊稠慶功就席間擒樊稠斬之毫不費力李愬大喜便設宴請張濟樊稠二將欣然赴宴飲半闌李愬忽然變色曰樊稠何故交通韓遂欲謀造反樊稠大驚未及回言只見刀斧手擁出早把樊稠斬首於案下嚇得張濟俯伏於地李愬扶起曰樊稠謀反故而誅之公乃吾之心腹何須驚懼將樊稠軍糧與張濟管領張濟自回弘農去了李愬郭汜自戰敗西涼兵請侯莫敢誰何賈詡屢勸撫安百姓結納賢豪自是朝廷微有生意不想青州黃巾又起聚衆數十萬頭目不第劫掠良民太僕朱儁保舉一人可破羣賊李愬郭汜問是何人朱儁曰要破山東羣賊非曹孟德不可李愬曰孟德今在何處儁曰現爲東郡太守廣有軍兵若命此人討賊賊可尅日而破也李愬大喜星夜草詔差人齎往東郡命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操領了聖旨會合鮑信一同興兵擊賊於壽陽鮑信殺入重地爲賊所害操追趕賊兵直到濟北降者數萬操卽用賊爲前驅兵馬到處無不降順不過百餘日招安到降兵三十

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操擇精銳者，統為青州兵。其餘盡令歸農。操自此成名。日重。捷書報到長安，朝廷加曹操為鎮東將軍。操在兗州招資納土，有叔姪二人來投曹操，乃潁州穎陰人，姓荀名彧，字文若。荀昆之子也。舊事袁紹，今棄紹投操，操與語大悅，曰：「此吾之子房也。」遂以為行軍司馬。其姪荀攸，字公達，海內名士，曾拜黃門侍郎。後棄官歸鄉，今與其叔同投曹操，以為行軍教授。荀彧曰：「某聞兗州有一賢士，今此人不知何在，操問是誰，彧曰：『乃京鄉東阿人，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尋問，訪得他在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來見，曹操大喜，是謂荀彧曰：『某孤陋寡聞，不足當公之薦。公之鄉人姓郭名嘉，字季奉，乃當今賢士，何不羅而致之。』彧省曰：『吾幾忘却。』遂啓操徵聘郭嘉到兗州，共論天下之事。郭嘉，光武嫡派子孫，淮南成德人，姓劉名騭，字子陽。操即聘至，騭又薦二人，一個是山陽昌邑人，姓滿名寵，字伯甯，一個是武城人，姓呂名虔，字子恪。曹操亦素知道兩個名譽，就聘為軍中從事。滿寵、呂虔共薦一人，乃陳留平邱人，姓毛名玝，字孝先。曹操亦聘為從事。又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乃泰山鉅平人，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弓馬嫻熟，武藝出眾，命為點軍司馬。一日夏侯惇引一大漢來見，操問何人，惇曰：「此乃陳留人，姓典名韋，勇力過人，舊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數十人，逃竄山中。惇出射獵，見韋逐虎過澗，因收於軍中。今特薦之於公。」操曰：「吾觀此人容貌魁梧，必有勇力。」惇曰：「他曾為友報讎殺人，提頭直出關市，數百人不敢近。只今所使兩枝鐵戟，重八十斤，挾之上馬，運使如飛。操即令韋試之，韋挾戟驟馬往來馳騁，忽見帳下大轟為風，所吹岌岌欲倒。衆軍士挾持不定，韋下馬，喝退衆軍，一手執定旗桿，立於風中，巍然不動。操曰：「此古之惡來也。」遂命為帳前都尉，解身上錦襖及駿馬，雕鞍賜之。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謀臣，武有勇將，咸鎮山東。乃遣泰山太守應劭往琅琊郡取父曹嵩，嵩自陳留避時，隱居琅琊。當日接了書信，便與弟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車百餘輛，迳望兗州而來。道經徐州，太守陶謙字恭祖，為人溫厚純篤，向欲結納曹操，正無其由。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大設筵宴，款待兩日。曹嵩要行，陶謙親送出郭，特差都尉張闓將陪兵五百護送。曹嵩率家小行到華費時，夏末秋初，大雨驟至，只得投一古寺歇宿。寺僧接入，嵩安頓家小，命張闓將軍馬屯於兩廊。衆軍衣裝都被雨打溼，同聲嗟怨，張闓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我們本是黃巾餘黨，勉強降順陶謙，未有好處。如今曹家輜重車輛無數，你們欲得富貴不難，只就今夜三更大家砍將人去，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財物同往。」

山中蕩草此計何如衆皆應允是夜風雨未息曹嵩正坐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德提劍出看就被搦死曹嵩忙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越牆而走妾肥胖不能出驚慌急與妾躲於廁中破亂軍所殺應劭死命逃脫投袁紹去了張闓殺盡曹嵩全家取了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後人有詩曰「曹操奸雄世所誇會將呂氏殺全家如今闔戶逢人殺天理循環報不差」當下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士報與曹操操聞之哭倒於地衆人救起操切齒曰陶謙縱兵殺吾父此讎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軍洗滌徐州方當吾恨遂留荀彧程昱領軍三萬守鄆城范縣東阿三縣其餘盡殺奔徐州來夏侯惇于禁典章爲先鋒操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以雪父讎當有九江太守邊讓與陶謙交厚聞知徐州有難自引兵五千來救援聞之大怒使夏侯惇於路截殺之時陳宮爲東郡從事亦與陶謙交厚聞曹操起兵報讎欲盡殺百姓星夜前來見操操知是爲陶謙作說家欲待不見又滅不過舊恩只得請入帳中相見宮曰今聞明公以大兵臨徐州報尊父之讎所到欲盡殺百姓某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奸利忘義之輩尊父遇害乃張闓之惡非謙罪也且州縣之民與明公何讎殺之不祥望三思而行操怒曰公昔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復來相見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雪吾恨公雖爲陶謙遊說其如吾不聽何陳宮辭出數曰吾亦無面目見陶謙也遂驅馬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軍報讎殺戮百姓仰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急聚眾官商議曹約曰曹兵既至豈可束手待死某願助使君破之陶謙只得引兵出迎遠望操軍如鋪霜湧雪中軍豎起白旗二面大書報讎雪恨四字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揚鞭大罵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欠身施禮曰謙本欲結好明公故託張闓護送不想賊心不改至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望明公察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我父尙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城夏侯惇趕來曹豹挺槍躍馬前來迎敵兩馬相交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兩軍皆亂各自收兵陶謙入城與衆計議曰曹兵勢大難敵吾當自縛往操營任其剖割以救徐州一鄉百姓之命言未絕一人進前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兵雖衆未能即破我城府君與百姓堅守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策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衆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出正是「木爲納交反成怨那知絕處又逢生」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却說獻計之人，乃東海胸縣人，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世富豪，嘗往洛陽買賣，乘車而回。路過一美婦人，來求同載。竺乃下車步行，護車與婦人坐。婦人請竺同載，竺上車端坐，目不邪視。行及數里，婦人辭去，臨別對竺曰：「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奉上帝勅，往燒汝家，感君相待以禮，故明告君。君可速歸，帶出財物，吾當夜來。」言訖不見。竺大驚，飛奔到家，將家中所有，疾忙擲出。是晚果然府中火起，盡燒其屋。竺因此廣捨家財，濟貧拔苦。後陶謙聘為別駕從事。當日獻計曰：「某願親往北海郡，求孔融起兵救援，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若二處軍馬齊來，操必退兵矣。」謙從之，遂寫書二封，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一人應聲願往，衆視之，乃廣陵人，姓陳，名登，字元龍。陶謙先打發陳元龍往青州去訖，然後命糜竺齋書赴北海，自己率衆守城，以備攻聲。却說北海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明，年十歲時往謁河南尹李膺，膺人難之，融曰：「我係李相通家，及人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融曰：『昔孔子曾問禮於老子，融與君豈非累世通家？膺大奇之。』少頃，大中大夫陳煒至，膺問曰：『此奇童也。』煒曰：『小時聰明，大時未必聰明。』融即應聲曰：『如君所言，幼時必聰明者，煒等皆笑曰：『此子長成，必當代之偉器也。』自此得名。後為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之願也。在北海六年，甚得民心。嘗日正與客坐，人報徐州糜竺至，融請入見，問其來意。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急，望明公垂救。融曰：『吾與陶恭祖交厚，子仲又親到此，如何不去？』只是曹孟德與我無讎，嘗先遣人送書解和，如其不從，然後起兵。竺曰：『曹操倚仗兵威，決不肯和，融教一面點兵，一面差人送書，正商議間，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羣寇數萬，殺奔前來。孔融大驚，急點本部人馬出城與賊迎戰，管亥出馬曰：『吾知北海糧廣，可借一萬石，即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曰：『吾乃大漢之臣，守大漢之地，豈有糧米與賊耶？』管亥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融將宗實挺槍出馬，戰不數合，被管亥一刀砍宗實於馬下。孔融兵大亂，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孔融心中鬱悶，糜竺懷愁，更不可言。次日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槍躍馬，殺入賊陣，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衆趕到河邊，那人回身連擲十數人下馬，賊衆倒退，融急命開門引入。其

人下馬棄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融問其姓名，對曰：「某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老母重蒙恩顧，某昨自遼東回家省親，知賊竊城，老母說：『屢受府君深恩，汝當往救。』某故單馬而來，孔融大喜，原來孔融與太史慈雖未識面，却曉得他是個英雄，因他遠出，有老母住在離城二十里之外，融常使人遺以粟帛，母感融德，故特使慈來救。當下孔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鞍馬，慈曰：『某願借精兵一千出城殺賊。』融曰：『君雖英勇，然賊勢甚盛，不可輕出。』慈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來，如不能解圍，慈亦無顏見母矣。願決一死戰。』融曰：『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請得他來相救，此圍自解，只無人可使耳。』慈曰：『府君修書，某當急往。』融喜，修書付慈，慈擐甲上馬，腰帶弓矢，手持鐵槍，飽食嚴裝，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河賊將率衆來戰，慈連搦死數人，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料必是請救兵的，便引數百騎趕來，八面圍定，慈倚槍，拈弓搭箭，八面射之，無不應弦落馬，賊衆不敢來追。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來見劉玄德，施禮罷，具言孔北海被圍求救之事，呈上書札，玄德看畢，問慈曰：『足下何人？』慈曰：『某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融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氣誼相投，有分憂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告，危在旦夕，聞君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故特令某冒鋒突圍前來求救。』玄德敬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乃同雲長翼德點精兵三千往北海郡進發，管亥望見，教軍來到，親自引兵迎敵，因見玄德兵少，不以為意，玄德與關張太史慈立馬陣前，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却待上前，雲長早出，直取管亥，兩馬相交，軍大喊，量管亥怎敵得雲長，數十合之間，青龍刀起，劈管亥於馬下。太史慈張飛兩騎齊出，雙槍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兵掩殺，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與關張趕殺賊衆，如虎入羊羣，縱橫莫當，便驅兵出城，兩下夾攻，大敗羣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孔融迎接玄德入城，設禮畢，大設筵宴慶賀，又引糜竺去見玄德，具言張圍殺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陶恭祖乃仁人君子，不意受此無辜之冤。』孔融曰：『公乃漢室宗親，今曹操殘害百姓，倚強欺弱，何不與融同往救之？』玄德曰：『備非敢推辭，奈兵微將寡，恐難輕動。』孔融曰：『融之欲救陶恭祖，雖因舊誼，亦爲大義，公豈獨無仗義之心耶？』玄德曰：『既如此，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借三五千人馬，隨後便來。』融曰：『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爲何如人也？』聖人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劉備借得軍，或借不得軍，必然親至，孔融應允，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太史慈拜謝曰：『慈奉命前來相助，今幸無虞，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有書來喚，不敢不去，容圖再』

見融以金帛相酬，慈不肯受而歸。其母見之，喜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遂遣慈往揚州去了。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離北海來見公孫瓚，具說欲救徐州之事。瓚曰：「曹操與君無讎，何苦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已許人，不敢失信。」瓚曰：「我借與君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爲前部，子龍引二千人隨後往徐州來。却說糜竺回報陶謙言北海又請得劉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救。陶謙心安，原來孔融田楷兩路軍馬懼怕曹兵勢猛，遠遠依山下山寨未敢輕進。曹操自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却說劉玄德軍到，見孔融、融曰：「曹兵勢大，操又善於用計，未可輕戰。且觀其動靜，然後進兵。」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久持。備今雲長子龍領軍四千在公部下相助，備與張飛曹營，逕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融大喜。會合田楷爲犄角之勢，雲長子龍領兵兩邊接應。是日玄德張飛引一千人馬殺入曹兵寨邊，正行之間，寨內一聲鼓響，馬軍步軍如潮似浪擁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乃是于禁勒馬大叫：「何處狂徒，往那裏去？」張飛見了，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應兵大進，于禁敗走。張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德陶謙急令開門」。玄德入城，陶謙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壁勞軍，陶謙見玄德儀表軒昂，語言豁達，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讓與玄德。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王綱不振，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邁無餘情，願將徐州相讓，公勿推辭。謙當自寫表文中奏朝廷。玄德離席再拜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德微薄，爲平原相，猶恐不稱職，今爲大義故來相助，公出此言，莫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耶？若舉此念，皇天不佑。」謙曰：「此老夫之實情也。再三相讓，玄德那裏肯受。糜竺進曰：『今兵臨城下，且當商議退敵之策。待事平之日，再當相讓。』可也。」玄德曰：「備當遺書於曹操，勸令解和，操若不從，虜殺未遲。於是傳檄二寨，且按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操，却說曹操正在帳中與諸將議事，人報徐州有戰書到，操拆而觀之，乃劉備書也。書略曰：『備自關外得拜君顏，嗣後天各一方，不及趨侍。向者尊父曹操侯實因張闓不仁，以致被害，非陶恭祖之罪也。目今黃巾遺孽擾亂於外，董卓餘黨盤踞於內，願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後私讎。撤徐州之兵，以救國難，則徐州幸甚，天下幸甚。』」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人，敢以書來勸我。且中間有譏諷之意，命斬來使。一面竭力攻城，郭嘉諫曰：「劉備遠來救授，先禮後兵，主公當用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城可破也。」操從其言，數留來使，候發回書，正商議間，忽

流星馬報報事。操問其故。報說呂布已襲破兖州。進據濮陽。原來呂布自遭李郭之亂。逃出武關。去投袁術。術怪呂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共破張燕於常山。布自以爲得志。傲慢袁紹手下將士。紹欲殺之。布乃去投張楊。楊納之時。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呂布妻小。送還呂布。李傕郭汜知之。近斬龐舒。寫書與張楊。教殺呂布。布因棄張楊去投張邈。恰好張邈弟張超引陳宮來見張邈。官說邈曰。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君以千里之衆。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曹操征東。兖州空虛。而呂布乃當世勇士。君與之共取兖州。伯業可圖也。張邈大喜。便令呂布襲破兖州。隨據濮陽。止有鄆城東阿范縣三處。被荀彧程昱設計死守得全。其餘俱破。曹仁屢戰。皆不能勝。特此告急。操聞報大驚曰。兖州有失。使吾無家可歸矣。不可不亟圖之。郭嘉曰。主公正好賣個人情。與劉備退軍去復兖州。操然之。卽時答書與劉備。投棄退兵。且說來使回徐州。入城見陶謙。呈上書札。言曹兵已退。謙大喜。差人請孔融田楷雲長子龍等赴城大會。飲宴既畢。謙延玄德於上座。拱手對衆曰。老夫年邁。二子不才。不堪國家重任。劉公乃帝室之胄。德高才廣。可領徐州。老夫情願乞閒養病。玄德曰。孔文舉令備來救徐州。爲義也。今無端據而有之。天下將以備爲無義人矣。糜竺曰。今漢室凌遲。海宇顛覆。樹功立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戶口百萬。劉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玄德曰。此事決不敢應命。陳登曰。陶府君多病。不能視事。明公勿辭。玄德曰。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齊魯。何不以州讓之。孔融曰。袁公路塚中枯骨。何足挂齒。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堅執不肯。陶謙泣下曰。君若捨我而去。我死不瞑目矣。雲長曰。既承陶公相讓。兄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我強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讓。何必苦苦推辭。玄德曰。汝等欲陷我於不義耶。陶謙推讓再三。玄德只是不受。陶謙曰。如玄德必不肯從。此間近呂名曰小沛。足可屯軍。請玄德暫駐軍此邑。以保徐州。何如。衆皆勸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陶謙勞軍已畢。趨宴辭去。玄德執手揮淚而別。孔融田楷亦各相別。引軍自回。玄德與關張引本部軍來至小沛。修葺城垣。撫諭居民。卻說曹操回軍。曹仁接着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爲輔。兖州濮陽已失。其鄆城東阿范縣三處。頗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郭。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不足慮也。教且安營下寨。再作商議。呂布知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引軍一萬。堅守兖州。我自率兵前去破曹。二人應諾。陳宮急入見曰。將軍棄兖州。欲何往。乎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差矣。薛蘭必守兖州。不住。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

險可伏精兵萬人在彼。曹兵聞失兖州，必然倍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兖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恐此處有伏兵。曹操笑曰：呂布無謀之輩，故教薛蘭守兖州，自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教曹仁領一軍圍兖州，吾進兵濮陽，遠攻呂布，陳宮聞曹兵至近，乃獻計曰：今曹兵遠來疲困，利在遠戰，不可養成氣力。布曰：吾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却說曹操兵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衆將出陳兵於野，操立馬於門旗下，遙望呂布兵到，陣圓處，呂布當先出馬，兩邊排開八員健將，第一個雁門馬邑人，姓張，名遼，字文遠，第二個泰山華陰人，姓臧，名霸，字宜高，兩將又各引六員健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鼓聲大震，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汝自來無讎，何得奪吾州。鄒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爾合得，便叫臧霸出馬搦戰。曹軍內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槍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虜殺，惱得呂布性起，挺戟驟馬，衝出陣來。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收軍，曹操輸了一陣，回寨與諸將商議。于禁曰：某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必不準備，可引兵擊之。若得奪布軍，必懼此爲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呂虔、于禁、典章六將，選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呂布在寨中勞軍，陳宮曰：西寨是偏要緊去處，倘或曹操襲之，奈何。布曰：他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宮曰：曹操是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我不備。布乃撥高順并魏續，候成引兵往守西寨，却說曹操於黃昏時分，引軍至西寨，四面突入，寨兵不能抵當，四散奔走。曹操奪了寨，將及四更高順方引軍到，殺將人來。曹操自引軍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自引救軍來了，操棄寨而走。背後高順魏續候成趕來，當頭呂布親自引軍來到，于禁樂進雙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忽又喊聲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衆將死戰，操當先衝陣，梆子響處，箭如雨射，將來操不能前進，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裏一將躍出，乃典章也，手挺雙鐵戟，大叫主公勿憂，飛身上馬，插住雙戟，取短戟十數枝，挾在手，中顧從人曰：賊來十步，乃呼我，遂放開脚步，留箭前行。布軍數十騎追至，從人大叫曰：十步矣。韋曰：五步乃呼我，從人又曰：五步矣。韋乃飛戟刺之一戟，一人逐馬，並無虛發，立殺十數人，衆皆奔走。韋復飛身上馬，挺一雙大鐵戟，衝

殺入去。郝曹宋侯四將不能抵擋，各自逃去。典韋殺散敵軍，救出曹操。衆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馬提戟趕來，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大家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正是一「雖能暫把重圍脫，只怕難當勁敵追。」不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孟德大戰呂布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乃夏侯惇引軍來救援，截住呂布大戰。關到黃昏時分，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韋，加爲領軍都尉，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宮曰：「濮陽城中有富戶田氏家僮千百，爲一都之巨室，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書，言呂布侯瓚暴不仁，民心大怨，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我爲內應。操若來誘之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得脫也。」呂布從其計，密諭田氏使人逕到操寨，操因新敗，正在躊躇，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來，當爲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天使吾得濮陽也。」重賞來人，一面收拾起兵。劉曄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其中有詐，不可不防。」明公欲去，當分三軍爲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操從其言。分軍三隊來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豎旗幟，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心中大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係成，後軍高順。操即使典韋出馬，直取侯成，侯成抵敵不過，回馬望城中走。韋趕到吊橋邊，高順亦攔擋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內有數軍入乘勢混過陣來，見操，說是田氏之使，呈上密書，約云：「今夜初更時分，城上鳴鑼爲號，便可進兵。」某當獻門。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兵在右，自己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韋四將率兵入城。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我自不去，誰肯向前？」遂當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知門上吹簫擊鼓，喊聲忽起，門上火把燎亂，城門大開，吊橋放落。曹操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計，忙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砲響，西門烈火轟天而起，金鼓齊鳴，喊聲如江翻海沸。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旁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係成攔住，典韋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係成倒走出城，典韋殺到吊橋，回頭不見了曹操，翻身復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典，典韋問主公何在。

典曰：吾亦尋不見。韋曰：汝在城外催救兵，我入去尋主公。李典去了，典韋殺入城中，尋覓不見，再殺出城。城邊撞着樂進曰：主公何在？韋曰：我往復兩遭，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救主。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砲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冒烟突火，又殺人去。到處尋覓，却說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得出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於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也。呂布聽說，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曹操。轅門望東門而走，正逢典韋，草掩護曹操，殺條血路，到城門邊，火燄甚盛，城上堆下柴草，遍地是火。韋用鞍轡開飛馬，冒烟突火，先出曹操，隨後亦出。方到門道邊，城門上崩下一條火梁來，正打着曹操戰馬後蹄，那馬撲地倒了。操用手托梁，推放地上，手背鬚髮盡被燒傷。典韋回馬來救，恰好夏侯淵亦到，兩個同救起曹操。突火而出，操乘備馬，典韋殺條大路而走。直混戰到天明，操方回寨，眾將拜伏，問安。操仰面笑曰：誤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操曰：今只將計就計，詐言我被火傷，火毒攻發，五更已經身死。布必引兵來攻我，伏兵於馬陵山中，候其兵半渡而擊之，布可擒矣。嘉曰：真良策也。於是令軍士挂孝發喪，詐言操死。早有人來，渡陽報呂布說曹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布隨點起軍馬，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操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呂布死戰得脫，折了好些人馬。敗回渡陽，堅守不出。是年蝗蟲忽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值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因軍中糧盡，即引兵回鄆城，暫住。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糧且罷兵，却說陶謙在徐州時年已六十三歲，忽然染病，看看沉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曰：曹兵之去，止爲呂布襲兗州故也。今因歲荒，鬻兵來春又必至矣。府君兩番欲讓位與劉玄德，時府君尚強健，故玄德不肯受。今病已沉重，正可就此而與之。玄德必不辭矣。謙大喜，使人來小沛請劉玄德商議軍務。玄德引關張帶數十騎到徐州，陶謙教請人臥內。玄德問安畢，謙曰：請玄德公來，不爲別事，止因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明公可憐漢家，城池爲重，受取徐州牌印。老夫死亦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子隱，其才皆不堪任。老夫死後，猶望明公教誨，切勿令掌州事。玄德曰：備一身安能當此大任？謙曰：某舉一人，可爲公輔，保北海人，姓孫，名乾，字公祐。此人可使爲從事，又謂糜竺曰：劉公當世人傑，汝當善事之。玄德終是推託，陶謙以手指心而死。衆軍舉哀畢，卽捧牌印送交玄德。玄德固辭，次日徐州百姓擁擁府前拜哭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關張

二公亦再三相勸。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使孫乾、糜竺爲輔，糜竺爲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挂孝。大設祭筵，祭畢葬於黃河之源。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操在鄆城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牧。大怒曰：「我諱未報汝不費半箭之功，坐得徐州。吾必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之怨。」卽傳號令，旬日起兵去打徐州。荀彧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正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終濟。大業明公本首事兗州，河濟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關中河內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已有劉備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備，必助備死戰。明公棄兗州而取徐州，是棄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願熟思之。」操曰：「今歲荒乏糧，軍士坐守於此，終非良策。或曰：不如東略陳地，使軍就食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劭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操喜從之。乃留夏侯惇、曹仁守鄆城等處，自引兵先略陳地。次及汝潁，黃巾何儀、黃劭知曹兵到，引衆來迎。會於羊山時，賊兵雖衆，都是狐羆狗黨，並無隊伍。行列操令強弓硬弩射住，令典韋出馬，何儀令副元帥出戰。不三合，被典韋一戟刺於馬下。操引衆乘勢趕過羊山下。寨次日黃劭自引軍來陣圍處，一將步行出戰，頭裹黃巾，身披綠襖，手提鐵棒，大叫：「我乃截天夜叉何曼也。誰敢與我廝鬪？」曹洪見了，大喝一聲，飛身下馬，提刀步出，兩下向陣前廝殺。四五十合，勝負不分。曹洪詐敗而走。何曼趕來，洪用拖刀背砍計，轉身一跳，砍中何曼，再復一刀殺死。李典乘勢飛馬直入賊陣，黃劭不及提備，被李典生擒活捉。過來曹兵，掃殺賊衆，奪其金帛糧食無數。何儀、何曼引數百騎奔走，葛陂正行之間，山背後擡出一軍，爲頭一個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手提大刀，截住去路。何儀挺槍出迎，只一合，被那壯士活挾過去。餘衆着忙，皆下馬受縛。被壯士盡驅入葛陂塢中，却說典韋追趕何儀到葛陂，壯士引軍迎住。典韋曰：「汝亦黃巾賊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塢內。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你若贏我手中寶刀，我便獻出。」典韋大怒，挺雙戟向前來戰。兩個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不一時，那壯士又出搦戰。典韋亦出直戰到黃昏，各因馬乏暫止。典韋手下軍士飛報曹操，操大驚，忙引衆將來看。次日，壯士又出搦戰。操見其人威風凜凜，心中暗喜，分付典韋今日且詐敗。韋領命出戰，戰到三十合，敗走回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射回，操急引軍退五里。密使人掘下陷坑，暗伏鈎手。次日再令典韋引百

餘騎出壯士笑曰：「敗將何敢復來！」便縱馬接戰，與韋略戰數合，便回馬走。壯士只顧望前趕來，不提防連人帶馬都落於陷坑之內，被紉手縛來見曹操。操下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衣之，命坐問其鄉貫姓名。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向遭寇亂，聚宗族數百人，築堅壁於塢中，以禦之一日寇至，吾令衆人多取石子，準備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者。寇乃退去。又一日寇至，塢中無糧，遂與賊和約，以耕牛換米，米已送到，賊驅牛至塢外，牛皆奔走，同還。被我雙手掣二牛尾，倒行百餘步，賊大驚，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操曰：「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褚曰：「固所願也。」遂招引宗族數百人，俱降。操拜許褚爲都尉，賞勞甚厚。隨將何儀、黃劭、靳波、汝穎、悉平、曹操、班師、曹仁、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兖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以得勝之。兵攻之一鼓可下。操遂引軍徑奔兖州。薛蘭、李封出其不意，只得引兵出城迎戰。許褚曰：「吾願取此二人，以爲警見之禮。」操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使晝戰，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斬李封於馬下。薛蘭急走回陣，用橋邊李典、綽住薛蘭，不致回城。引軍投鉅野而去。却被呂虔、馮異、馬超、一箭射於馬下。軍皆潰散。曹操復得兖州。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操令典、韋許爲先鋒，夏侯惇、夏侯淵爲左軍，李典、樂進爲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爲合後兵。至濮陽，呂布欲自將出迎。陣官諫不可出戰，待衆將聚會後方可。呂布曰：「吾怕誰來，遂不聽官言，引兵出陣，橫戰大罵。許褚領出關二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布非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助戰。」兩將夾攻，左邊夏侯惇、夏侯淵、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共戰呂布，布遮擋不住，撥馬回城。城上田氏見布敗回，急令人拽起吊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將軍矣，布大罵引軍奔定陶而去。陳宮急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操遂得濮陽。怒田氏昔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虎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濮陽，自己引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在城中，高順、張遠、臧霸、侯成、巡、海、打糧、末、閭操軍至定陶，連日不戰。引軍退四十里下寨。正值濟郡麥熟，操即令軍割麥爲食。細作報知呂布，布引軍趕來，將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布軍回去，乃謂諸將曰：「布疑林中有伏兵耳，可多插旌旗於林中，以疑之。」寨西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明日呂布必來燒林，堤中軍斷其後，布可擒矣。於是止留鼓手五十人於寨中擂鼓，將村中擄來男女在寨內喊，精兵多伏堤中。却說呂布回報陳宮，宮曰：「操多詭計，不可輕敵。布曰：「吾用火攻，可擒伏兵。」乃留陳宮高順守城。布次日引大軍來，遙見林中有旗，驅兵大進，四面放火，竟無一人欲投寨。

中却聞鼓聲大震，正是疑感不定，忽然響後一彪軍出，呂布縱馬趕來，砲響處堤內伏兵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典韋、李典、樂進、驍馬殺來，呂布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從將成廉被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了一停。敗卒回報陳宮曰：「空城難守，不若急去。」遂與高順保著呂布，老小棄定陶而走。曹操將得勝之兵，殺入城中，勢如劈竹。張超自刎，張邈投袁術去了。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在話下。却說呂布正走，逢諸將皆回，陳宮亦已尋着布，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遂再引軍來。」正是「兵家勝敗，真常事，掃甲重來未可知。」不知呂布勝負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李催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却說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海濱，衆將皆來會集，欲再與曹操決戰。陳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之地。」那時再來未遲。布曰：「吾欲再投袁紹，何如？」宮曰：「先使人往冀州探聽消息，然後可去。」布從之。且說袁紹在冀州，聞知曹操與呂布相持，謀士審配進曰：「呂布豺虎也，若得兖州，必圖冀州，不若助操攻之，方可無患。」紹遂遣顏良、張飛、五萬往助曹操。細作探知，這個消息，飛報呂布，布大驚，與陳宮商議。宮曰：「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布從其言，竟投徐州來。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雄之士，可出迎之。」糜竺曰：「呂布乃虎狼之徒，不可收留，收則傷人矣。」玄德曰：「前者非布襲兖州，怎解此郡之禍？今彼窮而投我，豈有他心？」張飛曰：「哥哥心腸忒好，雖然如此，也要準備。」玄德領衆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下。布曰：「某自與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又遭懷汜之變，飄零關東，諸侯多不能相容，近因曹賊不仁，侵犯徐州，蒙使君力救，陶謙布因襲兖州，以分其勢，不料反墮奸計，敗兵折將，今投使君，共圖大事，未嘗厚意，如何？」玄德曰：「陶使君新逝，無人管領徐州，因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將軍至此，合當相讓。」遂將牌印送與呂布，呂布却待要接，只見玄德背後關張二人，各有怒色。布乃佯笑曰：「量呂布一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譏陳宮曰：「強賓不壓主，請使君勿疑。」玄德方止，遂設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玄德乃與關張同往飲酒。至半酣，布請玄德入後堂，關張隨入。布令妻女出拜，玄德、玄德再三謙讓，布曰：「賢弟不必推讓，張飛聽了，瞋目大叱曰：『我哥哥是食枝玉葉，你是何等，人敢稱我哥哥爲賢弟？你來！我和你鬪三百合。』」玄德連忙喝住，關公勸張飛出，玄德與呂布陪話曰：「劣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

然無語。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槍而來，大叫呂布，我和你併三百合。玄德即令關公勸止。次日呂布來辭玄德曰：「蒙使君不棄，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布當別投他處。」玄德曰：「將軍若去，某罪大矣。劣弟冒犯，另日當令陪話。」近邑小沛乃備昔日屯兵之處，將軍不嫌淺狹，權且歇馬。如何糧食軍需，謹當應付。呂布謝了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却說曹操平了山東，表奏朝廷，加操為建德將軍、費亭侯。其時李傕自為大司馬，郭汜自為大將軍，橫行無忌。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獻帝曰：「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謀臣武將數十員，若得此人扶持，社稷難除奸黨。天下幸甚。」獻帝泣曰：「朕被二賊欺凌久矣，若得誅之，誠為大幸。」彪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除賊黨。」以安朝廷。獻帝曰：「計將安出？」彪曰：「聞郭汜之妻最妒，可令人於汜妾處用反間計，則二賊自相害矣。」帝乃書密詔付楊彪，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乘間告汜妻曰：「聞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司馬知之，必遭其害。夫人宜絕其往來為妙。」淫婦曰：「怪見他經宿不歸，却幹出如此無恥之事。非夫人言妾不知也。」當備防之。彪妻告歸汜，妻再三稱謝而別。過了數日，郭汜又將往李傕府中飲宴，妻曰：「惟性不潔，况今兩婦不並立，倘彼酒後置毒，妾將奈何？」汜不肯聽。妻再三勸住，至晚間，使人送酒筵至。汜妻乃暗置毒於中方，始獻入。汜便欲食，妻曰：「食自外來，豈可便食？」乃先與犬試之，犬立死。自此汜心懷疑，一日朝罷，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飲宴。至夜席散，汜醉而歸，偶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汜大怒曰：「吾與李傕共圖大事，今無端欲謀害我，我不先發，必遭毒手。」遂密齊本部甲兵，欲攻李傕。早有人報知，李傕亦大怒曰：「郭亞多安敢如此。」遂點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在長安城下混戰。乘勢搗掠居民，催姪李暹引兵圍住宮院，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太后，使賈詡左監押車駕，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擄出後宰門，正遇郭汜兵到，亂箭齊發，射死宮人不知其數。李傕隨後擄殺郭汜兵，退車駕冒險出城，不出分說。竟擄到李傕營中。郭汜領兵入宮，盡擄宮嬪采女入營，放火燒宮殿。次日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領軍來營前罵殺帝后，都受驚恐。後人有詩歎之曰：「先武中興與漢世上下相承，十二帝桓靈無道，宗社隨官擅權為叔季。無謀何進作三公，欲除社鼠招奸雄。豺獫雖驅虎狼入西州，逆豎生淫荒。王允赤心託紅粉，致令董卓成矛盾。漢魏殄滅，天下甯誰知？李郭心懷憤，神州荆棘爭奈何。六宮鐵籠愁于戈，人心既離天命去。英雄割據分山河，後王規此存。」

就業莫把金甌等閒缺。生靈糜爛肝腦塗刺水殘山多綠血。我觀遺史不勝悲。今古茫茫數黍離。人君當守苞桑戒。太阿誰執金綱維。却說郭汜兵到李傕出營接戰。汜軍不利。暫且退去。傕乃移帝后車駕於郿塢。使姪李暹監之。斷絕內使飲食不繼。侍臣皆有飢色。帝令人問傕取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怒曰。朝上飯。何又他求。乃以腐肉朽糧與之。皆臭不可食。帝罵曰。逆賊直如此相欺。侍中楊彪急奏曰。傕性殘暴。事勢至此。陛下且忍之。不可操其鋒也。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袖。忽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槍刀映日。金鼓震天。前來救駕。帝教打聽是誰。乃郭汜也。帝心轉愛。只聞塢外喊聲大起。原來李傕引兵出迎郭汜。鞭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我。汜曰。你乃反賊。如何不殺你。傕曰。我保駕在此。何爲反賊。汜曰。此乃劫駕。何爲保駕。傕曰。不須多言。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只自併輸贏。的便把皇帝取去罷了。二人便就陣前廝殺。戰到十合。不分勝負。只見楊彪拍馬而來。大叫二位將軍少歇。老夫特選衆官來與二位講和。傕汜乃各自還營。楊彪與朱雋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和郭汜。竟將衆官盡行監下。衆官曰。我等爲好而來。何乃如此相待。汜曰。李傕劫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楊彪曰。一劫天子。一劫公卿。意欲何爲。汜大怒。便拔劍欲殺彪。中郎將楊密力勸汜乃放了楊彪。朱雋其餘都監在營中。彪謂雋曰。爲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間耳。言訖。相抱而哭。昏絕於地。雋歸家成病而死。自此之後。傕汜每日廝殺一連五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却說李傕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軍中。賈詡屢諫不聽。侍中楊琦密奏帝曰。臣觀賈詡爲李傕腹心。然實未嘗忘君。陛下當與謀之。正說之間。賈詡到來。帝屏退左右。泣諭詡曰。卿能降漢朝。救朕命乎。詡拜伏於地曰。固臣所願也。陛下且勿言。臣自圖之。帝收淚而謝。少頃。李傕來見。帶劍而入。帝面如土色。傕謂帝曰。郭汜不臣。監禁公卿。欲劫陛下。非臣則駕被擄矣。帝拱手稱謝。傕乃出。時皇甫鄴入見。帝知鄴能言。又與李傕同鄉。詔使往兩邊解和。鄴奉詔走至汜營。說汜曰。如李傕送出天子。我便放出公卿。鄴即來見李傕曰。今天子以某是西涼人。與公同鄉。特令某來勸和二公。汜已奉詔。公意若何。傕曰。吾有敗呂布之大功。輔政四年。多著勳績。天下共知。郭亞多盜馬賊耳。乃敢擅劫公卿。與我相抗。誓必誅之。君試觀我方略。士衆足勝郭亞多否。鄴答曰。不然。昔有窮后。昇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致滅亡。近黃太師之強。君所目見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國門。則強固不足恃矣。將軍身爲上將。持鉞仗節。子孫宗族。皆居顯位。國恩不可謂不厚。今

郭亞多劫公卿而將軍劫至尊，果誰輕誰重耶？李愬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與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惟怒少息。詔遂推皇甫嵩出，嵩大叫曰：李暉不奉詔，欲弑君自立，侍中胡進急止之曰：無出此言，恐於身不利。嵩叱之曰：胡敬才汝亦爲朝廷之臣，如何附賊？君辱臣死，吾被李愬所殺，乃分也。大罵不止。帝知之，急令皇甫嵩回西涼，却說李愬之軍大半是西涼人，氏更報羌兵爲助，却被皇甫嵩揚言於西涼人曰：李愬謀反，從之者卽爲賊黨，後患不淺。西涼人多有聽信之言，軍心漸渙。愬聞，言大怒，差虎賁王昌追之。昌知嵩乃忠義之士，竟不往追。只回報曰：卿已不知何往矣。賈詡又密諭羌人曰：天子知汝等忠義，久戰勞苦，密詔使汝還郡。後當有重賞。羌人本怨李愬，不與爵賞，遂聽詔言，都引兵去。詔又密奏帝曰：李愬貪而無謀，今兵散心怯，可以重爵餌之。帝乃降詔封愬爲大司馬，愬喜曰：此女巫降神祈禱之力也。遂重賞女巫，却不賞軍將。騎都尉楊奉大怒，謂宋果曰：吾等出生入死，身冒矢石，功反不及女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你於軍中放火爲號，吾當引兵外應。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不料其事不密，有人報知李愬。愬大怒，令人擒宋果先殺之。楊奉引兵在外，不見號火，李愬自將兵出，恰遇楊奉就寨中混戰到四更，奉不勝，引軍投西安去了。李愬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死者甚多。忽人來報，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欲與二公解和。聲言如不從者，引兵擊之。愬便賣個人情，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許和郭汜亦只得許諾。張濟上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帝喜曰：朕思東都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爲驃騎將軍，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汜放公卿催出營，催收拾車駕東行。遣舊御林軍數百持戟護送，鑾輿過新豐至霸陵。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忽聞喊聲大作。數百軍兵來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曰：來者何人？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聖駕過此，誰敢攔阻？有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命，把守此橋，以防奸細。既云聖駕須親見帝，方可准信。楊琦高揚珠簾，帝諭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衆將皆呼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過。二將回報郭汜曰：駕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哄過張濟，劫駕再入關，爾如何擅自放了過去？遂斬二將起兵，趕來車駕。正到華陰縣，背後喊聲震天，大叫車駕且休動。帝泣告大臣曰：方誰狼窩，又逢虎口，如之奈何？衆皆失色。賊軍漸近，只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漢楊奉四字，引軍千餘，殺來。原來楊奉自爲李愬所敗，便引軍屯終南山下。今聞駕至，特來保護。當下列關陣勢，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反。

賊率大怒，固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驟驍驅，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於馬下。楊奉乘勢掩殺，氾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奉乃收軍來見天子，帝慰諭曰：「卿救朕躬，其功不小，奉頓首拜謝。」帝曰：「適斬敵將者何人？」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曰：「此人河東楊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勞之，揚奉保駕至華陰，駐蹕將軍段熲具衣服飲膳，上獻是夜天子宿於楊奉營中，郭汜敗了一陣。次日又點軍殺至營前來，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八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困在核心，正在危急之中，忽然東南上喊聲大震，一將引軍縱馬殺來，賊衆奔潰，徐晃乘勢攻擊，大敗氾軍。那人來見了天子，乃國戚董承也，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誓斬兩賊，以靖天下。」帝命早赴東都，連夜驚起，前幸弘農，却說郭汜引敗軍圍攔着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京立脚得定，必然布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矣。傕曰：「今張濟兵據長安，未可輕動，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氾喜諾二人合兵，於路劫掠，所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兵遠來，遂勒兵回，與賊大戰於東澗。氾、二人商議，彼衆我寡，只可以混戰勝之。於是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野擁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俛帝后車出，百官宮人符冊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傕、汜引軍入弘農，劫掠承奉保駕走，陵北。傕、汜分兵趕來，承奉一面差人與傕、汜講和，一面密傳聖旨往河東，急召故白波帥韓暹、李樂、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今不得已而召之。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官，如何不來。咸拔本營軍士來與董承相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傕、郭汜但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民軍在前，名曰敢死軍。賊勢浩大，李樂軍到會於謂陽，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物件拋棄於道。李樂見衣服滿地，爭往取之，隊伍盡失。傕、汜二軍四面混戰，樂軍大敗。楊奉董承遮欄不住，保駕北走。背後賊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可捨百姓而去，衆皆號泣相隨。」胡才被亂軍所殺，承見賊追急，請天子棄車駕步行。至黃河岸邊，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氣嚴寒，帝與后強扶到岸，邊岸又高，不得下船。後面追兵將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繩，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去。」人叢中國舅伏德，挾白絹十數疋，至曰：「吾於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按連拽，整行軍校射衛弘用絹包帝及后，令衆先挂帝，往下放去。」乃得下船。李樂仗劍立於船頭上，后兄伏德負后下船。中岸上有不得下船者，爭扯船纜，李樂盡砍於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船渡衆人，其爭渡者皆被砍下手，指哭聲震天。既渡彼岸，帝左右只剩得十餘人，楊

羣得牛草一輛，載帝至大陽，絕食，晚宿於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次日詔封李樂爲征北將軍，韓暹爲征東將軍，起駕前行。有二大臣尋至，哭拜車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融也。帝后俱哭，韓融曰：「惟此一賊，頗信臣言，臣捨命去說。」賊聽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楊彪請帝都安邑，韓融至安邑，苦無高房，帝后都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四邊插荆棘，以爲屏蔽。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之下，諸將引兵於籬外，鎮壓李樂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竟於帝前，設馬故意，渴酒粗食，與帝帝勉強納之。李樂韓暹又連名保奏，強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爲校尉、御史等官，刻印不及，以鎗費之，全不成體統。却說韓融曲說惟汜二賊，二賊從其言，乃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歲大荒，百姓皆飢，野菜餓卒，過野河內，太守張楊獻米肉，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布。帝稍得甯道，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郡。李樂不從，董承謂李樂曰：「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我在此處住。」承奉乃奉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傕、郭汜，一同劫駕。董承、楊奉、韓暹知其謀，連夜擺佈軍士，護送車駕。前奔箕關，李樂聞知，不等惟汜軍到，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右，趕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傕、郭汜在此嚇得獻帝心驚膽戰，山上火光逼起，正是：「前番兩賊分爲二，今番三賊合爲一。」不知漢天子怎離此難，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州

却說李樂引軍詐稱李傕、郭汜來追車駕，天子大驚，楊奉曰：「此李樂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李樂親自出戰，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刀砍於馬下，殺散餘黨，保護車駕過箕關。太守張揚具粟帛迎駕於軹道，帝封張揚爲大司馬，楊彪屯兵封王去了。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满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頽牆壞壁，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百官朝賀，皆立於荆棘之中。詔改興平爲建安元年。是歲又大荒，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爲食，盡去城中，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樵採，多有死於頽牆壞壁之間者。漢末氣運之衰，爲甚於此。後人有詩歎之曰：「血流芒碭白蛇亡，赤幟縱橫遊四方。秦鹿逐翻興社稷，楚難推倒立封疆。朝廷懦弱羣邪起，氣色凋零盜賊狂。看到兩京遭難處，無纖人淚也悽惶。」太尉楊彪奏帝曰：「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東，兵強將威，可宣入。」

朝以輔王軍。帝曰：朕前既降詔，卿何必再奏？今卽差人前去，便了。彪領旨，卽差使命赴山東，宣召曹操。却說曹操在山東，聞說車駕已還洛陽，聚謀士商議。荀彧進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服從。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今天子蒙塵，將軍誠因此時首倡義兵，奉天子以從衆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圖，人將先我而爲之矣。曹操大喜，正要收拾起兵，忽報有天使齎詔，宣召操接詔。封日興師，却說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郭崩倒，欲修未能。人報李傕、郭汜領賊將至，帝大驚，問揚奉曰：山東之使未回，李傕之兵又至，爲之奈何？揚奉韓暹曰：臣願與賊決死戰，以保陛下。董承曰：城郭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不若且幸駕往山東避之。帝從其言，卽日起駕，蓋山東進發，百官無馬，皆隨駕步行，出了洛陽，行無一箭之地。但見颶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來，帝后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來，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至車前拜啓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應詔前來，聞李傕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爲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心方安，少頃夏侯惇引許都典韋等至，駕前面俱以軍禮見。帝慰諭方畢，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卽命夏侯惇往探之。回奏曰：乃曹操步軍也，須臾曹洪、李典、樂進來見，駕通名畢，洪奏曰：臣兄知賊兵將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爲，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軍真社稷臣也。遂命護駕前行，探馬來報李傕郭汜領兵長驅而來，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惇乃與曹洪分爲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盡力攻擊。傕、汜賊兵大敗，斬首萬餘。於是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屯兵於城外。次日曹操引大隊人馬來，安營畢，入城見帝拜於殿階之下。帝賜平身，宣諭慰勞。操曰：臣向蒙國恩，刻期圖報，今惟犯二賊，罪惡貫盈，臣有精兵二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爲重。帝乃封操領司隸校尉，節鉞銜書事。却說李傕、郭汜知操遠來，欲速戰，賈詡諫曰：不可。操兵精將勇，不如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傕怒曰：你敢滅吾銳氣，拔劍欲斬。詡衆將勸免是夜賈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次日李傕軍馬來迎操，操先令許都曹仁、典韋領三百鐵騎於陣中衝突。三瓊方纔布陣，陣圍處李傕姪李暹、李別出馬陣前，未及開言，許都飛馬過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吃了一驚，倒攔下馬，褚亦斬之。雙挽人頭回陣，曹操扶許都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噲也。隨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領中軍衝陣。許都一聲三軍齊進，賊軍抵敵不住，大敗而走。操親掣寶劍押陣，率衆連夜追殺，剿戮極多。降者不計其數。郭汜、董承西逃，命忙忙似喪家之犬，自知無處容身，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曹操回兵仍屯於洛陽城外，揚奉韓暹

兩個商議。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我輩？乃入奏天子，只以追殺卞居為名，引本部軍屯於大梁去了。帝一日命人至操營，宣操入宮議事。操聞天使至，請入相見，只見那人眉清目秀，精神充足，操暗想曰：今東郡大荒，官停軍民，皆有飢色，此人何得獨肥？因問之曰：公尊顏充腴，以何調理而至此？對曰：某無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操乃領之，又問曰：君居何職？對曰：某舉孝廉，原為袁紹張揚從事。今聞天子還都，特來朝覲，官封正議郎，濟陰定陶人。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避席曰：聞名久矣，幸得於此相見。遂置酒帳中相待，令與荀彧相會。忽人報曰：一隊軍往東而去，不知何人操急令人探之。董昭曰：此乃李傕、郭汜將楊奉與白波帥韓暹，因明公來此，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操曰：莫非疑操乎？昭曰：此乃無謀之輩，明公何足慮也。操又曰：李郭二賊，此去若何？昭曰：虎無爪，鳥無翼，不久當為明公所擒。無足介意。操見昭言語投機，便問以朝廷大事。昭曰：明公興義兵，以除暴亂，入朝輔佐天子，此五伯之功也。但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若留此，恐有不便。惟移駕幸許都，為上策。然朝廷播越，新還京師，遠近仰望，以冀一朝之安。今復徒驚，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決計之。操執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但楊奉在大梁，大臣在朝，不有他變否？昭曰：易也。以書與楊奉，先安其心，明告大臣，以京師無權，欲車駕幸許都。近魯陽運轉糧食，庶無欠缺懸隔之憂。大臣聞之，當欣從也。操大喜，昭別操執其手曰：凡操有所圖，唯公教之。昭得謝而去。操於是日與衆謀士密議還都之事。時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吾仰觀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過天津，熒惑又逆行，與太白會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將終，晉魏之地必有興者。又密奏獻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漢而有天下者，當在魏。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漢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興。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興者。操意遂決。次日入見帝，奏曰：東都荒廢久矣，不可修葺。更兼轉運糧食艱辛，許都地近魯陽，城郭官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用。臣敢請駕幸許都，惟陛下從之。帝不敢不從。羣臣皆懼操勢，亦莫敢有異議。遂擇日起駕，操引軍護行。百官皆從，行不到數程，前至一高陵，忽忽喊聲大舉。楊奉、韓暹、領兵攔路。徐晃當先大叫：曹操欲劫駕，何往？操出馬視之，見徐晃威風凜凜，暗稱奇。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操即鳴金收兵，召謀士議曰：楊奉、韓暹誠不足道，徐晃乃真良將也。吾不忍以力併之，當以計招之行。

軍從事滿寵曰主公勿慮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入其營以言說之管教他傾心來降操欣然遣之是夜滿寵扮作小卒混入彼軍隊中偷至徐晃帳前只見晃秉燭被甲而坐寵突至其前揖曰故人別來無恙乎徐晃驚起熟視之曰子非山陽滿伯言耶何以至此寵曰某現爲曹將軍從事今日於陣前得見故人欲進一言故特冒死而來晃乃疑之坐問其來意寵曰公之勇略世所罕有奈何屈身於楊賊之徒曹將軍當世英雄其好賢禮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陣前見公之勇十分敬愛故不忍以從將決死戰特遣寵來奉勸公何不棄暗投明共成大業晃沉吟良久乃喟然歎曰吾固知奉馮非立業之人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馮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晃起謝曰願從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馮而去以爲進見之禮晃曰以臣弑主大不義也吾決不爲寵曰公真義士也晃遂引帳下數十騎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早有報知楊奉大怒自引千騎來追大叫徐晃反賊休走正追趕間忽然一聲礮響山上下火把齊明伏軍四出曹操親自引軍當先大喝我在此等候多時休教走脫楊奉大驚急待回軍早被曹兵圍住恰好韓遂引兵來救兩軍混戰楊奉走脫曹操趁彼軍亂乘勢攻擊兩家軍士大半多降楊奉韓遂勢孤引敗兵投袁術去了曹操收軍回營滿寵引徐晃入見操大喜厚待之於是迎樂駕到許都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臺司院衙門修城郭府庫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封大將軍武平侯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司馬祭酒劉曄爲司空掾曹毛玠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催督錢糧程昱爲東平相范成董昭爲洛陽令滿寵爲許都令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皆爲將軍呂虛李典樂進子禁徐晃皆爲校尉許都典章皆爲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朝廷大務先重曹操然後方委天子操既定大事乃設宴後堂聚衆謀士共議曰劉備屯兵徐州自領州事近呂布以兵敗投之備使居於小沛若二人同心引兵來犯乃心腹之患也公等有何妙計可應之許褚曰願借精兵五萬斬劉備呂布之頭獻於丞相荀彧曰將軍勇則勇矣不知用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彧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計今劉備雖領徐州未得詔命明公可奏請詔命實授備爲徐州牧因密與一書教殺呂布事成則備無益士爲輔亦漸可圖事不成則呂布必殺備矣此乃二虎競食之計也操從其計即時奏請詔命遣使齎往徐州討劉備爲征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并附密書一封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帝幸許都正欲上表慶賀忽

報天使至，出郭迎接入郡，拜受恩命。畢設宴款待來使。使曰：「君侯得此恩命，實曹將軍於帝前保薦之力也。玄德稱謝使者，乃取出私書，遞與玄德。玄德看罷曰：「此事尚容計議，席散安歇。來使於館驛，玄德連夜與衆商議此事。張飛曰：「呂布本無義之人，殺之何礙？玄德曰：「彼勢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亦是不義。張飛曰：「好人難做，玄德不從。次日呂布來賀，玄德教請入見。布曰：「聞公受朝廷恩命，特來相賀。玄德遜謝，只見張飛扯劍上廳，要殺呂布。玄德慌忙阻住，布大驚曰：「翼德何故只要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道你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你。玄德連聲喝退，乃引呂布同入後堂，賞告前因。就將曹操所送密書與呂布看。布看畢泣曰：「此乃曹操欲令我二人不和耳。玄德曰：「兄勿憂，劉備誓不爲此不義之事。呂布再三拜謝，備留布飲酒。至晚方回，關張曰：「兄長何故不殺呂布？玄德曰：「此曹孟德恐我與呂布同謀伐之，故用此計，使我兩人自相吞併。彼却於中取利，奈何爲所使乎？關公點頭道：「是。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以絕後患。玄德曰：「此非大丈夫之所爲也。次日，玄德送使命回京，就拜表謝恩，並回書與曹操。只言容緩圖之，使命回見曹操。言玄德不殺呂布之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彧曰：「又有一計，名曰『驅虎吞狼』之計。操曰：「其計如何？或曰：「可暗令人往袁術處通問，報說劉備上密表要略南郡，術聞之，必怒而攻備。公乃明詔劉備討袁術，兩邊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驅虎吞狼之計也。操大喜，先發人往袁術處，次假天子詔發人往徐州，却說玄德在徐州聞使命至，出郭迎接，開讀詔書，却是「要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送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遂點軍馬，尅日起程。孫乾曰：「可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願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與你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願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二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吾不放心。張飛曰：「弟自今以後，不飲酒，不打軍士，諸般聽人勸諫，便了。糜竺曰：「只恐口不應心。飛怒曰：「吾跟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你如何輕料我？玄德曰：「弟言雖如此，吾終不放心。還請陳元龍輔之。早晚令其少飲酒，勿致失事。陳登應諾。玄德分付了當，乃統馬步軍三萬，離徐州，望南陽進發。却說袁術聞說劉備上表欲吞其州縣，乃大怒曰：「汝乃流虜編履之夫，今輒占據大郡，與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欲圖我，深爲可恨。乃使上將紀靈起兵十萬，殺奔徐州。兩軍會於盱眙。玄德兵少，依山傍水下寨。那紀靈乃山東人，使一口三尖刀，重五十斤，是日引兵出陣，大罵劉備村夫，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天子詔以討不臣，吾今敢來相拒，罪不容誅。紀靈大怒，拍馬舞

刀直取玄德關公大喝曰匹夫休得逞強。出馬與紀靈大戰。一連三十合。不分勝負。紀靈大叫少歇。關公便勒馬回陣。立於陣前候之。紀靈却遣副將荀正出馬。關公曰。只教紀靈來與他決個雌雄。荀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紀將軍對手。關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於馬下。玄德驅兵殺將過去。紀靈大敗。退守淮陰河口。不敢交戰。只教軍士來偷營劫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軍相拒不在話下。却說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後。一應雜事俱付陳元龍管理。軍機大務自家舉酌。一日設宴請各官赴席。衆人坐定。張飛開言曰。我兄臨去時。分付我少飲酒。恐致失事。衆官今日盡此一醉。明日都各戒酒。幫我守城。今日却都要滿飲。言罷。起身與衆官把盞。酒至曹豹面前。豹曰。我從天戒不飲。酒飛曰。廝殺漢如何不飲酒。我要你吃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了一盞。張飛把過百官。自斟巨觥。連飲了幾十盃。不覺大醉。却又起身與衆官把盞。先奉曹豹。豹曰。某實不能飲矣。飛曰。你恰纔吃了。如今爲何推却。豹再三不飲。飛醉後使酒便發怒曰。你這我將令。該打一百。便喝軍士。擡下陳元龍。曰。玄德公臨去時。分付你甚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休來管我曹豹無奈。只得告求曰。翼德公。看我女婿之面。且恕我罷。飛曰。你女婿是誰。豹曰。呂布是也。飛大怒曰。我本不欲打你。你把呂布來嚇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呂布。請人勸不住。將曹豹鞭至五十。衆人苦苦告曉。方止。席散。曹豹回去。深恨張飛。連夜差人齎書一封。選投小沛。見呂布。備說張飛無禮。且云。玄德已往淮南。今夜可乘飛醉。引兵來襲徐州。不可錯此機會。呂布見書。便請陳宮來議。宮曰。小沛原非久居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失此不取。得之晚矣。布從之。隨即披挂上馬。領五百騎先行。使陳宮引大軍繼進。高順亦隨後進發。小沛離徐州只四五十里。上馬便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澄清。城上並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曰。劉使軍有機密使人至。城上有曹豹軍報。知曹豹約上城看之。便令軍士開門。呂布一聲暗號。衆軍齊入。喊聲大震。張飛正醉臥府中。左右急忙搖醒。報說。呂布賺開城門。殺將進來了。張飛大怒。慌忙披挂。綽了丈八蛇矛。纔出府門。上得馬時。呂布軍馬已到。正與相迎。張飛此時酒猶未醒。不能力戰。呂布素知飛勇。亦不敢相逼。十八騎將保着張飛。殺出東門。玄德家眷在府中。都及顧了。却說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從。又敢他驕。遂引百十人趕來。飛見豹大怒。拍馬來迎。戰了三合。曹豹敗走。飛趕到河邊。一槍正刺中曹豹後心。連人帶馬。死於河中。飛於城外招呼士卒。出城者盡隨飛投淮南而去。呂布入城安撫居民。令軍士一百人守把玄德宅門。諸人不許擅入。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盱眙來。

見玄德具說曹豹與呂布裏應外合。夜襲徐州。衆皆失色。玄德歎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關公曰：「嫂嫂安在？」瑁曰：「曾陷於城中矣。玄德默然無語。關公頓足埋怨曰：「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兄長分付你甚來，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如何是好？」瑁聞言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正是：「舉杯暢飲情何放，拔劍捐生悔已遲。」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却說張飛拔劍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生，但願同死。今雖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況城池本非吾有，家眷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尚可設計救之。」賢弟一時之語，何至遽欲捐生耶？說罷大哭，關張俱感泣。且說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晝夜差人至呂布處，許以糧五萬斛，馬五百匹，金銀一萬兩，綵緞一千匹，使來攻劉備。布喜令高順領兵五萬襲玄德之後，玄德聞得此信，乘陰雨撤兵棄盱眙而走。思欲東取廣陵，比及高順軍來，玄德已去。高順與紀靈相見，就索所許之物。靈曰：「公且回軍容某見主公計之高順，乃別紀靈同軍。見呂布具述紀靈語，布正在遲疑，忽有袁術書至，書云：高順雖來，而劉備未除，且待捉了劉備，那時方以所許之物相送。布怒罵袁術失信，欲起兵伐之。陳宮曰：不可術據壽春，兵多糧廣，不可輕敵。不如請玄德遷屯小沛，使爲我羽翼。他日令玄德爲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橫天下矣。」布聽其言，令人齎書迎玄德。同却說玄德引兵東取廣陵，被袁術劫寨，折兵大半。回來正遇呂布之使，呈上書，劉玄德大喜，關張曰：「呂布乃無義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情待我，奈何疑之？遂來到徐州。布恐玄德疑感，先令人送還家眷。甘糜二夫人見玄德具說呂布令兵把守宅門，禁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乃入城謝呂布。張飛恨呂布不肯隨往，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呂布曰：「我非欲奪城，因令弟張飛在此持酒殺人，恐有失事故來守之耳。」玄德曰：「備欲讓兄久矣，布假意仍讓玄德，玄德力辭，還屯小沛，住劉關張心中不平。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呂布令人送糧米，綴足自此兩家和好不在話下。却說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入報孫策征廬江大守陸康得勝而回。

術喚策至策拜於堂下，問勞已畢，便令侍坐飲宴。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退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瑒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於曲阿。自己却投袁術，術甚愛之，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使爲懷義校尉，引兵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今又得勝而回。當日筵散，策歸營，見術席間相待之禮甚傲，心中鬱悶，乃步月於中庭，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我今淪落至此，不覺放聲大哭。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策父在日，多曾用我，君若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乃自哭耶？」策視之，乃丹陽故漳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孫堅舊從事官也。策收淚而笑之，曰：「策所哭者，兵不能繼，父之志耳。」治曰：「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東東假名救吳瑒，實圖大業，而乃久困於人之下乎？」正商議間，一人忽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百人，暫助伯符一臂之力。」策視其人，乃袁術謀士汝南細陽人，姓呂名範，字子衡，策大喜，共議。呂範曰：「只怕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以爲質當。」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以此相質，必肯發兵。」三人計議已定。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曰：「父雖不能報，今母舅吳瑒又爲揚州刺史，劉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策敢借雄兵數千，饒江救難，省親，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爲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今且權留在此，我備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之後，可速回來，你職位卑微，難掌大權，我表你爲折衝校尉，殄寇將軍，冠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引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等，擇日起兵，行至歷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見了孫策，下馬便拜，策視其人，乃廬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結爲昆仲。策長瑜兩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爲丹陽太守，今往省親，到此與策相遇，見瑜大喜，訴以衷情，瑜曰：「某願施犬馬之力，共圖大事。」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便令與朱治呂範等相見，瑜謂策曰：「吾兄欲濟大事，亦如江東有二張乎？」策曰：「何爲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字子布，一人乃廣陵張紘，字子綽，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令人齎禮往聘，俱辭不至。策乃親到其家，與語大悅，力聘之，二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爲長史，兼攝軍中郎將，張紘爲參謀，正議校尉，商議攻擊劉繇，却說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太尉劉寵之姪，兗州刺史劉岱之弟，舊爲揚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曲阿。當下聞孫策兵至，急聚衆將商議，部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於牛渚，縱有百萬之兵，

亦不能近。言未畢，棧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為前部先鋒，衆視之，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劉繇，繇留於帳下。當日聽得孫策來到，願為前部先鋒。」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爲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邸閣。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梁山而逃。原來那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奔，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揚子江中劫掠爲生。久聞孫策爲江東豪傑，能招賢納士，故特引其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策大喜，用爲軍前校尉，收得牛渚邸閣糧食軍器，并降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卻說張英敗回，見劉繇，繇怒欲斬之。謀士答融薛禮勸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敵。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土人曰：「有廟在嶺上。」策曰：「吾夜夢光武召我相見，嘗往祈之。」長史張昭曰：「不可，嶺南乃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懼焉。」遂披挂綽槍上馬，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等共十三騎出寨上，直到廟焚香下馬參拜。舉策向前跪祝曰：「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復與故父之基，卽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祝畢，出廟上馬，回顧衆將曰：「吾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爲不可，策不從，遂同上嶺。南望村林，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捉孫策，更待何時？」遂不聽劉繇將令，竟自披挂上馬，綽槍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行。衆將皆笑，卻說孫策看了半响，方始回馬，正行過嶺，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槍立馬於嶺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個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只我便是你兩個一齊來併我一個，我不懼你，我若怕你，非孫伯符也。」慈曰：「你便衆人都來，我亦不怕。」縱馬橫槍，直取孫策。策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負。程普等暗暗稱奇。慈見孫策槍法無半點兒現差，漏乃佯輸，詐敗，引孫策趕來。慈却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後，策趕到大鳴曰：「走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忖：「這廝有十二從人，我只一個，便活捉了他。」出喚衆人奪去，再引一程，教這廝沒尋處，方好下手。於是且戰且走，策那裏肯捨，一直趕到平川之地。策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槍搠去，慈閃過，挾住槍，慈也一槍搠去，策亦

閃過，挾住槍，兩個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馬不知走向那裏去了，兩個棄了槍，揪住廝打，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掣了慈頭上的兜鍪，策把戟來刺策，把兜鍪遮架，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策與慈方纔放手，慈於軍中討了一匹馬，取了槍，上馬復來。孫策的馬却是程普收得，策亦取槍上馬，劉繇一千餘軍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透遙殺到神亭嶺上，喊聲起處，周瑜領軍來到，劉繇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次日，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出迎，兩陣圍處，孫策把槍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已被刺死了。」太史慈亦將孫策兜鍪挑於陣前，也令軍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邊道強。太史慈出馬，要與孫策決個勝負，策欲出，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槍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槍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住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入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有廬江松滋人陳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遠往秣陵。」會薛禮率領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却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衆皆四散。五落太史慈獨力難當，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卻說孫策又得陳武爲輔，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策甚敬愛之，拜爲校尉，使作先鋒。攻薛禮，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竺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劉繇、竺融二人出馬迎敵。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人挺槍出馬，乃部將于糜也，與策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回陣。劉繇將樊能見捉了于糜，挺槍來趕，那槍剛擗到背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人暗算。」策回頭，忽見樊能馬到，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樊能驚駭，倒翻身撞下馬來，破頭而死。策到門，撞下將于糜，手下已被挾死，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自此人皆呼孫策爲小霸王。當日劉繇兵大敗，人馬大半，策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繇與竺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河邊，招諭薛禮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右腿，翻身落馬，衆將急救起，還營拔箭，以金瘡藥敷之。策令軍中詐稱主將中箭身死，軍中悲哀，故舉齊起，薛禮聽知孫策已死，連夜起城內之軍，與姚將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孫策當先出馬。

高聲大叫曰：孫郎在此，衆軍皆驚，盡棄槍刀，拜於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撥馬回走，被陳武一槍刺死。陳橫被將欽一箭射死。薛禮死於亂軍中。策入秣陵安輯居民，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卻道太史慈招得精壯二千餘人，并所部兵，正要來與劉繇報讎。孫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城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軍。太史慈到那裏，人困馬乏，必然被擒。原來太史慈所招軍大半是山野之民，不諳紀律。涇縣三頭苦不甚高，當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引軍趕來。太史慈正走，後軍趕至三十里，却不趕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裏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敵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衣之，請入寨中，謂曰：吾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爲大將，以致此敗。慈見策待之甚厚，遂請降。策執慈手笑曰：神亭相戰之時，若公獲我，還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也。策大笑，請入帳，邀之上座設宴款待。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難心某欲自往收拾餘衆，以助明公，不識能相信否？策起謝曰：此誠策所願也。今與公約，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策曰：子義乃信義之士，必不背我。衆皆未信。次日立竿於營門，以候日影。恰將日中，太史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大喜，衆皆服策之知人。於是孫策聚數萬之衆，下江東安民恤衆，投者無數。江東之民皆呼策爲孫郎，但聞孫郎兵至，皆喪膽而走。及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擄掠雞犬不驚。人民皆悅，麩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權聲遍野。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不願爲軍者，給賞歸農。江南之民無不仰頌。由是兵勢大盛。策乃迎母叔諸弟俱歸曲阿，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策領兵南取吳郡。時有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據吳郡。遣部將守住烏城嘉興。當日白虎聞策兵至，令弟嚴興出兵會於楓橋，與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入中軍，策便欲出張紘諫曰：夫主將乃三軍所繫命，不宜輕敵。小寇願將軍自重。策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親。冒矢石則將士不用命耳。遂遣韓當出馬，比及韓當到橋上時，將欽陳武早駕小舟從河岸邊殺過橋來，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上岸，秋殺嚴興退走。韓當引軍直殺到闔門下，賊退入城裏去了。策分兵水陸並進，圍住吳城。圍三日無人出戰。策引衆軍到闔門外招諭城上一員裨將，左手託定護梁，右手指着城下大罵。太史慈就馬上拈弓取箭，顧軍將曰：看我射中這廝左手，說聲未絕，弓紘響處，果然射個正中，把那將的左手射透，反牢釘在護梁上。城下人見者

無不喝采。衆人救了這人下城。白虎大驚曰：彼軍有如此人，安能敵乎？遂商量求和。次日，使嚴與出城，來見孫策。策請與入帳飲酒。酒酣，問與曰：令兄意欲如何？與曰：欲與將軍平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輩安敢與吾相等！命斬嚴與，與拔劍起身，策飛劍砍之，應手而倒，削下首級，令人送入城中。白虎料敵不過，棄城而走。策遣兵襲追，黃蓋攻取嘉興。太史慈攻取烏城，數州皆平。白虎奔餘杭，於路劫掠，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遂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使爲從征校尉，遂同引兵渡江，截白虎聚寇，分布於西津渡口。程普與戰，復大敗之。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虎，忽一人出曰：不可！孫策用仁義之師，白虎乃暴虐之衆，遠宜擁白虎以獻孫策。朗視之，乃會稽餘姚人，姓戚，名綽，字仲翔，見爲郡吏，朗怒叱之，綽長歎而出。朗遂引兵會合白虎，同陳兵於山陰之野，兩陣對圓。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與仁義之兵，來安浙江，汝何故助賊？朗罵曰：汝貪心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併吾界。今日特與嚴氏報讎。孫策大怒，正待交戰，太史慈早出，王朗拍馬舞刀，與慈戰不數合，朗將周昕殺出助戰。孫策陣中黃蓋飛馬接住周昕交鋒，兩下鼓聲大震，互相纏戰。忽王朗陣後先亂，一彪軍從背後抄來，朗大驚，急回馬來迎。原來是周瑜與程督引軍斜殺來，前後夾攻。王朗寡不敵衆，與白虎周昕殺條血路，走入城中，拽起吊橋，堅閉城門。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分布衆軍四門攻打。王朗在城中見孫策攻城甚急，欲再出兵，決一死戰。嚴白虎曰：孫策兵勢甚大，足下只宜深溝高壘，堅壁勿出，不消一月，彼軍糧盡，自然退走。那時乘虛掩之，可不戰而破也。朗依其議，乃固守會稽城，而不出。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衆將計議。孫靜曰：王朗負固守城，難可卒拔。會稽錢糧大半屯於查濱，其地離此數十里，莫若以兵先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策大喜曰：叔父妙用，足破賊入矣。卽下令於各門燃火，虛張旗號，設爲疑兵。連夜撤圍，南去。周瑜進曰：主公大兵一起，王朗必然出城來迎，可用奇兵勝之。策曰：吾今準備下了，取城只在今夜。遂令軍馬起行，卻說王朗聞報，孫策軍馬退去，自引衆人來敵樓上觀望。見城下煙火併起，旌旗不雜，心下遲疑。周昕曰：孫策走矣，特設此計以疑我耳。可出兵襲之。嚴白虎曰：孫策此去，莫非要去查濱，我引部兵與周將軍追之。朗曰：查濱是我屯糧之所，正須隄防。汝引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昕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初更，離城二十餘里，忽密林裏一聲鼓響，火把齊明。白虎大驚，便勒馬回走。一將當先攔住，火光中視之，乃孫策也。周昕舞刀來迎，被策一槍刺死。餘衆皆降。白虎殺條血路，望餘杭而走。王朗聽知前軍已敗，不

敢入城。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孫策復回大軍，乘勢取了城池，安定人民，不隔一日，只見一人將著嚴白虎首級來。孫策軍前投獻，策視其人，身長八尺，面方口闊，問其姓名，乃會稽餘姚人，姓董名襲，字元代。策喜，命為別部司馬。自是東路皆平，令叔孫靜守之，命朱治為吳郡太守，收軍回江東。卻說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值更深，不及抵敵，泰均權上馬，賊用刀來砍，泰赤體步行，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槍，直取周泰，被泰扯住槍，拖下馬來，奪了槍，馬殺條血路，救出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槍，金瘡發脹，命在須臾。策聞之大驚，帳下董襲曰：「某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槍，得會稽一個賢郡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曰：「此賢士也，我當用之。」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請。虞翻至，策優禮相待，拜為功曹。因言及求醫之意，翻曰：「此人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真當世之神醫也。當引之來見。」不一日，引至。策見其人，童顏鶴髮，飄然有出世之姿，乃待為上賓，請視周泰瘡。陀曰：「此易事耳。投之以藥，一月而愈。」策大喜，厚謝華陀，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卻說袁術暗有稱帝之心，乃同書推託不遑，急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瑁、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曰：「孫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乃不思報本，而反來索璽，殊為無禮。當以何策圖之？」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也。今當先伐劉備，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然後圖取孫策，未遲。」某獻一計，使備即日就擒，正是：「不去江東圖虎豹，却來徐郡鬪蛟龍。」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門 曹孟德敗師濟水

卻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屯軍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其心，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呂布甚喜，重待韓胤。胤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玄德聞知，此信聚眾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那廝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書略曰：『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

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袁術欲報私讎。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危。不勝幸甚。」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前者袁術送糧致書。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想玄德屯軍小沛。未必遂能爲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圍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點兵起程。卻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劉下營寨。晝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也只得勉強出縣。布陣安營。忽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劉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玄德。急令人致書於呂布。責其無信。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怨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宴。玄德聞布相請。即便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異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立於背後。人報紀靈到。玄德大怒。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商議。勿得生疑。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寨。却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抽身便回。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兒乎？」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爲何？」布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爲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爲兩家解之。靈曰：「請問解之之法。」布曰：「我有一法。從天所決。乃拉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懷疑忌。布乃居中坐。使靈居左。備居右。且教設宴行酒。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雖兵少。觀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巾何如？」你敢傷我哥哥。關公急止之曰：「且看呂將軍如何主意。那時各回營寨。廝殺未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鬪。須不教你廝殺。這邊紀靈不忿。那邊張飛。只要廝殺。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盡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畫戟。去轅門外遠遠插定。乃回顧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一箭射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中。時各自回營安插。廝殺有不從。吾言者併力拒之。紀靈私付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安能便中。且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憑我廝殺。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允。布都教坐。再各飲一杯酒。酒畢。布教取弓箭來。玄德暗祝曰：「只願他射得中。便好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叫一聲。正是：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齊聲喝采。」

後人有詩讚之曰：「混侯神射世間稀，曾向轅門豹解危。落日果然欺后羿，號猿直欲勝由基。虎劔弦響弓開處，雕翎箭到時豹子尾。搖穿畫戟，雄兵十萬脫征衣。」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呵呵大笑，擲弓於地，執紀靈玄德之手曰：「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馮敘軍士斟酒來，各飲一大觥。玄德暗稱慚愧，紀靈默然半晌，告布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同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覆之，便了。」酒又數巡，紀靈求書先回，布謂玄德曰：「非我則公危矣。」玄德拜謝，與關張同次日三處軍馬都散，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同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和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糧米，反以此兒戲之事，偏護劉備，吾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兼討呂布。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勇力過人，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妻嚴氏有一女年已及笄，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布，若嫁女於主公，必殺劉備，此乃疏不副親之計也。袁術從之。即日遣韓胤為媒，齎禮物往徐州求親。胤到徐州見布稱說，主公仰慕將軍，欲求令愛為兒婦，永結秦晉之好。布入謀於妻嚴氏，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先娶嚴氏為正妻，後娶貂蟬為妾，及居小沛時，又娶曹豹之女為次妻。曹氏先亡，無出，貂蟬亦無所出，惟嚴氏生一女，布最鍾愛。當下嚴氏為布曰：「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兵多糧廣，早晚將為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后妃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布曰：「止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即當許之，縱不為皇后，吾徐州亦無憂矣。』」布意遂決，厚款韓胤，許了親事。韓胤回報袁術，術即備聘禮，仍令韓胤送至徐州。呂布受了，設席相待，留於館驛安歇。次日，陳宮竟往館驛內拜望韓胤，韓胤坐定，宮乃叱退左右，對胤曰：「誰獻此計教袁公娶先妻？」胤意取劉玄德之頭乎？胤失驚，起謝曰：「乞公臺勿洩。」宮曰：「吾自不洩，只恐其事若遲，必被他人識破，事將中變。」胤曰：「然則奈何？」願公教之。宮曰：「吾見奉先使其即日送女就親，何如胤大喜稱謝曰：『若如此，袁公感佩明德不淺矣。』」宮遂辭別韓胤，入見呂布曰：「聞公女許嫁袁公路，甚喜，但不知於何日結親？」布曰：「尚容徐議。」宮曰：「古者自受聘成婚之期，各有定例，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天賜國寶，早晚當為帝，今從天子例，可乎？」宮曰：「不可。」布曰：「然則仍從諸侯例，可乎？」宮曰：「亦不可。」布曰：「然則將從卿大夫例乎？」宮曰：「亦不可。」布笑曰：「公豈欲吾依庶民例耶？」宮曰：「非也。」布曰：「然則公意欲如何？」宮曰：「方今天下諸侯互相爭雄，今公與袁公路結親，諸侯保無有嫉妒者乎？若復選擇吉期，或竟乘我良辰，伏兵半路以奪之，如之奈何？為今之計，不許便休，既已許之，當趁諸侯未知之時，即便送女到壽春。」

另居別館。然後擇吉成親。萬無一失也。布喜曰：公臺之言甚當。遂入告嚴氏。連夜具辦妝奩。收拾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對樂喧天。送出城外。時陳元龍之父陳珪、養老在家。聞鼓樂之聲。遂問左右。左右告以故。珪曰：此乃魏不聞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布曰：大人何來。珪曰：聞將軍死。至特來弔喪。布驚曰：何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劉玄德。而公以射戟解之。今忽來求親。其意蓋欲以公女爲質。隨後說來攻玄德。而取小沛。小沛亡。徐州危矣。且彼或來借糧。或來借兵。公若應之。是疲於奔命。而又結怨於人。若其不允。是棄親而啓兵端也。況聞袁術有稱帝之意。是造反也。彼若造反。則公乃反賊親屬矣。得無爲天下所不容乎。布大驚曰：陳宮誤我。急令張遼引兵追趕。至二十里之外。將女搶歸。連韓胤都拿回監禁。不放歸去。却令人回復袁術。只說女兒妝奩未備。俟備畢。便自送來。陳珪又說呂布使解韓胤赴許都。布猶豫未決。急人報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此爲將者本分事。何足爲怪。正話間。宋憲魏續至。告布曰：我一人奉明公之命。往山東買馬。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盜劫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之弟張飛詐裝山賊。搶劫馬匹去了。呂布聽了大怒。隨即點兵往小沛來攻張飛。玄德聞知大驚。慌忙領兵出迎。兩陣圍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兵到此。布指罵曰：我鞍馬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馬匹。布曰：你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匹。尙自抵賴。張飛挺槍出馬曰：是我奪了你好馬。你今待怎麼。布罵曰：環眼賊。你累次眇視我。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了。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飛亦挺槍來迎。兩個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恐有疏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責之曰：都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如今馬匹在何處。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至呂布營中說情。願送還馬匹。兩相罷兵。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久後必爲所害。布聽之。不從所請。攻城愈急。玄德與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爲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破圍而出。飛曰：小弟情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自居於中。保諱老小。當夜三更。乘着月明。出北門而走。正遇宋憲魏續被翼德一陣殺退。得出重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敵住。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隨即入城安民。令高順守小沛。自己仍回徐州去了。卻說玄德前奔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與吾兄弟也。便請入城相見。次日。玄德留關張

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操，操待以上賓之禮。玄德備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謀之，玄德稱謝，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荀彧入見曰：『劉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不答。』或出郭，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當如何？』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爲百姓除暴，惟仗信義以招俊傑，猶懼其不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窮而來投，若殺之，是害賢也。天下智謀之士聞而自疑，將裹足不前，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薦劉備領豫州牧，程昱諫曰：『劉備終不爲人之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正用英雄之時，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遂不聽昱言，以兵三千糧萬斛，送與玄德，使往豫州到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攻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爲流矢所中而死。濟姪張繡統其衆，用賈詡爲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欲興兵犯關。奪大寨，欲與兵討之。又恐呂布來攻許都，乃問計於荀彧。彧曰：『此易事耳，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州，加官賜賞，令與玄德解和，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齎官誥，併和解書往徐州去訖。一面起兵十五萬，親討張繡，分軍三路而行。以夏侯惇爲先鋒，軍馬至清水下寨。賈詡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舉衆投降。』張繡從之，使賈詡至操寨通款。操見詡應對如流，甚愛之，欲用爲謀士。詡曰：『某昔從李傕，得罪天下，今從張繡，言聽計從，不忍棄之。』乃辭去。次日，引繡來見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屯劉銜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設宴請操，一日操醉，退入寢所，私問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意，乃密對曰：『昨晚小姪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人生得十分美麗，問之，卽繡叔張濟之妻也。』操聞言，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往取之，須臾，取到軍中，操見之，果然美麗，問其姓，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操曰：『吾爲夫人故，特納張繡之降，不然滅族矣。』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同枕席，隨吾還都，安享富貴。』何如？鄒氏拜謝。是夜共宿於帳中。鄒氏曰：『久住城中，繡必生疑，亦恐外人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次日，移於城外安歇。喚典韋就中軍帳，房外宿衛他人，非奉呼喚，不許輒入。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張繡家人密報繡，繡怒曰：『操賊辱我太甚，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漏洩，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坐帳中，張繡入告曰：『新降兵』

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縡乃移屯。其軍分爲四寨。刻期舉事。因畏典章勇猛。急切難近。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那胡車兒力能負五百斤。已行七百里。亦異人也。當下獻計於縡曰：「典章之可畏者。雙鐵戟耳。主公明日可請他來。宴酒使盡醉而歸。那時某便潛入他帳來。軍士數內偷入帳房。先盜其戟。此人不足畏矣。縡甚喜。預先準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章到寨。殷勤待酒。至晚醉歸。胡車兒雖在衆人隊裏。直入大寨。是夜曹操於帳中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忽聞寨內吶喊。報說草車上火起。操曰：「軍人失火。勿得驚動。須臾四下裏火起。操始着忙。急喊典章。章方醉臥。睡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便跳起身來。却尋不見了雙戟。時敵兵已到轅門。章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槍。槍入寨來。章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兩邊。槍如葦列。章身無片甲。上下被數十槍。兀自死戰。刀砍缺。不堪用。章卽棄刀。雙手提著兩個軍人迎敵。擊死者八九人。羣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驟雨。章猶死拒寨門。爭奈寨後賊軍已入。韋背上又中了一槍。乃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從前門而入者。却說曹操。賴典章當住寨門。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操。右臂中了一箭。馬亦中了三箭。虧得那馬爲大宛良馬。熬得痛。走得快。剛剛走到清水河邊。賊兵追至。安民被砍爲肉泥。操急驟馬衝波過河。纔得上岸。賊兵一箭射來。正中馬眼。那馬撲地倒了。操長子曹昂卽以己所乘之馬。操操上馬。急奔曹昂。却被亂箭射死。操乃走脫。路逢諸將收集殘兵。時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民家。平虜校尉于禁卽將本部軍於路剿殺。安撫鄉民。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於地。言于禁造反。趕殺青州軍馬。操大驚。須臾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可整兵迎之。却說于禁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擊斃安營。或告之曰：「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辨。乃先立營寨耶？」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時卽至。若不先準備。何以拒敵。分辦小事。退敵大寨。安營方畢。張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迎敵。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縡窮力孤。引敗兵投劉表去了。曹操收軍。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我先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對操曰：「將軍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堅壘。任勞使反。敗爲勝。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乃賜以金器一副。對谷壽亭侯。賈夏侯。傳治兵不嚴之過。又設祭祭典章。操親自哭而奠之。願謂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俱

無深痛。獨號泣典章也。衆皆感歎。次日下令班師。不說曹操還兵許都。且說王則齎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讀詔書。封布爲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又出操私書。王則在呂布面前極道曹公相敬之意。布大喜。忽報袁術遣人至。布喚入問之。使言袁公早晚即皇帝位。東宮僅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遂發來使。將韓胤用枷釘了。遣陳登齎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謝恩。且答書於操。欲求實授徐州牧。操知布絕婚袁術。大喜。遂斬韓胤於市。曹諱登密諫操曰。呂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公父子莫能究其情。公當與吾謀之。登曰。丞相若有舉動。某當爲內應。操喜。表贈陳珪治中一千石。登爲廣陵太守。登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點頭允諾。問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贈祿。某爲太守。布大怒曰。汝不爲吾求徐州牧。而乃自求爵祿。汝教我協同曹公。締婚公路。今吾所求終無一得。而汝父子俱各顯貴。吾爲汝父子所賣耳。遂拔劍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之甚也。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言養將軍等如養虎。當飽其肉。不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卿言。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敢先飽。錢則爲用。飽則錢去。某問誰爲狐兔。曹公曰。淮南袁術。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荆襄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皆狐兔也。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也。正說話間。忽報袁術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失驚。正是「秦晉未諧吳越鬪。婚姻惹出甲兵來」。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卻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又有孫策所質玉璽。遂思僭稱帝號。大會羣下。讖曰。昔漢高祖不過泗上一亭長。而有天下。今歷年四百。氣數已盡。海內鼎沸。吾家四世三公。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人。正位九五。爾衆人以爲何如。主簿閻象曰。不可。昔周后稷積德累功。至於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以服事殷。明公家世雖貴。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術怒曰。吾袁姓出於陳陳。乃大舜之後。以土承火。正應其運。又讖云。代漢者當塗高也。吾字公路。正應其讖。又有傳國玉璽。若不爲君。背天道也。吾意已決。多言者斬。遂拜號仲氏。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蓋。祀南北郊。立馮方女爲后。立子爲東宮。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爲東宮妃。卻聞布已將韓胤解赴許都。爲曹

操所斬乃大怒遂拜張勳爲大將軍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路大將張勳居中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各領部下健將剋日起行命兗州刺史金尚爲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尙不從術殺之以紀靈爲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軍三萬使李豐梁剛樂就爲催進使接應七路之兵呂布使人探聽得張勳一軍從大路運取徐州橋蕤一軍取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瑯琊陳蘭一軍取碭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於路劫掠將來乃急召衆謀士商議陳宮與陳珪父子俱至陳宮曰徐州之禍乃陳珪父子所招媚朝兵以求爵祿今日移禍於將軍可斬二人之頭獻食術其軍自退布聽其言卽命擒下陳珪陳登陳登大笑曰何如是之懦也吾觀七路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布曰汝若有計破敵免汝死罪陳登曰將軍若用愚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布曰試言之登曰術兵雖衆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我以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更有一計不止保安徐州并可生擒袁術布曰計將安出登曰韓暹楊奉乃漢舊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暫歸袁術術必輕之彼亦不樂爲術用若憑尺書結爲內應更速對備爲外合必擒袁術矣布曰汝須親到韓暹楊奉處下書陳登允諾布乃發表上許都并致書與豫州然後令陳登引數騎先於下邳道上候韓暹引兵至下邳舉登入見暹問曰汝乃呂布之人來此何幹登笑曰某爲大漢公卿何謂呂布之人若將軍者向爲漢臣今乃爲叛賊之臣使昔日關中侯爲之功化爲烏有竊爲將軍不取也且袁術性最多疑將軍後必爲其所害今不早圖悔之無及暹歎曰吾欲歸漢恨無門耳登乃出布書暹覽書畢曰吾已知之公先圖吾與楊將軍反戈擊之但看火起爲號暹侯以兵相應可也登辭道急回報呂布布乃分兵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蕤陳宮引一軍進沂都敵陳紀張瓚引一軍出瑯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蘭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各領軍一萬餘者守城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軍到料敵呂布不過且退二十里屯住待四下兵接應是夜二更時分韓暹楊奉分兵到處放火接應呂家軍入寨勳軍大亂呂布乘勢掩殺張勳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着紀靈接應兩軍相迎恰待交鋒韓暹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而走呂布引兵追殺山背後一彪軍到門旗開處只見一隊軍馬打龍鳳日月旗纛四斗五方旛幟金瓜銀斧黃鉞白旄黃羅絹金傘蓋之下袁術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立於陣前大罵呂布背主家奴布

怒挺戟向前衝將李豐挺槍來迎戰不三合被布刺傷其手豐棄槍而走呂布厲兵衝殺術軍大亂呂布引軍從後追趕搶奪馬匹衣甲無數袁術引着敗軍走不上數里山背後一彪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大叫反賊還不受死袁術慌走餘衆四散奔逃被雲長大殺了一陣袁術收拾敗軍奔回淮南去了呂布得勝邀請雲長并楊奉韓暹等一行入馬到徐州大排筵宴營待軍士都有犒賞次日雲長辭歸布保韓暹爲沂都牧楊奉爲瑯琊牧商議欲留二人在徐州陳珪曰不可韓楊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將軍也布然之遂送二將暫於沂都瑯琊二處屯紮以候恩命陳登私問父曰何不留二人在徐州爲殺呂布之根珪曰倘二人協助呂布是反爲虎添爪牙也登乃服父之高見却說袁術敗回淮南遣人往江東問孫策借兵報讎策怒曰汝賴吾玉璽僭稱帝號背反漢室大逆不道吾方欲加兵問罪豈肯反助叛賊乎遂作書以絕之使者齎書回見袁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孺子何敢乃爾吾先伐之長史楊大將力諫方止却說孫策自發書後防袁術兵來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爲會稽太守令起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欲起兵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多糧足未可輕敵不如遣書曹操勸他南征吾爲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失亦望操救援策從其言遣使以此意達曹操却說曹操至許都思慕典章立祀祭之封其子與滿爲中郎收養在府忽報孫策遣使致書操覽書畢又有人報袁術乏糧劫掠陳留欲乘虛攻之遂與兵南征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從征馬步兵十七萬糧食輜重千餘車一面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布兵至豫章界上玄德早引兵來迎操命請入營相見畢玄德獻上首級二顆操驚曰此是何人首級玄德曰此韓暹楊奉之首級也操曰何以得之玄德曰呂布令二人權住沂都瑯琊兩縣不意二人縱兵掠民人人嗔怨因此備乃設一宴詐請議事飲酒間擲筵爲號使關張二弟殺之盡降其衆今特來請罪操曰君爲國家除害正是大功何言罪也遂厚勞玄德令兵到徐州界上布出迎操善言撫慰封爲左將軍許於還都之時換給印綬布大喜操即分呂布一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自統大軍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爲先鋒袁術知軍兵至令大將橋蕤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於壽春界口橋蕤當先出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被夏侯惇搠死術軍大敗奔走回城忽報孫策發船攻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面劉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十七萬攻北面術大驚急聚衆文武商議楊大將曰壽春水旱連年人皆缺食今又動兵擾民民既生怨兵至難以拒敵不如留軍在壽春不必與戰待彼兵糧盡

必然生變。陛下且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暫避其銳。術用其言。留李豐樂就梁剛陳紀四人。分兵十萬。堅守壽春。其餘將卒并庫藏金玉寶貝盡數收拾過淮去了。却說曹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於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廙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廙曰。兵士偷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廙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衆。操乃密召王廙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衆心。汝必勿吝。廙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衆耳。廙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變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廙再欲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廙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謀按軍法。於是衆怨始解。次日操傳令各營將領。如三日內不併力破城。皆斬。操親自至城下督諸軍擲土運石。填壕築壘。城上矢石如雨。有兩員裨將畏避而回。操舉劍親斬於城下。遂自下馬接土填坑。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抵敵不住。曹兵爭先上城。新關蒞鎖大隊擁入。李豐陳紀樂就梁剛都被生擒。操令皆斬於市。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壽春城中收掠一空。商議欲進兵渡淮。退趕袁術荀彧諫曰。年來荒旱。糧食艱難。若更進兵。勞軍損民。未必有利。不若暫回許都。待來春麥熟。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躊躇未決。忽報馬到報說。張繡依託劉表。復肆猖獗。南陽江陵諸縣復反。曹洪拒敵不住。連輸數陣。今特來告急。操乃馳書與孫策。令其跨江布陣。以爲劉表疑兵。使不敢妄動。自己即日班師。別議征張繡之事。臨行令玄德仍屯兵小沛。與呂布結爲兄弟。互相救助。再無相侵。呂布領兵自回徐州。操密謂玄德曰。吾令汝屯兵小沛。是掘坑待虎之計也。公但與陳珪父子商議。勿致有失。某當爲公外援。話畢而別。却說曹操引軍回許都。人報段煨殺了李暉。任習殺了郭汜。將頭來獻。段煨併將李暉合族老小二百餘口活解入許都。操令分於各門處斬。傳首號令。人民稱快。天子陛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宴。封段煨爲盪寇將軍。任習爲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操即奏張繡作亂。當興兵伐之。天子乃親排變駕。送操出師。時建安三年夏四月也。操留荀彧在許都。調遣兵將。自統大軍進發。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麥。操使人遠近遍諭村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詔出兵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軍法甚嚴。

司民勿得驚疑百姓開諭無不散喜稱頌望塵遮道而拜官軍經過麥田皆下馬以手扶麥魏相傳送而過並不取踐踏操乘馬正行忽田中驚起一鳩那馬眼生竄入麥中踐壞一大塊麥田操隨呼行軍主簿擬議自己踐麥之罪主簿曰丞相豈可議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衆即掣所佩之劍欲自刎衆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於尊丞相總統大軍豈可自戕操沈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姑免死乃以劍割自己之髮擲於地曰割髮權代首使人以髮傳示三軍曰丞相踐麥本當斬首號令今割髮以代於是三軍悚然無不懷透軍令後人有詩論之曰「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衆難禁拔刀割髮權爲首方見曹瞞詐術深」却說張繡如操引兵來營發書報劉表使爲後應一面與雷鼓張先二將領兵出城迎敵兩陣對圓張繡出馬指操罵曰汝乃假仁義無廉恥之心與禽獸何異操大怒令許都出馬繡令張先接戰只三合許都斷張先於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趕至南陽城下縋入城門不出操圍城攻打見城壕甚闊水勢又深急難近城乃令軍士運土填壕又用土布袋并柴薪草把相雜於城邊作梯堦又立雲梯窺望城中操自騎馬遠城觀之如此三日操傳令教軍士於西門角上堆積柴薪會集諸將就那裏上城城中賈詡見如此光景便謂張繡曰某已知曹操之意矣今可將計就計而行正是「強中自有強中手用詐還逢識詐人」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 夏侯惇拔矢啖睛

却說賈詡料知曹操之意便欲將計就計而行乃謂張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遠城而觀者三日他見城東南角磚上之色新舊不等鹿角多半毀壞意將從此處攻進却虛去西北上積草詐爲聲勢欲哄我撤兵守西北彼乘夜黑必爬東南角而進也繡曰然則奈何詡曰此易事耳來日可令精壯之兵飽食輕裝盡藏於東南房屋內卻教百姓假扮軍士虛守西北夜間任他在東南角上爬城俟其爬進城時一聲礮響伏兵齊起操可擒矣繡喜從其計早有探馬報曹操說張繡盡撤兵在西北角上吶喊守城東南卻甚空虛操曰中吾計矣遂命軍中密備鐵鎚爬城器具日間只引軍攻西北角至二更時分卻領精兵於東南角上爬過壕去砍開鹿角城中全無動靜衆軍一齊擁入只聽得一聲礮響伏兵四起曹操急退背後張繡親驅勇壯殺來曹軍大敗退出城外奔走數十里張繡直殺至天明

方收軍入城，曹操計點敗軍，折兵五萬餘人，失去輜重無數。呂虔于禁俱各被傷，卻說賈詡見操敗走，急勸張繡遣書劉表，使起兵截其後路。表得書，即欲起兵，忽探馬報孫策屯兵湖口，繡良曰：「策屯兵湖口，乃曹操之計也。今操新敗，若不乘勢擊之，後必有患。」表乃令黃祖堅守隘口，自己統兵至安衆縣截操後路。一面約會張繡，繡知表兵已起，即同賈詡引兵馳擄，且說操軍緩緩而行，至襄城，到清水，操忽於馬上放聲大哭，衆驚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於此地折了吾大將典韋，不由不哭耳。」因即下令屯住軍馬，大設祭筵，弔奠典韋亡魂，操親自拈香哭拜。三軍無不感歎，祭典畢，方祭經曹安民及長子曹芳，并祭陣亡軍士，連那匹射死的大宛馬，也都致祭。次日，忽荀彧差人報說劉表助張繡屯兵安衆，截吾歸路。操答曰：「吾日行數里，非不知賊來追我，然吾計畫已定，若到安衆，破繡必矣。君等勿疑。」便備軍行至安衆縣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軍趕來，操乃令衆軍黑夜鑿開道路，暗伏奇安及天色微明，劉率張繡軍會合見操兵少，疑操遁去，俱引兵入險擊之。操縱奇兵出，大破兩家之兵，曹兵出了安衆界口，於陰外下寨。劉表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反中曹操奸計？」繡曰：「容再圖之。」於是兩軍集於安衆，却說荀彧探知，袁紹欲與兵犯許都，星夜馳書報曹操，操得書心慌，即日回兵，細作報知張繡，繡欲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追之必敗。」劉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機會。」力勸繡引軍萬餘同往追之，約行十餘里，趕上曹軍後隊，曹軍奮力接戰，繡表兩軍大敗而還。繡謂詡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今可整兵再往追之。」繡與表俱曰：「今日已敗，奈何復追？」詡曰：「今番追去，必獲大勝。」如其不然，請斬吾首。繡信之，劉表疑慮不肯同往。繡乃自引一軍往追，操兵果然大敗，軍馬輜重連路散棄而走。繡正往前追，趕忽山後一彪軍擁出，繡不敢前追，收軍回安衆。劉表問賈詡曰：「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後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願公明教我，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操敵手。操軍雖敗，必有勁將爲後殿，以防追兵。我兵雖銳，不能敵之也。故知必敗。夫操之急於退兵者，必因許都有事，既破我追軍之後，必輕車速回，不復爲備。我乘其不備而更追之，故能勝也。劉表張繡俱服其高見，詡勸表回荊州，繡守襄城，以爲唇齒。兩軍各散，且說曹操正行間，聞報後軍爲繡所追，急引衆將回身救應，只見繡軍已退，敗兵回告操曰：「若非山後這一路人馬阻住中路，我等皆被擒矣。」操急問何人，那人綽槍下馬，拜見曹操，乃鎮威中郎將江夏平春人，姓李，名通，字文達。操問何來，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與張繡劉表戰，特來接應。」操喜，封之。

爲建功候。守汝南西界。以防表繡。李通拜謝而去。操還許都。表奏孫策有功。封爲討逆將軍。賜爵吳侯。遣使賈詡。江東諭令防剿劉表。操回府。衆官參見畢。荀彧問曰。丞相緩行至安衆。何以知必勝賊兵。操曰。彼退無歸路。必將死戰。吾緩誘之。而暗圖之。是以知其必勝也。荀彧拜服。郭嘉入。操曰。公來何暮也。嘉袖出一書。白操曰。袁紹使人致書。丞相言欲出兵攻公。孫瓚特來借糧。借兵。操曰。吾聞紹欲圖許都。今見吾歸。又別生他議。遂拆書觀之。見其詞意驕慢。乃問嘉曰。袁紹如此無狀。吾欲討之。恨力不及。如何。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高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操笑曰。如公所言。孤何足以當之。荀彧曰。郭奉孝十勝十敗之說。正與愚見相合。紹兵雖衆。何足懼也。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大患。今紹北征。公孫瓚我當乘其遠出。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圍紹。乃爲上計。否則我方攻紹。布必乘虛來犯。許都爲害不淺也。操然其言。遂議東征。呂布荀彧曰。可先使人往約。劉備待其回報。方可動兵。操從之。一面發書與玄德。一面厚遣紹使。奏封紹爲大將軍。大尉兼都督冀青幽并四州。密書答之。云。公可討公孫瓚。吾當相助。紹得書大喜。便進兵攻公孫瓚。且說呂布在徐州。每當宴客宴會之際。陳珪父子必感稱布德。陳宮不悅。乘間告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其心不可測。宜善防之。布怒叱曰。汝無端獻議。欲害好人。耶。宮出歎曰。忠言不入。吾輩必受殃矣。意欲棄布他往。却又又不忍。又恐被人嗤笑。乃終日悶悶不樂。一日帶領數騎去小沛地面圍獵。解悶。忽見官道上一騎驛馬飛奔前去。宮疑之。棄了圍場。引從騎從小路趕上。問曰。汝是何處使命。那使者知是呂布部下。人慌不能答。陳宮令搜其身。得玄德問答曹操密書一封。宮即連人與書。拿見呂布。布問其故。來使曰。曹丞相差我往劉豫州處下書。今得回書。不知書中所言何事。布乃拆書細看。書略曰。「奉明命。欲圖呂布。敢不夙夜用心。但備兵微將少。不敢輕動。丞相若興大師。備當爲前驅。謹嚴兵整甲。專待鈞命。」呂布見了大驚曰。操賊甚敢如此。遂將使者斬首。先使陳宮藏竊。結連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孫東。取山東兗州諸郡。令

高順張遼取沛城。攻玄德。令宋憲魏續西取汝穎。布自總中軍爲三路救應。且說高順等引兵出徐州。將至小沛。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急與衆商議。孫乾曰：「可速告急於曹操。」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階下一人出曰：「某願往。」視之乃玄德同鄉人。姓簡名雍。字憲。和現爲玄德幕賓。玄德卽修書付簡雍。使星夜赴許都求援。一面整頓守城器具。玄德自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令糜竺與其弟糜芳守護中軍。原來糜竺有一妹。嫁與玄德爲次妻。玄德與他兄弟有卽舅之親。故令其守中軍保護妻小。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問曰：「吾與奉先無隙。何故引兵至此？」順曰：「你結連曹操。欲害吾主。今事已露。何不就縛？」言訖。便縱軍攻城。玄德閉門不出。次日張遼引兵攻打西門。雲長在城上謂之曰：「公儀表非俗。何故失身於賊？」張遼低頭不語。雲長知此人有忠義之氣。更不以惡言相加。亦不出戰。遂引兵退至東門。張飛便出迎戰。早有人報知關公。關公急來東門看時。只見張飛方出城。張遼軍已退。飛欲追趕。關公急召入城。飛曰：「被懼而退。何不追之？」關公曰：「此人武藝不在你我之下。因我以正言感之。頗有自悔之心。故不與我等戰耳。飛乃悟。只令士卒堅守城門。更不出戰。却說簡雍至許都。見曹操。具言前事。操卽聚衆謀士議曰：「吾欲攻呂布。不憂袁紹掣肘。只恐劉表張繡議其後耳。荀攸曰：『二人新破。未敢輕動。』呂布驍勇。若更結連袁術。縱橫淮泗。愈難圖矣。』」郭嘉曰：「今可乘其初叛。衆心未附。疾往擊之。操從其言。卽令夏侯惇與夏侯淵呂虔李典領兵五萬先行。自統大軍陸續進發。簡雍隨行。早有探馬報知高順。順飛報呂布。布先令侯成郝萌曹性引二百餘騎接應。高順使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軍。自引大軍隨後接應。玄德在小沛城中見高順退去。知是曹家兵至。乃只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自己却與關張二公提兵盡出城外。分頭下寨。接應曹軍。却說夏侯惇引軍前進。正與高順軍相遇。便挺槍出馬搦戰。高順迎敵。兩馬相交。戰有四五十合。高順抵敵不住。敗下陣來。惇縱馬追趕。順邊陣而走。惇不捨。亦蹙陣追之。陣上曹性看見。暗地拈弓搭箭。覷得親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聲。急用手拔箭。不想連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也。遂納於口內。啖之。仍復挺槍縱馬直取曹性。性不及隄防。早被一槍擗透面門。死於馬下。兩邊軍士見者。無不駭然。夏侯惇既殺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從背後趕來。糜軍齊上。曹兵大敗。夏侯淵救護其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軍回擊玄德。恰好呂布大軍亦至。布與張遼高順分兵三路。而攻玄德。關張三寨。正是一啖睛猛將。雖能戰。中箭先鋒。難久持。未知玄德勝負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却說高順引張遼擊關公寨。呂布自擊張飛寨。關張各出迎戰。玄德引兵兩路接應。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關張兩軍皆潰。玄德引數十騎奔回沛城。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呂布隨後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德。被呂布乘勢殺入城門。把門將士抵敵不住。都四散奔避。呂布招軍入城。玄德見勢已急。到家不及。只得棄了妻小穿城而過。走出西門。匹馬逃難。呂布趕到玄德家中。糜竺出迎告布曰：「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子。今與將軍爭天下者。苟公耳。玄德常念鞍馬射戟之恩。不敢背將軍也。今不得已而投曹公。惟將軍憐之。布曰：「吾與玄德舊交。豈忍害他妻子。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子去徐州安置。布自引軍投山東兗州境上。留高順張遼守小沛。此時孫乾已逃出城外。關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馬。往山中住劄。且說玄德匹馬逃難。正行間。背後一人趕至。視之。乃孫乾也。玄德曰：「吾今兩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爲之奈何。」孫乾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圖後計。玄德依言。尋小路投許都。途次絕糧。嘗往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安也。嘗下劉安開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獵戶也。玄德不疑。遂飽食了一頓。天晚就宿。至曉將去。往後院取馬。忽見一婦人殺於廚下。背上肉已都割去。玄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玄德不勝傷感。灑淚上馬。劉安告玄德曰：「本欲相隨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遠行。玄德稱謝而別。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一彪大軍來到。玄德知是曹操之軍。同孫乾徑至中軍旗下。與曹操相見。具說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爲之下淚。又說劉安殺妻爲食之事。操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軍行至濟北。夏侯惇等迎接入寨。備言兄夏侯惇損其一目。臥病未痊。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探呂布現在何處。探馬回報云：「呂布與陳宮滅竊。結連泰山賊寇。共攻兗州諸郡。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城。操親提大軍與玄德來戰。呂布前至山東。路近蕭關。正遇泰山寇孫觀與敦尹禮昌稱領兵三萬餘。攔住去路。操令許褚迎戰。四將一齊出馬。許褚奮力死戰。四將抵敵不住。各自敗走。操乘勢掩殺。追至蕭關。探馬報呂布時布已回徐州。欲同陳登往救小沛。令陳珪守徐州。陳登臨行。珪謂之曰：「昔曹公會言東方事盡付與汝。今布將敗。可傾圖之。」登曰：「外面之事。」

兒自爲之。倘布敗回，父親便請糜竺一同守城。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計。珪曰：布妻小在此，心腹頗多，爲之奈何？登曰：兒亦有計了。乃入見呂布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力攻。我當先思退步，可將錢糧移於下邳。倘徐州被圍，下邳有糧，可救主公。盍早爲計。布曰：元龍之言甚善。吾當并妻小移去。遂令宋憲、魏續保護妻小與錢糧移屯下邳。一面自引軍與陳登往救關。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到關探曹兵虛實。主公方可行。布許之。登乃先到關上。陳宮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等吾緊守關隘，可請主公保沛城。乃爲上策。陳登唯唯。至晚上關而望，見曹兵直逼關下，乃乘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次日辭了陳宮，飛馬來見呂布。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下陳宮守把。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布曰：非公則此關休矣。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約陳宮爲內應，舉火爲號。登徑往報宮曰：曹兵已抄小路到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宜急回營。遂引衆棄關而走。登就關上放起火來。呂布乘黑殺至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裏自相掩殺。曹操差見號火，一齊殺到。賊勢攻擊，孫觀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呂布直殺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得城邊，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糜竺在城樓上喝曰：汝奪吾主城池，今當仍還吾主。汝不得復入此城也。布大怒曰：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殺之矣。布回顧宮曰：陳登安在？宮曰：將軍尚執迷而問此佞賊乎？布令德尋軍中，却只不見。宮勸布急投小沛。布從之，行至半路，只見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問之，答曰：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令某等急來解救。宮曰：此又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急驅馬至小沛，只見城上盡插曹兵旗號。原來曹操已令曹仁襲了城池，引軍守把。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指布罵曰：吾乃漢臣，安肯事汝反賊耶？布大怒，正待攻城，忽聽背後喊聲大起。一隊人馬來到，當先一將乃是張飛，高順出馬迎敵，不能取勝。布親自接戰，正問陣外喊聲復起。曹操親統大軍衝殺前來。呂布料難抵敵，引軍東走。曹兵隨後追趕。呂布走得人困馬乏，忽又閃出一彪軍攔住去路。爲首一將立馬橫刀大喝：呂布休走。關雲長在此。呂布慌忙接戰，背後張飛趕來，布無心戀戰，與陳宮等殺開條路，徑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關張相見，各灑淚言失散之事。雲長曰：我在海州路上，在劉探得消息，故來至此。張飛曰：弟在芒碭山住了這幾時，今日幸得相遇。兩個鼓話畢，一同引兵來見玄德，哭拜於地。玄德悲喜交集，引二人見曹操，便隨操入徐州。糜竺接見，具言家屬無恙，玄德甚喜。陳珪父子亦來參拜曹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自居中，使陳珪居左，玄

德居右其餘將士各依次坐。宴罷操嘉陳珪父子之功。加封十縣之祿。授登爲伏波將軍。且說曹操得了徐州。心中大喜。商議起兵攻下邳。程昱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若逼之太急。必死戰而投袁術矣。布與術合。其勢難攻。今可使能事者守往淮南。徑路內防呂布。外當袁術。況今山東尚有賊黨。孫觀之徒。未曾歸順。防之亦不可忽也。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徑路。請玄德當之。玄德曰。丞相將令。安敢有違。次日。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引軍往守淮南。徑路。曹操自引兵攻下邳。且說呂布在下邳。自恃糧食足備。且有泗水之險。安心坐守。可保無虞。陳宮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其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者。布曰。吾方屢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而後擊之。皆落泗水矣。遂不聽陳宮之言。過數日。曹兵下寨已定。操統衆將至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謂布曰。聞奉先又欲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夫術有反逆大罪。而公有討董卓之功。今何自棄其前功。而從逆賊耶。偷城池一破。悔之晚矣。若早來降。共扶王室。當不失封侯之位。布曰。丞相且退。尙容商議。陳宮在布側大罵曹操奸賊。一箭射中其麾蓋。操指宮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攻城。宮謂布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可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宮引兵擊其背。若來攻城。將軍則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勢也。布曰。公言極是。遂歸府收拾戎裝。時方冬寒。分付從人多帶棉衣。布妻嚴氏聞之。出問曰。君欲何往。布告以陳宮之謀。嚴氏曰。君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倘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之妻乎。布躊躇未決。三日不出。宮人見曰。操軍四面圍城。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宮曰。近聞操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往斷其糧道。此計大妙。布然其言。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嚴氏泣曰。將軍若出。陳宮高順。安能堅守城池。倘有差失。悔無及矣。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幸賴顧舒私藏妾身。再得與將軍相聚。孰知今又棄妾而去。乎將軍前程萬里。請勿以妾爲念。言罷痛哭。布聞言。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畫戟赤兔馬。誰敢近我。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宮出歎曰。吾等死無葬身之地矣。布於是終日不出。只同嚴氏。貂蟬飲酒解悶。謀士許汜。王楷入見。布進計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將軍舊會與彼約婚。今何不仍求之。彼兵若至。內外夾攻。操不難破也。布從其言。即日修書就着二人前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好。布令張遼。郝萌兩個引兵一千。送出隘口。是夜二更。張遼在前。郝萌在後。保着許汜。王楷殺出城去。抹

過玄德寨，衆將追趕不及，已出隘口。郝萌將五百人，跟許汜王楷而去。張遼引一半軍回來，到隘口時，雲長攔住，未及交鋒，高順引兵出城救應，接入城中去了。且說許汜王楷至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吾婚約，今又來相問，何也？汜曰：此爲曹操奸計所誤。願明公詳之。術曰：汝主不因曹兵困急，豈肯以女許我？楷曰：明公今不相救，恐辱亡齒，寒亦非明公之福也。術曰：奉先反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發兵。許汜王楷只得拜辭，和郝萌同來到玄德寨邊。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先行。郝將軍斷後，商量停當，夜過玄德寨。許汜王楷先過去了，郝萌正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萌交馬，只一合，被張飛生擒過去。五百人馬盡被殺散。張飛解郝萌來見玄德。玄德押往大寨，見曹操，郝萌備說求救許婚一事。操大怒，斬郝萌於軍門，使人傳諭各寨，小心防守。如有走透呂布及彼軍士者，依軍法處治。各寨悚然。玄德同營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衝要之處，二弟切宜小心在意，勿犯曹公軍令。飛曰：捉了一員賊將，曹操不見有甚褒賞，卻反來誑嚇何也？玄德曰：非也。曹操統領多軍，不以軍令，何能服人？弟勿犯之。關張應諾而退。卻說許汜王楷同見呂布，具言袁術先欲得婦，然後起兵援救。布曰：如何送去？汜曰：今郝萌被獲，操必知我情，預作準備。若非將軍親自護送，誰能突出重圍？布曰：今日便送去。如何？汜曰：今日乃凶神值日，不可去。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時。布命張遼高順引三千軍馬，安排小車一輛，我親送至二百里外，却使你兩個送去。次夜二更時分，呂布將女以錦纏身，用甲包裹，負於背上，提鞍上馬，放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高順跟着。將次到玄德寨前，一聲鼓響，關張二人攔住去路，大叫休走。布無心戀戰，只顧奪路而行。玄德自引一軍殺來，兩軍混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身上，只恐有傷，不敢衝突。重圍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衆將皆上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來太急，只得仍退入城。玄德收軍，徐晃等各歸寨，端的不曾走透一個。呂布悶到城中心中憂悶，只是飲酒，却說曹操攻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太守張楊出兵東市，欲救呂布。部將楊醜殺之，欲將頭獻丞相，却被張楊心腹將駐固所殺。反投大城去了。操聞報，即遣史渙追斬。駐固因聚衆將曰：張楊雖幸自滅，然北有袁紹之憂，東有表繡之患，下邳久圍不克，吾欲捨布還都，暫且息戰。何如？荀攸急止曰：不可。呂布屢敗，銳氣已墮，軍以將爲主，將衰則軍無戰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遲，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作速攻之，布可擒也。郭嘉曰：某有一計，下邳城可立破。勝於二十萬師。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笑曰：正是此意。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下

邳一城，只剩得東門無水，其餘各門，都被水淹。衆軍預報呂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平地，又何懼哉？」乃日與妻妾痛飲美酒，因酒色過傷，形容銷減。一日取鏡自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始當戒之。」遂下令城中，但有飲酒者，皆斬。却說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人盜去，欲獻與玄德。侯成知覺，追殺後槽人，將馬奪回。諸將與侯成作賀，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將會飲，恐呂布見罪，乃先以酒五瓶詣布府。稟曰：「託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衆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未敢擅飲，特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吾方禁酒，汝欲釀酒會飲，莫非同謀伐我乎？」命推出斬之。宋憲魏續等諸將俱入告統布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今看衆將面，且打一百，衆將又哀告，打了五十背花，然後放歸。」衆將無不喪氣。宋憲魏續至侯成家，來探視侯成泣曰：「非公等則吾死矣。」憲曰：「布只聽妻妾視吾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下，水邊滾滾，吾等死無日矣。」憲曰：「布無仁無義，我等棄之而走。」何如？續曰：「非丈夫也。不若捨布獻曹公。」侯成曰：「我因追馬受責，而布所倚恃者，亦免馬也。汝二人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三人商議定了。是夜侯成暗至馬院，盜了那匹赤兔馬，飛奔東門來。魏續便開門放出，卻佯作追趕之狀。侯成到曹操寨，獻上馬匹，備言宋憲魏續插白旗爲號，準備獻門。曹操聞此信，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其榜曰：「大將軍曹特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破城之日，滿門誅戮。上至將校，下至庶民，有能擒呂布來獻，或獻其首級者，重加官賞。爲此榜諭各宜知悉。」次日平明，城外喊聲震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點視，責罵魏續走透侯成，失了戰馬，欲待治罪。城下曹兵望見城上白旗，竭力攻城。布只得親自抵敵。從平明直到日中，曹兵槍退，布少憩門樓，不覺睡着。在椅上，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畫戟，便與魏續一齊動手。將呂布繩纏索綁緊縛住。布從睡夢中驚醒，急喚左右，却都被二人殺散，把白旗一招，曹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叫：「已生擒呂布矣。」夏侯惇尚未信，宋憲在城上擲下呂布畫戟來。大開城門，曹兵一擁而入。高順張遠在西門，水圍難出，爲曹兵所擒。陳宮奔至南門，爲徐晃所獲。曹操入城，即傳令退了所決之水。出榜安民，一面與玄德同坐白門樓上，關張侍立於側。提過擒獲一十人來。呂布雖然長大，却被繩索細作一團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操曰：「縛虎不得不急。」布見侯成魏續宋憲皆立於側，乃謂之曰：「我待諸將不薄，汝等何忍背反？應曰：聽妻妾言，不聽將計，何謂不薄？布默然須臾，衆擁高順至。操問曰：「汝有何言？」順不答，操怒命斬之。徐晃解陳宮至，操曰：「公臺別來無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汝。」操曰：「吾心不正，公又奈何？」獨事呂布，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醜。」

詐奸險。操曰：公自謂足智多謀，今竟何如？宮顧呂布曰：恨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宮大聲曰：今日有死而已。操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宮曰：吾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於明公耳。吾身既被擒，請即就戮，並無挂念。操有留戀之意，宮徑步下樓，左右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不同顧。操謂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問許都養老，怠慢者斬。宮聞言，亦不開口，仰頸就刑。衆皆下淚。操以棺槨盛其尸，葬於許都。後人有詩歎之曰：「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梁材。輔主真堪敬，辭親實可哀。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臺？」方操送宮下樓時，布告玄德曰：公爲坐上客，布爲階下囚，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及操上樓來，布叫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布今已服矣。公爲大將，布副之，天下不難定也。操回顧玄德曰：何如？玄德答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卓之事乎？布目視玄德曰：是兒豈無信者？操令牽下樓，縋之，布回顧玄德曰：大耳兒不記鞍門射戟時，耶？忽一人大叫曰：呂布匹夫，死則死耳，何懼之有？衆視之，乃刀斧手擁張遼至。操令將呂布縋死，然後身首後人有詩歎曰：「洪水滔滔淹下邳，當年呂布受擒時。空餘赤兔馬千里，漫有方天戟一枝。縛虎難當今太懦，養鷹休餽昔無疑。戀妻不納陳宮諫，枉罵無恩大兒耳。又有詩論玄德曰：「傷人跛虎縛休寬，董卓原血未乾。玄德既能啖父，爭如留取曹瞞？」却說武士擁張遼至，操指遼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濮陽城中會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會燒死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遼全無懼色，引頸待殺。曹操背後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於面前，說道：丞相且莫動手，正是「乞哀呂布無人救，罵賊張遼反得生。」畢竟救張遼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當留用，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操擲劍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乃親釋其縛，解衣衣之，筵之上坐，遼感其意，遂降。操拜遼爲中郎將，賜許田內侯，使招安賊黨。霸關呂布已死，張遼已降，遂亦引本部軍投降。操厚賞之，賊黨又招

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獨昌稱未肯歸順。操封臧霸爲瑯琊相。孫觀等亦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將呂布妻女。載回許都。大犒三軍。拔寨班師。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爲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百姓叩謝。操喚軍騎將軍車胄權領徐州。操留許昌。封賞出征人員。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表奏玄德軍功。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於丹墀。帝宣上殿問曰。卿祖何人。玄德奏曰。臣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帝敕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宣讀曰。「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昂。昂生漳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縯。縯生欽陽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珪。珪生廣陵侯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昌侯劉舒。舒生祁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穎川侯劉達。達生豐靈侯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雄生劉弘。弘不仕。劉備乃劉弘之子也。一帝排世譜。則玄德乃帝之叔也。帝大喜。請入偏殿敘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事都不由朕。王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助矣。遂拜玄德爲左將軍宜城亭侯。設宴款待畢。玄德謝恩出朝。自此人皆稱爲劉皇叔。曹操問府荀彧等一班謀士入見曰。天子認劉備爲叔。恐無益於明公。操曰。彼既認爲皇叔。吾以天子之詔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許都名雖近君。實在吾掌握之內。吾所慮者。太尉楊彪。係袁術親戚。倘與二袁爲內應。爲害不淺。當即除之。乃密使人誣告彪交通袁術。遂收彪下獄。命滿寵按治之。時北海太守孔融在許都。因諫操曰。楊公四世清德。豈可因袁氏而罪之乎。操曰。此朝廷意也。融曰。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不得已。乃免彪官。放歸田里。融即趨彥憤操專橫。上疏勸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趙彥殺之。於是百官無不悚懼。謀士程昱說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操曰。朝廷股肱尙多。未可輕動。吾當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於是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募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正當借田獵以講武。帝不敵不從。隨卽上逍遙馬。帶寶雕弓。金鈚箭。排鑾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手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曹操騎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衆。與天子獵於許田。軍士排開圍場。週廣二百餘里。操與天子並馬而行。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旁。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獵。玄德領命上。

馬忽草中趕起一兔，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帝喝采，轉過土坡，忽見荆棘中趕出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顯謂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寶雕弓，金鈚箭，扣滿一射，正中鹿背，倒於草中。羣臣將校見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踴躍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馬前，以迎受之。衆皆失色。玄德背後蒼長大怒，剔起臥龍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玄德見了慌忙搖手送目。關公見兄如此，便不敢動。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同馬向天子稱賀，竟不獻還寶雕弓，就自懸帶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宴畢，同許都衆人各自歸歇。雲長謂玄德曰：「操賊欺君罔上，我欲殺之，爲國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其心腹之人，週迴擁侍，吾弟若逞一時之怒，輕有舉動，倘事不成，有傷天子，罪反坐我。」雲長曰：「今日不殺此賊，後必爲禍。」玄德曰：「且宜秘之，不可輕言。」却說獻帝同宮泣謂伏皇后曰：「朕自即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權臣之亂，常人未受之苦，吾與汝當之後，得曹操以爲社稷之臣，不意專國弄權，擅作威福，朕每見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圍場上，身迎呼賀，無禮已極。早晚心有異謀，吾夫婦不知死所也。」伏皇后曰：「滿朝公卿，俱食漢祿，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言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帝后休憂，吾舉一人可除國害，帝視之。」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帝掩淚問曰：「皇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完曰：「許田射鹿之事，誰不見之，但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其門下，若非國戚，誰肯盡忠討賊？」老臣無權，難行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託也。」帝曰：「董國舅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事泄，爲禍不淺。」帝曰：「然則奈何？」完曰：「臣有一計，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秘賜董承，却於帶觀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詔，可以晝夜畫策，神鬼不覺矣。」帝然之。伏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暗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觀內，却自穿錦袍，自繫此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夜來與后說霸河之苦，念國舅大功，故特宣入慰勞，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帝焚香禮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帝曰：「吾高祖皇帝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何爲不知？」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斬蛇起義，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遂有天下，立萬世之基業。帝曰：「祖宗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豈不可歎。」因指左右二輔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張良，鄭侯蕭何耶？」承曰：「然也。」高祖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力，帝屈顧左右較遠，乃密謂承曰：「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

帝曰：朕思卿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賜。因指所著袍帶曰：卿當衣朕此袍，繫朕此帶，常如在朕左右也。承頓首謝。帝解袍帶賜承，密語曰：卿歸可細視之，勿負朕意。承會意，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人報知曹操曰：帝與董承登功，臣聞說話，操即入朝來看。董承出閣，繞過宮門，恰遇操來，急無躲避處，只得立於路側。施禮，操問曰：國舅何來？承曰：清夜天子宣召，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何故見賜？承曰：因念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有此賜。操曰：解帶我看，承心知衣帶中必有密詔，恐操看破，遲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下來，看了半晌，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袍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對日影中細細詳看，看畢自己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美。操謂承曰：國舅即以此袍帶轉賜與吾，何如？承告曰：君恩所賜，不敢轉贈。某別製奉獻。操曰：國舅着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驚曰：某焉敢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公受君賜，吾何相奪？聊為戲耳。遂脫袍帶還承，承辭操歸家。至夜獨坐書院中，將解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命我細觀，必非無意，今不見其蹤跡，何也？隨又取玉帶檢看，乃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為襯，縫綴端整，亦並無一物。承心疑，放於桌上，反覆尋之，良久，倦甚，正欲伏几而寢，忽然燈花落於帶上，燒著背襯，承驚拭之，已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急取刀拆開視之，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詔曰：「朕聞人倫之大，父之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近日操賊弄權，欺壓君父，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賞封罰，不由朕主。朕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大臣，朕之至戚，當念高帝創業之艱，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奸黨，復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灑血，書詔付卿，再四懷之，勿負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詔。」董承覽畢，涕淚交流，一夜寢不能寐。晨起復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乃放詔於几上，沈思滅操之計，忖量未定。隱几而臥，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不敢攔阻，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著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看畢，藏於袖中，呼承曰：國舅好自在，虧你如何睡得著。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亂。子服曰：汝欲殺曹公，當出首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戲耳。吾祖宗世食漢祿，豈無忠心，願助兄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於密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可與同謀。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必能與我同事。正新議間，家僮入報，稱輯

吳碩來探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暫避於屏後。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茶畢，韓曰：「許田射獵之事，君亦懷恨乎？」承曰：「雖懷恨，無可奈何。」碩曰：「吾誓殺此賊，恨無助我者耳。」韓曰：「爲國除害，雖死無怨。」王子服從屏後出曰：「汝二人欲殺曹丞相，我當出首。」董國舅便是證見。種籍怒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漢鬼，強似你阿附國賊。」承笑曰：「吾等正爲此事，欲見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戲耳。便於袖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二人讀詔，揮淚不止。承遂請書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即同子蘭至。與衆相見，亦書名畢。承邀於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親見他錦袍玉帶而出，何敢推病耶？」吾非無事而來，奈何拒我門？吏入報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隨即出廳，迎接禮畢，坐定。騰曰：「騰入覲將還，故來相辭，何見拒也？」承曰：「賤軀暴疾，有失迎候，罪甚。」騰曰：「面帶春色，未見病容，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便起，嗟歎下階曰：「皆非救國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之，問曰：「公謂何人非救國之人？」騰曰：「許田射獵之事，吾尚氣滿胸臆。」公乃國之至戚，猶自瘴於酒色，而不思討賊，安得爲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承恐其詐，佯驚曰：「曹丞相乃國之大臣，朝廷所倚賴，公何出此言？」騰大怒曰：「汝尚以曹賊爲好人耶？」承曰：「耳目甚近，請公低聲。」騰曰：「舍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說罷，又欲起身。承知騰忠義，乃曰：「公且息怒，某請公看一物。」遂邀騰入書院，取詔示之。騰讀畢，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流血。謂承曰：「公若有舉動，吾卽統西涼兵爲外應，承請騰與諸人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歃血爲盟曰：「吾等誓死不自所約。」指上坐五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忠義之士，不可多得。若所與非人，則反相害矣。」騰教取鴛行簪，序簿來檢看，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衆皆問何人？」馬騰不慌不忙，說出那人來，正是：「本因國舅承明詔，又見宗潢佐漢朝。」畢竟馬騰之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却說董承等問馬騰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係皇叔，今正依附曹操，安肯行此事耶？」騰曰：「吾觀前日圍場之中，曹操迎受衆賀之時，雲長在玄德背後，挺刀欲殺操，玄德以目視之，而止。玄德非不欲圖操，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當必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當從容商議，衆皆散去。」

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徑往玄德公館中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請入小閣坐定關張侍立於側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恐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命取酒相待承曰前日園場之中雲長欲殺曹操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某獨見之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懼越故不覺發怒耳承掩面而哭曰朝臣臣子若盡如雲長何憂不太平哉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操丞相治國爲何憂不太年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相告公何詐也玄德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於是董承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長水校尉種輯四議郎吳碩五昭信將軍吳子蘭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公既奉詔討賊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便請書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尙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行不可輕洩共議到五更相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爲韜晦之計關張二人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學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二人乃不復言一日關張不在玄德正在後園澆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行玄德驚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玄德只得隨二人來相府見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嚇得玄德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遣耳操曰適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會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梅俎盤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挂操與玄德憑欄觀之操曰使君知龍之變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詳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爲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操曰休得過謙玄德曰備叨恩庇得仕於朝天下英雄實有未知操曰既不識其面亦聞其名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謂英雄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謂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

人名稱八駿。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爲英雄。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孫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劉季玉可爲英雄乎？操曰：劉璋雖係宗室，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爲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誰能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玄德聞言，突了一驚，手中所執匙筋，不覺落於地下。時正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筋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安得不畏？將聞言失筋緣故，輕輕掩飾過了。操遂不疑玄德。後人有詩讚曰：「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殺人。巧借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天雨方住，見兩個人攔入後園，手提寶刀，突至亭前，左右攔擋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二人也。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許褚張遼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聞說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而立。操問二人何來？雲長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關張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些驚殺我兩個。」玄德以箸筋事說與關張，關張問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學圃，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不意操竟指我爲英雄，我故失驚落筋，又恐操生疑，故借懼雷以掩飾之耳。」關張曰：「兄真高見。」操次日又請玄德，正飲酒，間人報滿寵去探聽。袁紹而回，操召入問之。寵曰：「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玄德急問曰：「願聞其詳。」寵曰：「瓚與紹戰不利，築城圍圍，圍上建樓高十丈，名曰易京樓，積粟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有被紹圍者，衆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望人救，不肯死戰。』遂不肯救。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之者。瓚勢孤，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不意中途爲紹軍所獲，瓚又遣書張燕，暗約舉火爲號，裏應外合。下番人又被袁紹擒住，却來城外放火誘敵。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起火來。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全家都被火焚了。今袁紹得了瓚軍，聲勢甚威。紹弟袁術在淮南，驕奢過度，不恤軍民，衆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紹欲取玉璽，術約親自送至。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玄德聞公孫瓚已死，追念昔日薦己之恩，不勝傷感，又不知趙子龍如何下落，放心不下。因暗想曰：「我不就此時尋個脫身之計，更

待何時，遂起身對操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截擊，術可擒矣。」操笑曰：「來日奏帝，即便起兵。」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德總督五萬人馬，又差朱靈路昭二人同行。玄德辭帝，帝泣送之。玄德到萬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挂了將軍印，催促便行。董丞趕出十里，長亭來送。玄德曰：「國舅齊耐，某此行必有以報命。」承曰：「公宜留意，勿負帝心。」二人分別，關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霄，不受籠網之羈絆也。」因命關張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時郭嘉程昱考較錢糧方回，知曹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何故令劉備督軍操？欲裁袁術耳。」程昱曰：「昔劉備爲豫州牧時，某等請殺之，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此放龍入海，縱虎歸山也。」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嘉曰：「丞相縱不殺備，亦不當使之去。」古人云：「一日縱敵，萬世之患。」蓋丞相察之操，然其言遂令許褚將兵五旦前往，務要追玄德轉來。許褚應諾而去，却說玄德正行之間，只見後面塵頭驟起，謂關張曰：「此必曹兵追至也。」都下了營寨，令關張合執軍器，立於兩邊。許褚至，見嚴兵整甲，乃下馬入營，見玄德，玄德曰：「公來此，何幹？」褚曰：「奉丞相命，特請將軍回去，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過君又蒙丞相鈞語，今別無他議。」公可速回，爲我稟覆丞相，許褚尋思：「丞相與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只得將他言語回覆。」另候裁奪，便了。遂辭了玄德，領兵而回。屈見曹操備述玄德之言，操猶豫未決。程昱郭嘉曰：「備不肯回兵，可知其心變矣。」操曰：「我有朱靈路昭二人在彼，料玄德未必敢心變。」況我既遣之，何可復悔？遂不復追。玄德後人有詩歎玄德曰：「一東兵秣馬去匆匆，心念天言衣帶中。撞破鐵籠逃虎豹，頓開金鎖走蛟龍。」却說馬騰見玄德已去，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等卻來參見。玄德回家探視老小，一面差人探聽袁術，探子回報，袁術奢侈太過，雷簿陳蘭皆投嵩山去了。術勢甚衰，乃作書讓帝號於袁紹，紹命人召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玄德知袁術將至，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著先鋒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紀靈，關無十合，張飛大喝一聲，刺紀靈於馬下。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關玄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居中，與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叛逆不道，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受降，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綸席編屨小輩，安敢輕我。」應兵趕來，玄德暫退，讓左右兩路軍殺出，殺得術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簿陳蘭劫去錢糧草料，欲回壽春，又被羣盜所襲，只

得住於江亭止有一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當盛夏糧食盡絕只剩麥三十斛分派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糶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得糶水術坐於牀上大叫一聲倒於地下吐血斗餘而死時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袁術太猖狂不思累世爲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強暴枉誇傳國璽驕奢妄說應天祥渴思糶水無由得獨臥空牀嘔血亡」袁術已死姪袁胤將璽檄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盡殺之璆奪得玉璽赴許都獻於曹操操大喜封徐璆爲高陵太守此時玉璆歸操却說玄德知袁術已喪寫表申奏朝廷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留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一面親自出城招諭流散民人復業且說朱靈路昭留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操怒欲斬二人初或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乃赦之或又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操從其計時使人來見車胄使曹操鈞旨曹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今劉備出城招民不日將還將軍可命軍士伏於變城邊只作接他待他到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曹從之陳登聞見父陳瑋備言其事瑋命登先往報知玄德登領父命飛馬去報正迎著關張報說如此如此原來關張先回玄德在後張飛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變城邊待我去必有失我有一計立殺車胄乘夜扮作曹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觀而殺之飛然其言那部下軍原有曹操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到城邊叫門城上問是誰衆應是曹丞相差來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曹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有疑若出迎之又恐有詐曹乃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待明早相見城下答應只恐劉備知道疾快關門車胄猶豫未定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只得披挂上馬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大叫文遠何在火光中只見雲長提刀縱馬直取車胄大叫曰匹夫安敢壞詐欲殺吾兄車胄大驚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胄繞城而走雲長趕來手起一刀砍於馬下割下首級提回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衆等無罪投降免死諸軍倒戈投降軍民皆安雲長將曹頭去迎玄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操若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弟與張飛迎之公德懷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玄德曰殺了曹操心腹之人如何肯休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操正是「既把孤身離虎穴還將妙計息狼煙」不知陳登說出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却說陳登獻計於玄德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并諸郡。帶甲百萬。文官武將極多。今何不寫書遣人到彼求救。玄德曰。紹向與我未通來往。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人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其一書致紹。紹必來相助。玄德問何人。登曰。此人乃公平日所折節敬禮者。何故忘之。玄德猛省曰。莫非鄭康成先生乎。登笑曰。然也。原所鄭康成名玄。好學多才。嘗受業於馬融。融每當講學。必設絳帳。前聚生徒。後陳聲妓。侍女環列左右。玄聽講三年。目不邪視。融甚奇之。及學成而歸。融歎曰。得我學之秘者惟鄭玄一人耳。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詩。一婢嘗忤玄意。玄命長跪階前。一婢戲謂之曰。胡為乎泥中。此婢應聲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風雅如此。桓帝朝。玄官至尚書。後因十常侍之亂。棄官歸田。居於徐州。玄德在涿郡時。已會師事之。及為徐州牧。時遭虞詡教。敬懼特甚。當下玄德想出此人。大喜。便同陳登親至鄭玄家中。求其作書。玄慨然依允。寫書一封。付與玄德。玄德便差孫乾星夜齎往袁紹處投遞。紹覽畢。自忖曰。玄德攻滅告弟。本不當相助。但重以鄭尚書之命。不得不往救之。遂聚文武官商議。與兵伐曹操。謀士田豐曰。兵起連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不可復興大軍。宜先遣人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操隔我王路。然後提兵屯黎陽。更於河內增益舟楫。繕置軍器。分遣精兵屯劄。鄆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謀士審配曰。不然。以明公之神武。撫河朔之強威。與兵討曹賊。易如反掌。何必遷延日月。謀士沮授曰。制勝之策。不在強威。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今棄獻捷良策。而興無名之兵。竊為明公不取。謀士郭圖曰。非也。兵加曹操。豈曰無名。公正當及時早定大業。願從鄭尚書之言。與劉備共仗大義。勦滅曹賊。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實為萬幸。四人爭論未定。紹躊躇不決。忽許攸荀彧自外而入。紹曰。二人多有見識。且看如何。主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尚書有書來。令我起兵助劉備攻曹操。兵是乎。不起兵是乎。二人齊聲應曰。明公以衆克寡。以強攻弱。討漢賊以扶王室。起兵是也。紹曰。二叔所見。正合我心。便商議興兵。先令孫乾回報鄭玄。并約玄德準備接應。一面令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荀彧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一十五萬。步兵一十五萬。共精兵三十萬。望黎陽進發。分撥已定。郭圖進曰。明公大舉伐操。必須數操之惡。馳檄各郡。聲罪致討。然後名正言順。紹從之。遂令書記

陳琳草檄，琳字孔璋，素有才名。桓帝時爲主簿，因諫何進不聽，復遭董卓之亂，避難冀州。紹用爲記室，當下令草檄，援筆立就。其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終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放橫傷化，虐民父愷，乞匄擄奪，因賊假位，與金盤璧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贊亂，醜本無懿德，標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總遇董卓，侵官暴民。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諂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侏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屣，數敗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成威柄，冀獲秦師一射之報，而操遂又資跋扈，恣行兇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捲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後會鑿爲返旆，羣賊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遺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寤皆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心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盜賊之態，污國害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督繳充蹙，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

翼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竄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險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陸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果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今乃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車之隊。募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驍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瀛。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轉其後。雷震虎步，若舉炎火。以熒飛蓬，覆滄海以沃燧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膏腴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餘衆，覆亡迫會，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因旆反，徂登高崗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絕弛，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會於暴虐之臣，焉能屣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屆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名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壯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義兵，羅落境界，舉武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迫之難，如律令。一約魏檄大喜，即命使將此檄遍行州郡。并於各處關津隘口，張挂檄文。傳至許都，時曹操方患頭風，臥病在牀。左右將此檄傳進，操見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牀上一躍而起，顧謂曹洪曰：「此檄何人所作？」洪曰：「聞是陳琳之筆。」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須以武略濟之。陳琳文事雖佳，其如袁紹武略之不足，何？遂聚衆謀士，商議迎敵。孔融聞之，來見操曰：「袁紹勢大，不可與戰，只可與和。」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融曰：「袁紹土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授皆忠臣也。顏良、文醜勇冠三軍，其餘高覽、張郃、淳于瓊等，俱世之名將。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彧笑曰：「紹兵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鄧鄭專而無謀。遂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可擒。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孔融默然。操大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遂喚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引軍五萬，打着丞相旗號，去徐州攻劉備。原來劉岱舊為兖州刺史，及操取兖州，岱降於操，操用為偏將。故今差他與王忠一同領兵，操却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

拒袁紹程昱曰恐劉岱王忠不釋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權且虛張聲勢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紹再勒兵破備劉岱王忠領兵去了曹操自引兵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自八月守至十月原來許攸不樂審配領兵沮授又恨紹不用其謀各不相和不圖進取袁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操乃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青徐子養李典屯兵河上曹仁總督大軍屯於官渡操自引一軍竟回許都且說劉岱王忠引軍五萬離徐州一百里下寨中軍盧打曹丞相旗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消息這裏玄德也不知曹操虛實未敢擅動亦只探聽河北忽曹操差人催劉岱王忠進戰二人在寨中商議岱曰丞相催促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丞相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如何先去忠曰我和你同引兵去岱曰我與你拈鬚拈背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只得分一半軍馬來攻徐州玄德聽知軍馬來到稟請陳登商議曰袁本初雖屯兵黎陽奈謀臣不和尚未進取曹操不知在何處聞黎陽軍中無操旗號如何這裏却有他旗號登曰操諒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却故意不建旗號乃於此處虛張旗號吾意操必不在此玄德曰兩弟誰可探聽虛實張飛曰小弟願往玄德曰汝為人暴躁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擊將來雲長曰待弟往說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卻放心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時值初冬陰雲布合雪花亂飄軍馬皆冒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大叫王忠打話忠出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說話忠曰丞相豈肯輕見你雲長大怒驟馬向前王忠挺槍來迎兩馬相交雲長撥馬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雲長回馬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恰待驟馬奔逃雲長左手倒提寶刀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縛拖下鞍轡橫擔於馬上回本陣來王忠軍四散奔走雲長解押王忠回徐州見玄德問爾乃何人見居何職敢詐稱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實不在此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監下待捉了劉岱再作商議雲長曰某知兄有解和之意故生擒將來玄德曰吾恐其傷操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為解和之地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卓時也是一個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敵飛曰量此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壞了他性命誤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傷他命玄德遂與軍三千飛引兵前進却說劉岱知王忠被擒堅守不出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聽知是張飛越不敢出飛守了數日見岱不出心生一計傳令今夜三更去劫寨日間却在帳

中飲酒，詐醉，尋軍士罪過，打了一頓，縛在營中曰：「待我今夜出兵時，將來祭旗，却暗使左右縱之去。」軍士得脫，偷走出營，徑往劉岱營中來報劫寨之事。劉岱見降卒身受重傷，遂聽其說，虛紮空寨，伏兵在外。是夜張飛卻分兵三路，中間使二十餘人劫寨放火，却教兩路軍抄出他寨後，看火起為號，夾擊之。三更時分，張飛自引精兵先斷劉岱後路，中路三十餘人搶入寨中放火，劉岱伏兵恰待殺入，張飛兩路兵齊出，岱軍自亂，正不知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劉岱引一隊殘軍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回避，交馬只一合，早被張飛生擒過去。餘眾皆降，飛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謂雲長曰：「翼德自來粗莽，今亦用智，無憂矣。」乃親自出郭迎之，飛曰：「哥哥道我癡暴，今日如何？」玄德曰：「不用言語相激，如何肯使機謀？」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來，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誤有冒瀆，望乞恕罪，遂迎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款待。」玄德曰：「前因車胄欲害備，故不得不殺之，丞相錯疑備反，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受丞相大恩，正思報效，安敢反耶？」二將軍至許都，望善言為備分訴，備之幸也。劉岱王忠曰：「深荷使君不殺之恩，當於丞相處方便，以其兩家老小，保使君玄德稱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送出郭外。劉岱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聲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忒沒分曉，捉住賊將如何？又放了，嚇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顫，張飛睜眼，挺槍趕來，背後一人飛馬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兄長放了，吾弟如何不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劉岱王忠連聲告退曰：「便丞相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將軍寬恕。」飛曰：「便是曹操自來，也殺他片甲不問，今番權且記下兩顆頭。」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去。雲長翼德同見玄德曰：「曹操必然復來，孫乾謂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邳城，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從其言，令雲長守下邳，甘糜二夫人亦於下邳安置。甘夫人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張飛屯小沛。劉岱王忠同見曹操，具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之徒，留你何用，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正是：「犬豕何堪共虎鬪，魚蝦空自與龍爭。」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却說曹操欲斬劉岱王忠，孔融諫曰：「二人本非劉備敵手，若斬之，恐失將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罷爵祿，欲自起兵。」

伐玄德孔融曰方今隆冬感寒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也可先使人招安張繡劉表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劉曄往說張繡躡至壽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威德詡乃留曄於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繡命入使者呈上書信繡覽之亦是招安之意詡問來使曰近日與兵破曹操勝負如何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今以將軍與荊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詡大笑曰汝可便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當面扯碎書叱退來使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至當如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吾先與操有嫌安得相容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威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操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曹公五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信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焉繡從其言請劉曄相見曄感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繡大喜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繡見操拜於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於心遂封繡為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操即命繡作書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可當其任操然之攸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公可當此任否融曰吾友稱衡字正平其才十倍於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於是遂上表奏帝其文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基業疇咨熙載羣士櫛臻陛下敷聖纂承基緒遭逢厄運勞謙日昃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橋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潁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嫉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鸞鳥累百不如一鶴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駢詞溢氣金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諺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纆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難之觀帝望王居必著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寧俊者之所貪飛蓬腰裏結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篇慎取士必須效試乞命衡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爾衡

仰天歎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衡曰：願聞。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糜竺、許都、陳平、不及也；張遼、許都、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步、彭、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得無人？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帶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都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詔，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餽糧，徐晃可使屠豬殺狗，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於孔顏，豈與俗子共論乎？時止有張遼在側，擊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遼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來日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搗鼓，舊吏云：搗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槓，音節殊妙，迴盪有金石聲，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喚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著裨，顏色不變。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乃謂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汗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時孔融在座，恐操殺衡，乃從容進曰：禰衡罪同胥吏，不足殺，明王之慈，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荊州為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掖而行，卻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之。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眾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為而哭？衡曰：行於死地之中，如何不哭？眾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賊之黨，安得無頭？眾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汗刀？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黠蟲，衆恨而散。衡至荊州，見劉表，舉雖頗德，實讓讓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衆皆稱善。時袁紹亦遣使至，表問衆謀。

士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孟德，又差爾衡在此，當何從便？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將軍若欲有爲，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將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待將軍矣。表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再作商議。嵩曰：君臣各有定分，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所命。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則嵩爲天子之臣，不復爲將軍死矣。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主意。嵩辭表到許都，見操，操遂拜嵩爲侍中，領零陵太守。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爾衡又無音耗，丞相遺而不問，何也？操曰：爾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遂遣韓嵩回荊州，說劉表。嵩因見表，稱頌朝廷，感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耶欲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蒯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劉表遂赦之人，報黃祖斬了爾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爾衡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爲土木偶人耶？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於鸚鵡洲邊。後人有詩歎曰：「黃祖才非長者，爾衡豈首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豈惟有無情碧水流？」卻說曹操知爾衡受害，笑曰：「爾衡苦劍反自殺矣，因不見劉表來降，便欲與兵問罪。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用兵江漢，是猶舍心腹而顧手足也。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且說董承自劉玄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賀，見曹操驕橫愈甚，感憤成疾。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大醫前去醫治。此醫乃洛陽人，姓吉，名平，字稱平。人皆呼爲吉平。當時名醫也。平到董承府用藥調治，且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歎，不敢動問。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更餘，承覺困倦，就衣而睡。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十二萬，從北殺來。曹操盡起許昌兵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若聚五家，僅便可得千餘人。乘今夜府中大宴，慶賞元宵，將府圍住，突入殺之，不可失此機會。承大喜，即喚家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挂綽槍上馬，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一鼓，衆兵皆到。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刺去，隨手而倒。霎時覺來，乃南柯一夢。口中猶罵操賊不止。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平，承驚

體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仗慌，某雖醫人，未嘗忘漢。某連日見國舅咳嗽，不敢動問，恰纔夢中之言，已見真情，幸勿相
 瞞。可有用某之藥，除滅九族，亦無後悔。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汝非真心，平遂咬下一指爲誓。承乃取出衣帶，詔令平
 視之，且曰：今之謀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平曰：不消諸公用心，操賊性命，只
 在某手中。承問其故，平曰：操賊常患頭風，痛入骨髓，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
 何必舉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救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時吉平辭歸，承心中暗喜，步入後堂，忽見家奴奏慶重同
 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重鎖於冷房，慶重懷恨，夤
 夜將鎖扣，扭斷跳牆而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操喚入密室，問之慶重曰：王子服與子蘭相輯，吳碩馬騰五
 人在家主府中，有謀機密，必然是謀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著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爲誓，我也曾見。曹操
 藏置慶重於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平自思曰：此賊合休暗藏
 毒藥入府，操臥於牀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教取藥罇，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
 操知有毒，故意遲延，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
 飲藥，子先嘗之。汝爲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平知事已泄，攬步向前，扯住操耳而
 灌之，操推藥潑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操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汝果有害我之心，遂喚二十
 個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於地。吉平面不改容，略無懼怯。操笑曰：量汝是個醫人，安敢
 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我乎？操再
 三盤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人使我來？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個時辰，皮開肉裂，血流
 滿階，操恐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設宴，請衆大臣飲宴。惟董承託病不來，王子服等
 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爲樂，我有一人，可爲衆宣醒酒，教二十個獄卒與香
 塵來，須臾只見一長枷釘着吉平，拖至階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連結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
 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
 人，與汝共七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如坐鍼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

招且教牽去衆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寔四人魂不附體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邀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奸被責誣王不可聽也操曰言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將四人牽住監禁次日帶領衆人徑投董承家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曰國舅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須臾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吉平大罵曹操逆賊曹操謂承曰此人曾擊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祭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因問平曰誰使汝來舉我我速招出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爲誓誓殺國賊操取刀來就階下截去其九指曰一發截了教你爲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操令割其舌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供招可釋吾縛操曰釋之何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闕拜曰臣不能爲國求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階而死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曰「漢朝無起色醫國有欄平立誓除森黨捐軀報聖明極刑詞愈烈慘死氣如生十指淋漓處千秋仰異名」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卽當誅之操曰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抵賴乎卽喚左右牽下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搜出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遂命將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教走脫一個操問府以詔狀示衆謀士商議要廢獻帝更立新君正是一數行丹詔成虛望一紙盟誓若禍殃一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却說曹操見了衣帶詔與衆謀士商議欲廢却獻帝更擇有德者立之程昱諫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只將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

門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見者無不下淚。後人有詩歎董承曰：「密詔傳衣帶，天言出禁門。當年曾救駕，此日更承恩。憂國成心疾，除奸入夢魂。忠貞千古在，成敗復誰論。」又有數王子服等四人詩曰：「書名尺素矢忠謀，慷慨思將君父酬。赤膽可憐捐百口，丹心自是足千秋。」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衆人，怒氣未清，遂帶劍入宮來弒董貴妃。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尚無音耗，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操曰：「董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承已誅矣。」操大聲曰：「不是董承，是董承。」帝戰慄曰：「朕實不知。」操曰：「忘了破指修詔耶？帝不能答。」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留此女爲吾後患？」伏后告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欲留此逆種，爲母報仇乎？」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練至，面前帝泣謂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後人有詩歎董妃曰：「春殿承恩亦枉然，傷哉龍種並時捐。堂堂帝主難相救，掩面徒看淚湧泉。」操諭監宮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宮門者，斬守禦，不嚴與同罪。」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爲防察。操謂程昱曰：「今董承等雖誅，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不可不除。」昱曰：「馬騰屯軍西涼，未可輕取，但當以書慰勞，勿使生疑，誘入京師圍之，可也。」劉備現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亦不可輕敵。況今袁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若我一旦東征，劉備勢必求救於紹，紹乘虛來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備乃人傑也，今若不擊，待其羽翼既成，愈難圖矣。」袁紹雖強，事多懷疑，不決。何足憂乎？正議間，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奈有袁紹之憂，如何？」嘉曰：「紹性遲而多疑，其謀士各相妒忌，不足憂也。」劉備新整軍兵，衆心未服，丞相引兵東征，一戰可定矣。」操大喜曰：「正合吾意。」遂起二十萬大軍，分兵五路，下徐州。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公，隨至小沛報知玄德。玄德與孫乾計議曰：「此必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危。」於是玄德修書一封，遣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具言其事，求其引進。豐即引孫乾入見紹，呈上書信。只見紹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豐曰：「主公何出此言？」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幼者，極快吾意，今患疥瘡，命已垂絕，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豐曰：「今曹操東征，劉玄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惟明公裁之。」紹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

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吾命休矣。遂決意不肯發兵。乃謂孫乾曰：汝因見玄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這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歎而出。孫乾見紹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劫寨。玄德曰：素以汝爲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時，頗能用計。今獻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劫寨。且說曹操引軍往小沛來，正行間，狂風驟至，忽聽一聲響亮，將一面牙旗吹折。操便令軍兵且住，聚眾謀士問吉凶。荀彧曰：風從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旗乃青紅二色。翼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方纔東南風起，吹折青紅牙旗。一面主公以爲王何吉凶？操曰：公意若何？毛玠曰：愚意以爲今夜必有人來劫寨。後人有詩數曰：「吁嗟帝胄勢孤窮，全仗分兵劫寨功。爭奈牙旗折有兆，老天何故縱奸雄。」操曰：天報應我當即防之。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紮營寨。餘衆八面埋伏。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進發。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爲得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火起，喊聲齊舉。飛知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都、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殺來。張飛左冲右突，前遮後意，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軍勢已急，盡皆投降去了。飛正殺間，逢着徐晃大殺一陣，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數十騎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投徐州下邳，又恐曹軍截住，尋思無路，只得望芒碭山而去。却說玄德引軍劫寨，將近寨門城鼓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去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趕來，玄德同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急欲奔還小沛。早望見小沛城中火起，只得棄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又見曹軍漫山塞野，截住去路。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棲別作良圖。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望北而逃。李典攔將從騎去了。且說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了姓名，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來，即便開門相迎，接入公廨，細問其故。玄德備言兵敗相投之意。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袁紹。一面差本州人馬護送玄德至平原界口。袁紹親自引衆出鄆郡三十里迎接玄德。玄德拜謝，紹忙答禮曰：昨爲小兒抱病，有失

救援於心快快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思。玄德曰：「孤窮劉備，久欲投於門下，奈機緣未遇。今爲曹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慚，漸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圖報。」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糜孺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入城安民。已畢，隨喚衆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保護玄德妻小，死守此城，若不速取，恐爲袁紹所竊。」操曰：「吾妻愛雲長，武藝人材，欲得之以爲己用，不若令人說之使降。」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降。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操曰：「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願往說之。」衆視之，乃張遼也。程昱曰：「文遠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路，然後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整備高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却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可卽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入下邳，見關公，只說是逃回的，伏於城中爲內應，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操聽其謀，卽令徐州降兵數十人，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爲舊兵，留而不疑。次日，夏侯惇爲先鋒，領兵五千來搦戰。關公不出，惇卽使人於城下辱罵。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便回，只聽得一聲炮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廝殺公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權且少歇。曹兵圍圍將土山圍住。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却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中驚惶，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捱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遠欲來相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敘舊。」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

遂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遂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被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擾。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即下山迎戰。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爲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爲天下笑。遂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遂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戰死。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劉使君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貪欲使君依託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羣。兼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爲義。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遂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卻打聽劉使君音信。如在何處。即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曰兄言三便。我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遂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顏闢三惠。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遠急。回報。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爲漢相。漢即吾也。此可從之。遂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遂又曰但知玄德消息。雖遠必往操播首曰然則吾養皇長何用。此事却難從。遂曰豈不聞豫讓入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惠。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關公。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張遼再回。以此言報曹操。操即傳令退軍至十里。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遂引軍退。關公引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竟到府中來見二嫂。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二夫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甘夫人曰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爲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敵。入門。叔叔既已領諾。

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日後曹操不容叔，叔去尋皇叔。關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關公辭退，遂引數千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望。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比時恐不及拜辭，伏乞原諒。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且寬心，尙容緝聽。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白夜達旦，毫無倦色。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爲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爲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衆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筵之上座，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關公自到許昌，却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侍侍。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却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操聞之，又歎服。關公不已。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即度其身品，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某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操數曰：翼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不知爲何。請將軍速入。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爲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勸。公醉自肆其聲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爲人也。操問曰：雲長聲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謹貯。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前，帝問之。關公奏曰：臣聲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人皆呼爲美髯公。忽一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身。

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論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關公。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曹惇然而悔。關公辭去後，人有詩歎曰：「威傾三國著英豪，一宅分居義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羽不降曹。」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功以報曹公。然後去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同見曹操，具以實告。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却說玄德在袁紹處，旦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憂？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遣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計。田豐諫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被操兵方銳，未可輕視。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紹曰：待我思之。因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如何？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紹曰：玄德之言甚善，遂欲興兵。田豐又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沮授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衆皆下淚送之。紹遣大將顏良先作先鋒，進攻白馬。沮授諫曰：顏良性狡，騎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發，至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興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府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為前部。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劉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駭然回顧，呂布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宋憲領諾，綽槍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宋憲馬至，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報讎。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出陣前。大馬顏良良更不打話，交

馬一合，顯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慄然。曹操收軍，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斬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即入，辭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馬，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操敘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山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槍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操又指曰：「糜蓋之下，綉袍金甲，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操曰：「未可輕視。」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鳳目圓睜，顴眉直豎，直衝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糜蓋下，見關公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大驚，自亂。曹操乘勢攻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槍奪棓多。關公縱馬上山，眾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真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操大驚，問顧左右曰：「今後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衣袍襟履以記之。却說顏良敗軍奔回牛路迎見袁紹，說被赤面長鬚使大刀一勇將，匹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沮授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指玄德曰：「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逆謀，留你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正是：「初見方為座上客，此日幾同階下囚。」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却說袁紹欲斬玄德，玄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備自徐州失敗，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貌者不少，豈赤面長鬚之人，即為關某也？明公何不察之？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授曰：「操聽

汝言險殺好人，遂仍請玄德上帳坐，議報顏良之讎。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顏良與我如兄弟，今被曹賊所殺，我安得不洩其恨？玄鶴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鰲，乃河北名將文醜也。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讎。』吾與十萬軍兵，便護黃河，追殺曹賊，沮授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為上策。若輕舉黃河，設或有變，眾皆不能濟矣。紹怒曰：『皆是汝等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沮授出款曰：『上盈其志，下移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託疾不出。議事，玄德曰：『備蒙大恩，無可報效。』欲與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探雲長的實信。紹喜，喚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屢敗之將，於軍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時，其分三萬軍，教他為後部。於是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玄德引三萬軍隨後。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漢壽亭侯。印送關公，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令，以後軍為前軍，以前軍為後軍。糧草先行，軍兵在後。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搶掠。故令在前。』虔曰：『倘遇敵軍劫去，此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到時，却又理會。』虔心疑未決，操命糧食輜重沿河暫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四散奔走。後軍又還將如之，何操以鞭指南阜曰：『此可暫避。』人馬急奔土阜。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醜軍奔至，衆將曰：『賊至矣。』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荀攸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復言。文醜軍既得糧草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雜亂。曹操却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文醜軍大亂。曹兵圍裏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過不住，只得撥馬回走。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為河北名將，誰可擒之？』張遼徐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槍，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鏖射去。遼奮力再趕，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料敵不過，撥馬而回。文醜沿河趕來，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翻翻，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大喝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心怯，撥馬沿河而走。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衣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了文醜，大驅人馬掩殺河北軍大半落水。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

面軍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騎馬來看。隔河望見一漢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暗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少頃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以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喝退左右。請玄德上榻而坐。玄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讎。若何。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玄德修下書劄。未有人送去。紹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按兵不動。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師回許都。大宴眾官。賀雲長之功。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眾皆歎服。正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不利。乞遣兵救之。雲長聞言。進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破汝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某久聞必生疾病。曹操壯之。點兵五萬。使于禁榮進為副將。次日便行。荀彧密謂操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偷知消息。必去。不可頻令出征。操曰。今次取功。吾不復教臨敵矣。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劉住營寨。當夜營外傘了兩個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得一人。乃孫乾也。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蹤跡不聞。今何為在此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容。今將軍為何在曹操處。未識甘糜二夫人無恙否。關公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乾曰。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龔二人歸順袁紹。相助攻曹。今幸得將軍到此。因特令小軍引路。某為細作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紹處。與玄德公相見。關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乾曰。吾當先往探彼虛實。再來報將軍。公曰。吾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今同許昌。便辭曹操也。當夜密送孫乾去了。次日關公引兵出龔都。被挂出陣。關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我。關公曰。我為何背主。都曰。劉玄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關公更不打話。拍馬舞刀向前。龔都便走。關公趕上。都回身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當速進。

我讓汝南。關公會意，驅軍掩殺，劉龔二人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出郭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回家參拜。二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否？」公答曰：「未也。」關公退。二夫人於門內痛哭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正哭間，有一隨行老軍，聽得哭聲不絕，於門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在河北。」袁紹處。夫人曰：「汝何由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夫人急召雲長。實之曰：「皇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頓忘昔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何也？」關公頓首曰：「兄今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有漏洩也。事須緩圖，不可欲速。」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子禁探知劉備在河北，報與曹操，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關公正悶坐，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關公曰：「故主雖在，未得一見，何喜之有？」遼曰：「兄與玄德交比，弟與兄交何如？」公曰：「我與兄朋友之交也。我與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豈可共論乎？」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背之。文選須為我致意。」丞相張遼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請入，却不相識。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王此來，必有所為。」震曰：「某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死待來命。」關公看書畢，大哭曰：「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震曰：「玄德公甚切，公既不背舊盟，宜速往見關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吾今作書煩公先接，知兄長容某辭却曹操，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為之，奈何？」公曰：「吾甯死，豈肯留於此？」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懸望。」關公寫書答云：「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即效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捐軀，致負所託。故暫留且，羈身冀圖後會。近至汝南，方知兄信，即當面辭曹操，奉二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共戮，披肝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拜辭曹操。操知來意，乃懸迴避牌於門，關公快快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帶去。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又挂迴避牌，關公一連去了數次，皆不得見，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

事，遂亦託疾不出。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辭謝曹操。」書略曰：「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現在袁紹軍中，因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未報，願以俟之。異日，當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逕出北門。門吏擋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逃，避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得驚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輒關公呈書，操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步馬二十餘人，皆往北行。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關公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眾將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獻與丞相，象視之，乃將軍蔡陽也。正是：『欲離萬丈蛟龍穴，又過三千狼虎兵。』」蔡陽趕關公，畢竟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營效之，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趕程昱曰：丞相待關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掛印，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為後日紀念。」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緊行，自己勒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遂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馳奔前來，背後

乃是許都徐晃于禁率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排開，關公見衆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念去。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告辭。對金挂印，納還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託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可賞將士。」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錦袍一領，略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遂下橋望化而去。」許都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寬？」言既出，不可追也。曹操自引衆將圍城，於路數想雲長不已，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追車仗，約行三十里，却只不見雲長。心慌，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雲長舉目視之，只見一少年黃巾錦衣，持槍跨馬，項下懸着首級一顆，引百餘步卒飛奔前來。公問曰：「汝何人？」此少年奏槍下馬，拜伏於地。雲長恐是詐，勒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儉。因世亂流落江湖，聚衆五百餘人，劫掠爲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人劫掠上山。吾聞從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在此，吾即欲送下山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死。今獻頭與將軍，請罪。」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現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擁擁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又手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爲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了。」關公聽言，乃拜謝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可作伴。」乃謝却之。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促車仗前行。至天晚，投一村莊安歇。莊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將軍姓甚名誰？」關公施禮曰：「吾乃劉玄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關公否？」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莊。關公曰：「車上還有二位夫人。」老人便喚妻女出迎。二夫人至草堂上，關公又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就坐。」老人乃命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自於草堂款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時會爲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

兒胡班在滎陽太守王植部下爲從事，將軍若從此處經過，某有一書寄與小兒關公允諾。次日早膳畢，請二嫂上車，取了胡華書信，相別而行。取路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守。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嶽，軍士報知孔秀，秀出關來迎，關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曰：某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丞相文憑。公曰：因行期慌迫，不曾討得。秀曰：既無文憑，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去裏時須誤了我行程。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乎？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爲質。關公大怒，舉刀就殺孔秀。秀退入關去，鳴鼓聚軍，披掛上馬，殺下關來。大喝曰：汝敢過去，庶關公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直取孔秀。秀挺槍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上。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與汝等無干，借汝衆軍之口，傳語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殺之。衆軍俱拜於馬前。關公即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福，韓福急聚衆將商議，將孟坦、孟植、孟節，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擋，必有罪責。韓福曰：關公猛勇，顏良、文醜俱爲所殺，今不可力敵，只須設計擒之。孟節曰：吾有一計，先將鹿角欄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鋒，佯敗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若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必得重賞。商議停當，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彎弓插箭，引一千人馬排列關口，問來者何人。關公馬上欠身言曰：吾漢壽亭侯關某，敬借過路。韓福曰：有曹丞相文憑否？關公曰：草寇不會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此地，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被吾殺，汝亦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節出馬，輪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節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孟節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爲兩段。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住。飛馬徑奔韓福，衝散衆軍。韓福急閃不及，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於馬下。殺散衆軍，保護車仗。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沂水關來，把關將乃并州人，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鎗，原是黃巾餘黨，後投曹操，撥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一計，就關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蓋爲號，欲圍相害。安排已定，出關迎接。關公見卞喜來迎，便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關公訴說斬孔秀、韓福之事，卞喜曰：將軍殺之是也。某見丞相代稟衷

由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衆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院。本寺有僧三十餘人。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鄉人。法名普淨。當下普淨已知其意向。前與關公問訊曰：將軍離蒲東幾年矣？關公曰：將及二十年矣。普淨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下喜見普淨。敘出鄉里之情。恐有走洩。乃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關公曰：不然。鄉人相遇。安得不敘舊情？耶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關公曰：二位夫人在車上。可先獻茶。普淨教取茶先奉夫人。然後請關公入方丈。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以目視關公。公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下喜請關公於法堂筵席。關公曰：下君請。關某是好意。還是歹意？下喜未及回言。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刀斧手。乃大喝下喜曰：吾以汝爲好人。安敢如此？下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左右方欲動手。皆被關公拔劍砍之。下喜下堂邊廊而走。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下喜暗取飛鎗。擲打關公。關公用刀隔開鎗。趕將入去。一刀劈下。喜爲兩段。隨即回身來看。二嫂早有軍人圍住。見關公來。四下奔走。關公趕散。謝普淨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害矣。普淨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遊也。後會有期。將軍保重。關公稱謝。護送車仗。望榮陽進發。榮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聞得關公殺了韓福。商議欲暗害關公。乃使人守住關口。待關公到時。王植出關。喜笑相迎。關公訴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途。未遲。關公見王植意甚殷勤。遂請二嫂入城。館驛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辭不往。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關公因於路辛苦。請二嫂晚膳畢。就正房歇定。令從者各自安歇。飽喂馬匹。關公亦解甲。憩息。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太守并守關將校。死罪不輕。此人勇武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個火把。待三更時分。一齊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吾亦自引軍接應。胡班領命。便點起軍士。密將乾柴引火之物。搬於館驛門首。約時舉事。胡班尋思：我久聞關雲長之名。不識如何模樣。試往觀之。乃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廳上觀書者是也。胡班潛至廳前。見關公左手綽髯於燈下。憑几看書。班見了。失聲歎曰：真天人也。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榮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也。公喚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班看畢歎曰：險些誤殺忠良。遂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約於三更放火。今某當先去開了城門。將軍急收拾出城。關公大驚。忙披掛提刀上馬。請

二嫂上車，盡出館驛。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關公急來到城邊，只見城門已開。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胡班還去放火。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勒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讎，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槍，徑奔關公。被關公攔腰一刀砍為兩段。人馬都趕散。關公催車仗速行於路，感胡班不已。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與劉延、甄引數十騎出郭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延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辭了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丞相讎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將秦琪據守，恐不容將軍過。」公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厄。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關公曰：「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到黃河渡口。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也。」琪曰：「今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故來投渡。」琪曰：「丞相公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丞相節制，有甚公文？」琪曰：「吾奉夏侯惇將軍令，把守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你知我於路新殺劉璋者乎？」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秦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刀起，秦琪頭落。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遂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撐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河。便是袁紹地方。關公所屬關隘五處，斬將六員。後人有詩讚曰：「掛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還。馬騎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龍出五關。忠義慨然冲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獨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留題翰墨間。」關公於馬上自歎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是不得已也。」曾公知之，必以我為負恩之人矣。正行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乃孫乾也。關公曰：「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劉辟、龔都自將軍回兵之後，復奪了汝南。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妒忌，田豐尚囚獄中，沮授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了。恐將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為所害。特遣某於路迎接將軍。幸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關公教孫乾拜見夫人。夫人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夫人可與皇叔此處相會。二夫人皆掩面垂淚。關公依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來。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某休走！」正是：「六將阻關徒受死，一處

關路復爭鋒。畢竟關公怎生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却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不想夏侯惇領二百餘騎，從後追來。孫乾保車仗前行，關公回身勒馬，按刀問曰：汝來趕我，有甚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無禮太甚，我特來擒你，獻與丞相發落。言訖，便拍馬挺槍欲闖。只見後面一騎飛來，大叫：不可與雲長交戰。關公按轡不動，來使於懷中取出公文，謂夏侯惇曰：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故遣某持公文，遍行諸處。惇曰：關某於路殺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來使曰：此却未知。惇曰：我只活拿他去見丞相，相待丞相自放他。關公怒曰：吾豈懼汝耶？拍馬持刀，直取夏侯惇，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不十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停槍問來使曰：丞相叫擒關某乎？使曰：非也。丞相恐守關諸將阻擋，關將軍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你。惇曰：丞相知其於路殺人否？使曰：未知。惇曰：既未知其殺人，不可放去。指揮手下軍士將關公圍住。關公大怒，舞刀迎戰。兩個正欲交鋒，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雲長元讓，休得爭戰。衆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旨，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恐於路有阻，特差我傳諭各處關隘，任便放行。惇曰：秦琪是蔡陽之甥，他將秦琪托付我處，今被關某所殺，怎肯干休？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大度，教放雲長去。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夏侯惇只得將軍馬約退。遼曰：雲長今欲何往？關公曰：聞兄長又不往，責紹處，吾今將遍天下尋之。遼曰：既未知玄德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關公笑曰：安有是理？文遠回見丞相，幸爲我謝罪，說事與張遼拱手而別。於是張遼與夏侯惇領兵回關。關公趕上車仗，與孫乾莊內一老人出迎。關公具言來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陪關公孫乾於草堂飲宴，一邊烘焙行李，一邊喂養馬匹。至黃昏時候，忽見一少年，引數人入莊，徑上草堂。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因謂關公曰：此愚男也。關公問何來，常曰：射獵方回。少年見關公，卽下堂去了。常流淚言曰：老夫耕讀傳家，止生此子，不務本業，惟以遊獵爲事，是家門不幸也。關公曰：方今亂世，若武藝精熟，

亦可以取功名。何云不幸。常曰：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今專務遊蕩，無所不爲。老夫所以憂耳。關公亦爲歎息。至更深，郭常辭出。關公與孫乾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叫。關公急喚從人，却都不應。乃與孫乾提劍往視之。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喚從人。正與莊客廝打。公問其故。從人曰：此人來盜赤兔馬，被馬踢倒。我等聞叫喚之聲，起來巡看。莊客們反來廝打。公怒曰：鼠賊焉敢盜吾馬，恰待發作。郭常奔至告曰：不肖子爲此歹事，罪合萬死。奈老婆最憐愛此子，乞將軍仁慈寬恕。關公曰：此子果然不肖，適纔老翁所言，真知子莫若父也。我看翁面，且姑恕之。遂分付從人，看好了馬，喝散莊客。與孫乾同草堂歇息。次日，郭常夫婦出拜於堂前，謝曰：犬子冒瀆虎威，深感將軍恩德。願公令將出，我以正言教之。常曰：他於四更時分，又引數個無賴之徒，不知何處去了。關公謝別郭常，率二嫂上車，出了莊院，與孫乾並馬，護着車仗，取山路而行。不及三十里，只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爲首兩騎，馬前面那人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乃郭常之子也。黃巾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賊，汝旣從張角爲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黃巾者曰：我只聞赤眉長髯者名關雲長，卻未識其面。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馬，解開囊，出長髯令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關公問其姓名，告曰：某姓裴名元紹，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來報，有一家人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投宿，特邀某來劫奪此馬。不想却遇將軍郭常之子拜伏乞命。關公曰：吾看汝父之面，饒你性命。郭子抱頭鼠竄而去。公謂元紹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紹曰：難此三十里有一臥牛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爲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威名，恨無門路相見。關公曰：緣林中非豪傑托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自陷其身。元紹拜謝，正說話間，遙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關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槍乘馬，引眾而至。見了關公，驚喜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馬，俯伏道旁。曰：周倉參拜。關公曰：壯士何處會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時，曾識尊顏。恨失身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幸得拜見，願將軍不棄，收爲步卒。早晚執鞭隨鎧，死亦甘心。公見其意甚誠，乃謂曰：汝若隨我，汝手下人伴若何。倉曰：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也。於是衆人皆曰：願從。關公乃下馬至車前，稟問二嫂。甘夫人曰：叔叔自難許都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未嘗要軍馬相隨。前廖化欲相投，叔旣却之。今何獨容周倉

之衆耶我豈女流淺見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謂周倉曰非關某察情奈二夫人不從汝等且回山中待我尋見兄長必來相招周倉頓首告曰倉乃一粗莽之夫失身爲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錯過若以衆人相隨爲不便可令其盡跟費元紹去倉隻身步行跟隨將軍離萬里不辭也關公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費元紹去元紹曰我亦願隨關將軍周倉曰汝若去時入伴皆散且當權時統領我隨關將軍去但有住劄處便來取你元紹快快而別周倉跟着關公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遙見一座山城公問土人此何處也土人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逐去占住古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今聚有三五千人馬四遠無人敢敵關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散一向不知下落誰想却在此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來教迎接二嫂却說張飛在芒砀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偶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飛怒因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占住城池權且安身當日孫乾領關公命入城見飛施禮畢具言玄德離了袁紹處投降汝南去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飛聽罷更不問言隨即披挂持矛上馬引一千餘人運出城門孫乾驚訝又不敢問只得隨出城來關公望見張飛到來喜不自勝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只見張飛圓睜環眼倒豎虎鬚吼聲如雷揮矛向關公便攔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叫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耶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關公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今又來賺我我今與你併個死活關公曰你原來不知我也難說現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二夫人聽得揭篋而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住着且看我殺了負義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故暫時避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休錯見了糜夫人曰二叔向在許都原出於無奈飛曰嫂嫂休要被他的騙過了忠臣誓死而不辱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關公曰賢弟休屈了我孫乾曰雲長特來尋將軍飛喝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裏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關公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飛把手指曰兀的不是軍馬來也關公問蘇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張飛大怒曰今遇敢支吾麼挺丈八蛇矛便攔將來關公急止之曰賢弟且住你看我新此來將以表我真心飛曰你果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便要斬來將關公應諾須臾曹兵至爲首一將乃是蔡陽挺刀縱馬大喝曰你殺吾外甥奉瑛却原來逃在此吾奉

丞相命特來拿你。關公更不打話，舉刀便砍。張飛親自擂鼓，只見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衆軍士俱走。關公活捉執認旗的小卒過來，問取來由。小卒告說：蔡陽聞將軍殺了他外甥，十分忿怒，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丞相不肯，因差他往汝南攻劉辟，不想在這裏遇着將軍。關公聞言，殺去張飛，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飛方纔信正說間，忽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張飛心中疑慮，便賺出南門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飛亦下馬相見。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只不知將軍在此。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已知哥哥下落。二糜大喜，同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飛遂迎請二嫂入城，至衙中坐定。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張飛方纔大哭，參拜雲長。二糜亦俱傷感。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一面設宴賀喜。次日，張飛欲與關公同赴汝南，見玄德。關公曰：賢弟可保護二嫂，暫住此城。待我與孫乾先去探聽兄長消息。飛允諾。關公與孫乾引數騎奔汝南來，到許都，都接着關公，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住了數日，爲見軍少，復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去了。關公快快不樂。孫乾曰：不必愁慮，再苦一番驅馳，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同至古城，便依言辭了劉辟，都回至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便欲同至河北。關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還與孫乾同往袁紹處，尋見兄長，來此相會。賢弟可堅守此城。飛曰：兄斬他頭，良文醜，如何去得。關公曰：不妨。我到彼當見機而行。遂喚周倉問曰：臥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約有四五百。關公曰：我今抄近路去尋兄長，汝可往臥牛山招此一枝人馬，從大路上接來，倉領命而去。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來，將至界首。乾曰：將軍未可輕入，只在此間暫歇，待某先入見皇叔，別作商議。關公依言先打發孫乾去了。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便與從人到彼投宿。莊內一老翁攜杖而出，與關公施禮。公具以實告。老翁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二子出見，款留關公，并從人俱留於莊內，並說孫乾匹馬入冀州。見玄德，具言前事。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可暗請來同議。少頃，簡雍至，與孫乾相見，畢，共議脫身之計。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只說要往荊州，說劉表共破曹操，便可乘機而去。玄德曰：此計大妙，但公能隨我去否。雍曰：某亦自有脫身

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袁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宜與相約，共攻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約之，奈彼不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備往說之，必無推阻。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命玄德行。紹又曰：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操，欲來河北，吾當殺之，以洩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召之，今何又欲殺之耶？且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雲長乃一虎也，失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紹笑曰：吾固愛之，故戲言耳。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速來。玄德曰：卽遣孫乾往召之可也。紹大喜從之。玄德出簡雍進曰：玄德此去，必不回來矣。某願與備往，一則同說劉表，二則監住玄德，紹然其言，便命簡雍與玄德同行。郭圖諫紹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今又使與簡雍同往荊州，必不返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郭圖嗚嘆而出，却說玄德先令孫乾出城，回報關公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上馬出城，行至界首，孫乾接着，同往關定莊上。關公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關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有二子，長子關寧，學文，次子關平，學武。關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隨關將軍，未識肯容納否？玄德曰：年幾何矣？定曰：十八歲矣。玄德曰：既蒙長者厚意，吾弟尚未有子，今卽以賢郎爲子。若何？關定大喜，便命關平拜關公爲父，呼玄德爲伯父。玄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關平隨着關公，一齊起身，關定送了一程，自回。關公教取路往臥牛山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關公引他見了玄德，問其何故受傷。倉曰：某未至臥牛山之前，先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刺死裴元紹，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伴時，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擅離，倉不忿，與那將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槍，因此來報主公。玄德曰：此人怎生模樣？姓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德在後，逕投臥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叫罵，只見那將金盔披挂，持槍驟馬，引衆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旁。原來果然是趙子龍。玄德關公俱下馬相見，問其何由至此。雲曰：雲自別使君，不想公孫瓚不聽人言，以致兵敗自焚。袁紹屢次招雲，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後欲至徐州投使君，又聞徐州失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紹處，雲幾番欲來相投，只恐袁紹見怪，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前偶過此處，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吾馬，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實，今幸得遇使君，玄德大喜，訴說從前之事。關公亦訴前事。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今幸得相遇，雲曰：雲奔走四方，擇主而

卒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恨矣。當日就燒燬山寨，率領人衆，盡隨玄德前赴古城。張飛糜竺糜芳迎接入城，各相拜訴。二夫人具言雲長之事，玄德感歎不已。於是殺牛宰馬，先拜謝天地，然後犒勞諸軍。玄德兄弟重聚，將佐無缺，又新得了趙雲。關公又得了關平、周倉二人，歡喜無限。連飲數日，後人有詩讚之曰：「當時手足似瓜分，信斷音稀杳不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會風雲。」時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部領馬步軍校共四五千人，玄德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恰好劉辟龔都差人來請。於是遂起軍往汝南駐劄，招軍買馬，徐圖進往。不在話下。且說袁紹見玄德不問，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勁敵也。不可不除。劉表雖據荊州，不足爲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共攻曹操。」紹從其言，即修書遣陳震爲使來會孫策。正是：「只因河北英雄去，引出江東豪傑來。」未知其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却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敗劉勳，使處翻騰檄豫章。豫章太守華歆投降，自此聲勢大振。乃遣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歎曰：「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婚，留張紘在許昌。孫策求爲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於是吳郡太守許貢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略曰：「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京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爲後患。」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貢至，策出示之，叱曰：「汝欲送我於死地耶？」命武士絞殺之。貢家屬皆逃散，有散客三人欲爲許貢報仇，恨無其便。一日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個人持槍帶弓而立，策勒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欲行，一人拈槍望策左腿便刺，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鞘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面頰，策就披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那二人舉槍向孫策亂擲，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爲主人報仇，策別無器械，只以弓拒之，且拒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槍，馬亦帶傷。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程普引衆齊上，將許貢家客砍爲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

被傷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後人有詩讚許家三客曰：「孫郎智勇冠江湄，射獵山中受困危。許客三人能死義，殺身豫讓未爲奇。」却說孫策受傷而回，使人尋請華陀醫治，不想華陀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吳，命其治療。其徒曰：「箭頭有毒，已入骨髓，靜養百日，方可無虞。若怒氣衝激，其毒難治。」孫策爲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張紘有使者自許昌回，策喚問之，使者曰：「曹操甚懼主公，其帳下謀士亦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策曰：『郭嘉曾有何說？』使者不敢言。策怒，固問之，使者只得從實告曰：『郭嘉曾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策聞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許昌，遂不待瘡愈，便欲商議出兵。張昭諫曰：『醫者戒主公百日休動，今因一時之忿，自輕萬衆之軀，正話間，忽報袁紹遣使陳震至，策喚入問之，震具言袁紹欲結束吳爲外應，共攻曹操。策大喜，即日會諸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宴。陳震飲宴之間，忽見諸將互相偶語，紛紛下樓，策怪問何故。左右曰：『有神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策起身憑欄觀之，見一道人，身披鶴氅，手携藜杖，立於當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策怒曰：『是何妖人，快與我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東方，往來吳會，善施符水，救人疾病，無有不驗。當世呼爲神仙，未可輕泄。』策愈怒，喝令速擒來。違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擁于吉至樓上。策叱曰：『狂道，怎敢煽惑人心？』于吉曰：『貧道乃瑯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人毫釐之物，安得煽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從何而得？』汝即黃巾張角之流，今若不誅，必爲後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殺之，何異屠猪狗？』衆官皆苦諫，陳震亦勸，策怒未息，命且囚於獄中。衆官俱散，陳震自歸館驛，安歇。孫策歸府，早有內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謂曰：『吾聞汝將于神仙下於縲紲，此人多曾醫人疾病，軍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衆，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勸解，策曰：『母親勿聽外人妄言，兒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在獄中時，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鎖而出，策訪知太惡，痛責獄吏，仍將于吉械繫下獄。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稱求孫策乞保于神仙，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刺史張津聽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拜可助出軍之威，後竟爲敵軍所殺。此等事甚無益，諸君自未悟耳。』吾欲殺于吉。

正思禁邪覺迷也。呂範曰：「某素知子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策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遂命於獄中取出于吉，開其枷鎖，令登壇求雨。吉領命，卽沐浴更衣，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百姓觀者，填街塞巷。于吉謂衆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然我終不免一死。衆人曰：『若有靈驗，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少頃，孫策親至壇中，下令若午時無雨，卽焚死于吉。先令人堆積乾柴，伺候將及午時，狂風驟起，風過處，四下陰雲漸合。策曰：『時已近午，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堆，四下舉火，餓隨風起，忽見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聲響亮，雷電齊發，大雨如注。頃刻之時，街市成河，溪澗皆滿，足有三尺甘霖。于吉仰臥於柴堆之上，大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於是衆官及百姓，共將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繩索，再拜稱謝。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乃勃然大怒，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乘其便，你等何得如此惑迷？』掣劍令左右速斬于吉。衆官力諫，策怒曰：『爾等皆欲從于吉造反耶？』衆官乃不敢復言。策叱武士將于吉一刀斬頭落地，只見一道青氣，投東北去了。策命將其屍號令於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了于吉屍首。守屍軍士報知孫策，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一人從堂前徐步而來，視之，卻是于吉。策大怒，正欲拔劍砍之，忽然昏倒於地。左右急救入臥內，半晌方甦。吳太夫人來視疾，謂策曰：「吾兒屈殺神仙，故召此禍。策笑曰：『兒自幼隨父出征，殺人如麻，何會有爲禍之理？今殺妖人，正絕大禍，安得反爲我禍？』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積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爲禍，何必獲耶？』夫人料勸不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積解是夜三更，策臥於內宅，忽然陰風驟起，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床前。策大喝曰：「吾生平督誅妖妄，以增天下，汝旣爲陰鬼，何敢近我？」取牀頭劍擲之，忽然不見。吳太夫人聞之，轉生憂悶。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母謂策曰：「聖人云：『鬼神之爲德，其威矣乎？』又云：『禱爾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汝屈殺于先生，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汝可親往拜禱，自然安妥。策不敢違母命，只得勉強乘輜至玉清觀，道士接入，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謝，忽香爐中煙起不散，結成一座華蓋，上面端坐着于吉，策怒唾罵之，走離殿宇。又見于吉立於殿門首，怒目視策，策顧左右曰：「汝等見妖鬼否？」左右皆云：「未見。」策愈怒，拔佩劍望于吉擲去，一人中劍而倒，衆視之，乃前日動手殺于吉之小卒，被劍砍入腦袋，七竅流血而死。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觀，又見于吉走入觀門，策曰：「此觀亦藏妖之所也。」遂坐於觀前，命武士五百人拆

毀之。武士方上屋揭瓦，卻見于吉立於屋上，飛瓦擲地，策大怒，傳令逐出本觀道士，放火燒燬殿宇，火起處，又見于吉立於火光之中，策怒歸府，又見于吉立於府門前，策乃不入府，隨點起三軍出城外下寨，傳喚衆將商議，欲起兵助袁紹夾攻曹操，衆將俱曰：「主公玉體違和，未可輕動，且待平愈出兵未遲。」是夜孫策宿於寨內，又見于吉披髮而來，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太夫人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入見策形容憔悴，泣曰：「弟失形矣。」策即引鏡自照，果見形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顧左右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策拍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香絕於地。」夫人令扶入臥內，須臾甦醒，自歎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臥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大可有爲，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兒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怠。」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事，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恨不得入祖墳安葬，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人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吾弟，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言。』」諷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後人有詩讚曰：「獨戰東南地，人稱小霸王，運籌如虎踞，決策似鷹揚，威鎮三江靖，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專意屬周郎。」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宜一面治喪事，一面理軍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衆文武謁賀，孫權生得方頤大口，碧眼紫鬚，背漢使劉琦人，吳見孫家諸昆仲，因語人曰：「吾獨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遠，然皆祿祚不永，惟仲謀形貌奇偉，骨格非常，乃大貴之表。」又享高壽，衆皆不及也。且說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掌江東大事，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瑜守禦巴丘，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當下周瑜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拜伏於地曰：「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已死，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孫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爲今之計，須求

高明遠見之人爲輔。然後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言，內事託子布，外事全賴公瑾。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託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此人胸懷豁略，腹隱機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瑜爲孫策長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肅卽指一困相贈。其慷慨如此。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其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湖投鄭寶，肅尙躊躇未往。主公今可速召之。權大喜，卽命周瑜往聘。瑜奉命親往，見肅敘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肅曰：近劉子揚約某往東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爲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衆官皆散，權留魯肅共飲。至晚，同榻抵足而臥。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紛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爲桓文之事。君將何以教我？肅曰：昔漢高祖欲尊事義帝，無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今乘北方多務，剷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然據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權聞言大喜，扳衣起謝。次日，厚贈魯肅，并將衣服、糧食等物，賜肅之母。肅又薦一人見孫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也。權拜之爲上賓。瑾勸權勿逼袁紹，且願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震回，以書絕袁紹，却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旣非義舉，若其不允，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卽奏封孫權爲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卽令張紘爲會稽都尉，齎印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卽命與張昭同理政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字元爽，乃中郎蔡邕之徒，其爲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權以爲丞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震江東，深得民心。且說陳震回見袁紹，具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爲將軍，結爲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江南兵革方休息，冀北干戈又復興。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却說袁紹與兵，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軍七萬，前往迎敵。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今日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遂紀譚曰：「主公與仁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語？」紹因怒，欲斬田豐。衆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糧沮授曰：「我軍雖衆，而猛勇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積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聞日必斬之。」汝安敗又如此，叱左右將沮授連禁軍中，待我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治罪。於是下令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絡九十餘里，細作探知，實報至官。隨曹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衆謀士商議，荀攸曰：「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一以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操曰：「所言正合吾意。」遂傳令軍將鼓譟而進，紹軍來迎，兩邊排成陣勢。審配撥弩手一萬，伏於兩邊，弓箭手五千，伏於門旗內，約戰響齊發。三通鼓罷，實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左右排列着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諸將，旌旗節鉞，甚是嚴整。曹操上門旗開處，曹操出馬，許褚張遼、徐晃、李典等各持兵器，前後擁衛。曹操以鞭指袁紹曰：「吾於天子之前，保奏你爲大將軍，今何故謀反？」紹怒曰：「汝託名漢相，實爲漢賊，罪惡彌天，甚於蔡卓，乃反認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操怒，使張遼出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暗暗稱奇。許褚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挺槍接住。四員將捉對見，廝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軍，齊衝彼陣。審配見曹軍來衝陣，便令放起號炮，兩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曹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若棄此而走，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鐵鑿土擔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欲待出去衝突，被審配弓弩手當低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建成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樓，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着遮箭牌守禦。土山上，一聲梆子響處，箭下如雨。曹軍皆蒙楯伏地，袁軍吶喊而笑。曹操見軍慌亂，集衆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操令曄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着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搖動石車，礮石飛空，往上亂打，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皆號其車爲霹靂。

車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審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鑿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為掘子軍。曹兵窺見袁軍於山後掘土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不能攻明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遣營掘長甍，則彼伏道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甍，袁軍掘伏道到甍邊，果不能入，空費軍力，却說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或「以書報之。書略曰：「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效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解見徐晃。晃問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彧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操曰：「誰人可往？」荀彧曰：「卽遣徐晃可也。」操遂差徐晃將帶史渙并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解赴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馬來戰，徐晃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韓猛抵當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報來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燒糧而回，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軍到，兩下夾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同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眾官勸免，審配曰：「行軍以糧食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烏巢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同鄡郡監督糧草，休教缺乏。」審配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睦元進韓莒子呂威璜趙雲等引二萬人馬守烏巢。那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既至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且說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者齎書而往，行不上二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攸。那許攸字子遠，少時會與曹操為友。此時卻在袁紹處為謀士，當下搜得使者所齎曹操催糧書，信運來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此機會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

敵之計也。攸曰：「今若不取，後將反受其害。」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書中先說運糧事，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濫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多科稅錢糧入己。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紹見書大怒曰：「濫行匹夫，尙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財賄，爲他作奸細，啜賺吾軍耳。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仰天歎曰：「忠言逆耳，賢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何顏復見冀州人乎？遂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紹不納，直言後必爲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逕投曹操。後人有詩歎曰：「本初豪氣蓋中華，官渡相持枉歎嗟。若使許攸謀見用，山河豈得屬曹家。」卻說許攸暗步出營，逕投曹操。伏路軍人舉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攜手共入。操先拜於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紹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尙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遠勿噴，尙容實訴。」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遂附耳低言曰：『軍中止有此月之糧。』」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所寫？」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之事相告。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舊文而來，願即有以教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自破。」明公盍肯聽否？」操喜曰：「願聞良策。」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巢，今撥淳于瓊守把，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將奇領兵到被譚糧，乘間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操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十五千，準備往烏巢劫糧。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詐。操曰：「不然，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用許攸之計，是坐而待困也。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中？且吾亦欲劫寨久矣。」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遠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操笑曰：「吾已籌之熟矣。」便教荀彧買胡曹

洪同許攸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共五千人。馬打着哨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銜枚。馬勒口。黃昏時分。望烏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且說沮授被袁紹拘禁在軍中。是夜因見衆星明列。乃命監者引出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大驚曰。禍將至矣。遂連夜求見袁紹。時紹已醉臥。聽說沮授有密事。啓報喚入問之。授曰。適觀天象。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入牛斗之分。恐有賊兵劫掠之害。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嚴備。宜速遣精兵。猛將於間道山路巡哨。免為曹操所算。紹怒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衆。因叱監者曰。吾今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斬監者。別喚人監押。沮授授出。掩淚歎曰。我軍亡在旦夕。我屍骸不知落何處也。後人有詩歎曰。一逆耳忠言反見仇。獨夫袁紹少機謀。烏巢糧盡根基敗。猶欲區區守冀州。卻說曹操領兵夜行。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操使人應曰。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袁軍見是自家旗號。遂不疑感。凡過數處。皆詐稱蔣奇之兵。並無阻礙。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衆將校鼓譟直入。時淳于瓊方與衆將飲了酒。醉臥帳中。聞鼓譟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喧鬧。言未畢。早被撓鉤拖翻。睡元達趙雲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顧奮力向前。待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於是衆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煙迷太空。睦超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淳于瓊被擒。見操。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却說袁紹在帳中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張郃曰。某與高覽同往救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虛空。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臏困魏救韓之計也。張郃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必為內備。以防不虞。今若攻操營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再三請劫。曹營紹乃遣張郃高覽引軍五千。往官渡擊曹營。遣蔣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且說曹操殺散淳于瓊部卒。盡奪其衣甲旗幟。偽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至山僻小路。正遇蔣奇軍馬。奇軍問之。稱是烏巢敗軍奔回。奇遂不疑。驅馬徑過。張遼許褚忽至。大喊蔣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只添兵往官渡。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

衝出三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袁紹收得烏巢
敗殘軍馬歸寨見淳于瓊鼻皆無手足盡落紹問如何失了烏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臥因此不能抵敵紹怒立
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同寨讎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譖曰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圖曰二
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郭圖先使人報二
人云主公將殺汝矣及紹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爲何使者曰不知何故覽遂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覽曰袁紹
聽信讒言必爲曹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郃曰吾亦有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往曹
操寨中投降夏侯惇曰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遂開營門命二人入入
倒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今二將軍肯來相投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遂
封張郃爲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爲偏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却說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張郃高覽又失了烏巢
糧軍心惶惶許攸又勸曹操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爲先鋒操從之即令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當夜三更時分
出軍三路劫寨混戰到明各自收兵袁軍折其大半荀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酸棗攻鄴郡一路取
黎陽斷袁兵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擊之袁可破也操用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
紹軍聞此信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袁術分兵五萬救鄴郡辛明
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袁術俱無歸志四散奔走遂
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勸子袁術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急渡河盡棄圖
書車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餘人血流盈溝濁水死者不計其
數操縱全勝將所得金寶緞疋給賞軍士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
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却說袁紹兵敗而奔沮
授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爲曹軍所獲擒見曹操操素與授相識授見操大呼曰授不降也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言
何尙執迷耶吾若早得屈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授乃於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授至死
神色不變操歎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殮殮爲建壇安葬於黃河渡口顯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後人有詩

讚曰：「河北多名士，忠貞推沮君。凝眸知陣法，仰面識天文。至死心如鐵，臨危氣似雲。曹公欽義烈，特與建孤墳。」